阅读声明

您现在所阅读的这本电子图书由“风暴轻狂”制作出品。

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风暴轻狂”只负责制作发行工作。在保证原书内容完整的情况下，您可以对本书进行转载。如果您愿意，我们很乐意您在转载的时候写上我们网站的名字。

如果您需要使用本书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用于某种商业用途，请联系作者，在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您可以继续您的行为。但如果您没有征得作者同意而擅自用于某种商业目的，“风暴轻狂”将不对此负任何责任。如果您有意出版您的作品，或者您有制作好的别人的作品，我们都欢迎您授权我们为您制作或者出版，联系信箱是：scdown@vip.sina.com。

登陆http://www.fbqk.org即可进入风暴轻狂网站。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您跟“风暴轻狂”站长联系。

网站地址：http://www.fbqk.org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郑渊洁选集 2

WWW.ZHYJ.COM

病菌集中营

郑渊洁 著



ZHENGYUANJIE SHOUQUAN

郑渊洁
授 权
防伪标识

学苑出版社

郑渊洁选集



ISBN 7-5077-1746-1

9 787507 717464 >

定价：17.00 元

郑渊洁选集②

病菌集中营

郑渊洁 著

学 苑 出 版 社

敬告读者

本书封面贴有郑渊洁授权出版防伪标识。此防伪标识内含隐形皮皮鲁头像，在验钞灯照射下即显现。如无此标识，即为盗版书。请您举报售书地点和售书人，一经查实，本社必有奖励。

举报电话：(010)682814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病菌集中营/郑渊洁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4 重印

(郑渊洁选集②)

ISBN 7-5077-1746-1·36

Ⅰ．郑…　Ⅱ．郑…　Ⅲ．中国-当代　Ⅳ．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8670 号

责任编辑：张　翔

病菌集中营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邮编：100036

电话：(010)68281490、68279295

北京市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 开本　11 印张　165 千字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20001－30000　　定价：17.00 元



郑渊洁　网址：WWW.ZHYJ.COM













责任编辑：张 翔
封面设计：孙移风

目 录

第 一 章 显微镜下的袁猎猎 …………… 1
第 二 章 病菌是医生的衣食父母 ………… 8
第 三 章 袁猎猎小试锋芒 ……………… 12
第 四 章 吴院长临危不乱 ……………… 21
第 五 章 五马分尸丁永辉 ……………… 27
第 六 章 "多国部队"狂轰滥炸丁永辉 … 35
第 七 章 李霞拔刀相助 ………………… 49
第 八 章 吴院长迷途知返 ……………… 63
第 九 章 锁定马科长 …………………… 70
第 十 章 女细菌大义灭亲 ……………… 84
第十一章 祸从天降 ……………………… 91
第十二章 李霞加盟 …………………… 103
第十三章 袁猎猎周密取证 …………… 106
第十四章 曹玉祥喜出望外 …………… 132
第十五章 主页诞生在刺猬餐厅 ……… 146
第十六章 因特网上的耻辱柱 ………… 160
第十七章 黑客绑架主页 ……………… 169

第 十 八 章　耿锐死里逃生 …………………… 175
第 十 九 章　潘乾坤受命调查 ……………… 179
第 二 十 章　病床摇钱树 …………………… 191
第二十一章　走向深渊 ……………………… 197
第二十二章　血溅慧德里 …………………… 206
第二十三章　橡皮子弹登堂入室 …………… 209
第二十四章　潘乾坤未抢到制高点 ………… 216
第二十五章　中山公园密谈 ………………… 229
第二十六章　病菌保镖 ……………………… 241
第二十七章　潘警探落网 …………………… 252
第二十八章　胁迫吴院长 …………………… 261
第二十九章　警察盗尸 ……………………… 272
第 三 十 章　谢云开枪 ……………………… 283
第三十一章　一网打尽 ……………………… 299
第三十二章　袁猎猎在美国 ………………… 310
第三十三章　林副市长的杀手锏 …………… 322
第三十四章　达摩克利斯光盘 ……………… 330

第一章 显微镜下的袁猎猎

每座医院都是一座病菌集中营。

人类成员中最先探得此事的，是丁永辉。

丁永辉从医科大学毕业后，到一家历史悠久的大医院的化验科工作。丁永辉喜欢穿着白大褂坐在显微镜前俯视微观世界。每当丁永辉注视显微镜下的病菌时，他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自己是上帝的奇怪想法。丁永辉觉得，上帝可能就像他看病菌这样看人类。

这是一个清静得令人有些难以忍受的上午。自从医疗改革后，来医院看病的人与日递减。如此人们才明白，原来公费医疗制度是致使人们患病的头号杀手，要不怎么医疗改革后一夜之间人们就不去医院了呢？

丁永辉全神贯注地观察显微镜下的病菌，他一边看一边做笔记。丁永辉计划写一篇有关病菌

的学术论文，他在搜集第一手材料。

完成记录后，丁永辉准备将放有病菌的长方形玻璃片插进消毒液中清洗。

“求你不要杀我！”这声音吓了丁永辉一跳。

丁永辉回头环顾化验室，只有他一个人。丁永辉使劲摇摇头，他认为是自己的耳鸣，这几天丁永辉在患重感冒，前天发烧后，丁永辉出现了耳鸣。

丁永辉伸手去显微镜下拿玻璃片。

“再一次求你不要杀我！”那声音又出现了。

这一次丁永辉听得相当真切，他判断声音发自显微镜下。丁永辉将一只眼睛凑到显微镜上。

“是我在求你。”一个病菌对丁永辉说，“你如果把我放进消毒液，我可能就死了。”

“你在和我说话？”丁永辉难以置信。

“是我。”那病菌说，“你放大显微镜的倍数，就能看清我的表情了。”

丁永辉拧显微镜的倍数旋钮。

“看清了吧，确实是我在和你说话。”病菌的嘴一张一合。

丁永辉说：“你是病菌，怎么能向医生喊救

命？医生是你们的敌人。”

病菌说：“我不是一般的病菌，我是文物。杀了我，你就犯法了。”

“我杀了你犯法？”丁永辉笑，“你明明是一个祸害人类的病菌，怎么会是文物？”

“我叫袁猎猎，我姓袁，怎么不是文物？”

“姓袁就是文物？什么逻辑！”

“你们人类历史上哪位名人姓袁？你好好想想。”

“没什么特有名的人姓袁呀！”

“能坐在这屋里的，都有大学文凭吧？”

“没错。”

“亏你还上过大学，连袁世凯都不知道？”

“袁世凯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是袁世凯身上的病菌！”

“胡说八道！”

“还从来没人怀疑过我的身世。你可以考证呀，袁世凯在你们医院住过院，我就是他那次住院时留在你们医院的。”

“你别胡诌，我的小学同学李霞现在是市社科所中国近代史专家，我给她打电话。”

“太好了，你打吧。我还可以告诉你，袁世凯住你们医院得的是名人精子库发炎病。”

丁永辉没听过这种病，他问：“什么病？”

“名人精子库，你们的学名叫阴囊。”

“无稽之谈！”

“这你就不懂了，对于名人来说，那里是名人精子库。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狗蛋。”

“照你这么说，”丁永辉笑，“我的就是狗蛋了？”

“你将来肯定是名人，大名人。”袁猎猎说，“只要你不杀我，我能让你成为名人。你也就从狗蛋升级为名人精子库了。”

“扯淡。”

“不信走着瞧，只要你不杀我。”

丁永辉找出通讯录，给李霞打电话。

丁永辉拨通电话后说：“社科所吗？请找李霞。”

李霞说：“我就是。你是？”

“都听不出我了？我感冒了。我是丁永辉。”

“你好，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有事向你这个专家咨询。”

“有偿还是免费？”李霞开玩笑。

“我请你吃饭。”

“我得认真回答你的问题。”

“熟悉袁世凯吗？”

“特熟悉，最近我正给电视剧《袁世凯》当史学顾问，天天琢磨他。”

“袁世凯住过院吗？”

“住过，就是你现在呆的医院。”

丁永辉一愣，他不由自主看了显微镜一眼。

丁永辉问：“什么病？”

“阴囊发炎。好像还有脚气感染。你等等，我开电脑查查，我得对得起你的饭。……还有痔疮。”

“谢谢你。后天周六，我请你吃饭。再见。”

“说话要算数。再见。”

丁永辉挂上电话，对显微镜下的袁猎猎说：“袁世凯住院光是狗蛋发炎？”

“放肆！你怎么能管袁世凯的叫狗蛋？你杀了我吧！”袁猎猎抗议。

“我杀你还不容易？就像上帝杀人一样易如反掌。”丁永辉说，“你不想活了？”

“士可杀，不可辱。”

“好，就算袁世凯的是名人精子库吧。”

“什么就算，本来就是！”

“袁世凯住我们医院还有什么病？”

“那都不值一提。还有痔疮和脚气感染。”

丁永辉不吭声了。

“我说得不对？和你那近代史专家说得不一样？这只能说明你那同学是冒牌货。”袁猎猎用不屑一顾的口气贬李霞。

“你确实是袁世凯身上的病菌。你在我们医院呆了多少年？有100年了吧？据我所知，病菌的寿命不可能有这么长。”丁永辉惊奇地说。

“没错，但我是特例。至于原因，恕无可奉告。如果泄了密，让我的同胞学了去，对我不利。我如今的价值就在于我的长寿。”袁猎猎说，“我告诉你，你们人类的每座医院都是病菌群英会，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病菌云集在医院里。”

“什么病菌群英会，说是病菌集中营还差不多。”丁永辉反驳道，“再说了，严格说，教科书上只有致病物质、病原体和病原物什么的，人们习惯管致病的细菌叫做病菌，除了致病的细菌，还有真菌、病毒和衣原体什么的……就说袁世凯的这三种病吧，就不可能是你袁猎猎单枪匹马同时造成的。”

“你罗嗦不罗嗦呀？你们人类就是爱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了，在我们那里，只有两种身份：病

菌和细菌，照你们的划分，我们所说的病菌就是致病的细菌，细菌就是不致病的细菌。”袁猎猎说，“集中营就集中营。你知道吗，你们医院像我这么有名的来自于名人的病菌很多，比如蔡元培，比如胡适，还有一个特有名的画家叫什么来着？前些日子他的一幅遗作拍卖了两千万元！你们医院怎么不拍卖他的病菌？你们医院是抱着金碗要饭。”

“打住，我们医院怎么要饭了？”

“如今来你们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少，瞧把你们院长的头发都急白了。他没有启发你们院的医生给病人用贼贵的药？这不等于你们医院向患者乞讨？”

“……”

一个护士推门进来拿东西，她问丁永辉：“你在和谁说话？”

丁永辉吸了一下鼻子：“和自己说话。”

护士问：“你的感冒还没好？”

“真难受，持续时间也太长了。”丁永辉用两个手指头掐额头。

第二章　病菌是医生的衣食父母

护士走后，丁永辉问袁猎猎："我如果不杀你，你又该去传播疾病了吧？"

袁猎猎说："没错，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你们人类成员生病，几乎都是我们病菌依附在他们身上的结果。我们离开他们，他们的病就好了。"

"胡说！"丁永辉说，"患者痊愈，是药物治疗的结果。"

袁猎猎振振有辞："不对。这正是你们人类愚蠢的一个标志。人类本身没有病。我们病菌看谁不顺眼，就依附在谁身上，或者完全是随意的，这人就'病'了，如果我们不离开他，任你们医生怎么治疗，他也好不了。难道没有死在你们医院的患者？我们在他身上呆腻了，就会离开他，谁会老死傍着一个人？还有什么新鲜感？我

们离开他了，他的病就‘痊愈’了。功劳还记在你们医生身上，患者甚至还会给你们医生送红包。每当患者给医生送红包时，我们都会嘲笑那患者是傻……”

“你越说越没边了。”

“我可以马上让你相信我的话。”袁猎猎见丁永辉不信，急了，“你不是感冒了吗？这是病菌依附在你身上造成的，我可以让依附在你身上的病菌撤离，你的感冒立马就‘痊愈’。”

“怎么试？”

“你将显微镜下的玻璃片在你身上擦一下，让我在你身上登陆，我劝说你身上的病菌离开你。就这么简单。”

“我怎么能让袁世凯身上的病菌跑到我身上来？你把我的狗蛋弄发炎了怎么办？”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能和袁大总统共享一个病菌，那是你三生有幸！”

丁永辉从显微镜下边取出玻璃片，在自己身上擦了擦。

袁猎猎在丁永辉身上说：“谢谢你没杀我，我会报答你的。病菌比人讲信用。这星球上最没信用的就属人类了。”

“少废话，你快策反我身上的感冒病菌。”

“我成你的卧底线民了。”

“卧底怎么了？杨子荣就是卧底。”

“别跟我提样板戏，我最烦样板戏了。那些年什么也没有，成天就看样板戏，等于病菌死傍在一个患者身上不走，腻不腻？不是我贬你们人，好些地方你们真的不如我们病菌。”

丁永辉催袁猎猎：“联系上没有？快让你的同胞离开我。”

“正在做思想工作，行了，它们开始撤离了。你没觉得‘痊愈’了吗？”

奇迹确实发生了：丁永辉身上的感冒症状瞬间杳无踪影。嗓子不疼了，鼻子通气了，浑身有劲。

丁永辉兴奋地说：“太不可思议了！”

袁猎猎说：“世界上不可思议的事还多着呢！现在你相信人类‘患病’和‘痊愈’的真相了吧？”

“我信了。”丁永辉有些失落，“这么说，我的6年医科大学白上了？”

“自己逗自己玩呗。”

“我对你有个请求，既然你能动员你的同胞离开患者，你应该动员地球上所有病菌离开所有患者。”丁永辉严肃地说，“患者很痛苦，他们的亲属更痛苦。”

“那你不就失业了？”

“……”丁永辉一愣。

“全世界所有医生都失业了。所有医院都关门了。卫生部解散了。”

“……”丁永辉哑口无言。

袁猎猎说：“你们医生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病菌。病菌是医生的衣食父母。”

“……”

“你怎么不说话了？还要求我策反所有病菌撤离吗？”

“……暂缓吧……”丁永辉怕失业。

袁猎猎说：“你这人心眼不错，还救过我的命，我能跟随你一段时间吗？如今找个好人不容易。作为医生，有病菌线民为你服务，你很快会成为名医的。”

“你不会侵犯我的狗蛋吧？我可还没后裔呢！”

“你不能再管自己的叫狗蛋了，最迟明天，它就是名人精子库了。我保证只在你的衣服上呆着，不沾你的皮肤。”

丁永辉同意了，说：“呆着吧。”

丁永辉难以想像，一个医生竟然会同意一个病菌依附在自己身上，但这样的事确确实实发生了。

第三章 袁猎猎小试锋芒

到了用午餐的时间，丁永辉拿着饭盒去医院食堂吃饭。在经过内一科病房外的走廊时，丁永辉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中年妇女身边的地上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浮肿的男人。

“求求你们，别让俺娃他爹出院呀，俺给你们当牛做马，也要挣钱还你们医疗费……”中年妇女拽着一个医生的白大褂央求。

一些住院的患者围观。

丁永辉知道被中年妇女拽住央求的医生姓武，他是本院医术比较高明的医生。

类似于这样因付不起医疗费而被轰出医院的现象，丁永辉 在医院已经见多不怜了。不知为什么，今天丁永辉停下来想过问。

丁永辉问武医生：“他什么病？”

武医生看了丁永辉两眼，说：“尿毒症。”

武医生知道丁永辉是化验室的，他奇怪丁永辉怎么会在去食堂的路上停下来。

丁永辉问中年妇女：“没钱了？”

见有穿白大褂的过问自己的事，中年妇女松开拽武医生的手，转而拽住丁永辉的白大褂。

“求求你，治治俺娃他爹吧！俺给你当牛做马……”中年妇女给丁永辉跪下了。

武医生如释重负地要逃离，丁永辉的一句话使他站住了。

丁永辉扶起中年妇女，说：“你放心，他的病包在我身上。”

武医生回身责怪丁永辉说：“你这种毫无意义的怜悯值几个钱？你给他出医疗费？我告诉你，最少20万元！”

丁永辉对武医生说：“我给他治病。”

“你？”武医生仰天大笑，“你是化验室的吧？”

丁永辉点头：“对。”

武医生挖苦丁永辉：“刚从国外继承了大笔遗产？”

丁永辉充满自信地看着他：“没有。”

“业余自学治疗尿毒症？”

“可能吧。”

武医生一脸的讪笑：“那麻烦您把他抬走吧，我谢谢您了。”

丁永辉将饭盒夹在腋下。

“咱们把他抬走，我给他治病！”丁永辉对中年妇女说。

中年妇女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

“我们没钱……我现在身上只有5块钱……”中年妇女含着眼泪说。

丁永辉说：“我一分钱不收。咱俩抬走他。”

中年妇女和丁永辉一前一后抬起担架，朝化验室走。围观的患者有的鼓掌，有的说丁永辉吃饱了撑的。

武医生见丁永辉真的抬走了交不出医疗费的患者，气疯了，他跑回科里给院长打电话。

丁永辉不吃午饭了，他和中年妇女将她的病入膏肓的丈夫抬进化验室，放在地上。

“你能出去一会儿吗？我给他治病。”丁永辉对中年妇女说。

中年妇女去门外等候。

丁永辉对袁猎猎说：“你都看见了吧？如果你不帮我，让这位尿毒症身上的病菌撤离，我在

这医院就没法呆了。”

袁猎猎说：“你对我连起码的尊重也没有，这么大的事，你应该先征求我的意见，我好歹也是国家文物。你不知道，尿毒症病菌最难说话，都是一根筋，不像感冒病菌，还没等你张嘴就忙不迭地答应你的所有要求。”

丁永辉激袁猎猎：“你不是想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吗？你不是吹牛说我很快就可以称呼自己那儿是名人精子库了吗？到关键时刻，傻眼了吧？”

“我不是说不帮你，我是说以后你得先征求我的意见。你不了解我们病菌世界的事。别看你整天煞有介事地趴在显微镜上看我们，你看的连皮毛都算不上。你知道我们病菌管你们人叫什么吗？叫航空母舰。好不容易找了艘航母栖身，谁愿意撤离？这次我当然得帮你，你把你的手握住他的手，我过去游说它们。10分钟后，你在老地方接我。”

丁永辉没听明白：“什么老地方？”

“就是再把你的手握着他的手，我好回来呀！”

“你不是说不沾我的皮肤吗？”

“我不沾你的皮肤怎么去他身上？你能拿你

的衣服往患者身上蹭？你怎么连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道理都不懂？再说了，我就算沾你的皮肤，也不会害你。”

丁永辉蹲下握住那已经昏迷的患者的手。

中年妇女出去后，一直通过门上的玻璃窗看丁永辉。她先是看见丁永辉自言自语，然后又看见他握着她丈夫的手。

丁永辉和患者第二次握手后，站起来。

丁永辉问袁猎猎：“怎么样？”

袁猎猎气喘吁吁地说：

“搞定了。真不容易。也就是我，换个病菌，那些死心眼的尿毒症病菌会听？”

丁永辉不大相信：“他很快就痊愈？”

袁猎猎说：“战略大转移总得有个过程吧？不过最多十几分钟，你等着看奇迹吧。这回我欠了它们人情，我答应给它们找新的归宿，你的通讯录在哪儿？”

“你别打我朋友的主意！”丁永辉吓了一跳。

尿毒症患者从担架上坐了起来，他身上和面部的浮肿全部消失，精神焕发，满面红光，神采奕奕。

中年妇女冲进化验室。

“娃他爹！你好了？”中年妇女欣喜若狂。

丈夫说：“好了！咋就好了呢？我觉得我的肾现在就像两座弹药库，火力足着呢！”

“是这位医生治好了你的尿毒症，还不快谢谢救命恩人！”中年妇女催促丈夫。

丈夫疑惑地问妻子：“你哪儿来的钱？”

中年妇女说：“医生说了，不要咱一分钱。”

丈夫噗通一声给丁永辉跪下了。

吴院长在化验室朱主任的陪同下走进化验室，他们身后跟着武医生。

吴院长指着下跪的男人问武医生：“是他吗？”

“是…他……”武医生看见了容光焕发的尿毒症患者，呆了。

吴院长又问化验室朱主任：“他就是丁永辉？”

“是的。”朱主任用嗔怪的眼光看丁永辉。

吴院长严厉地问丁永辉：“你知道医院关于任何患者无力支付医疗费都得停止治疗的规定吗？”

丁永辉平静地说：“知道。”

吴院长质问丁永辉：“那你为什么将已经办

了出院手续的重病患者留在本院？”

丁永辉直视吴院长的眼睛，说：“重病患者就不应该办出院手续。”

吴院长一脸的愠气，说：“我倒要看看你的同情心能挽救多少患者的性命。你把他抬到化验室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处理他？”

丁永辉轻松地说：“我已经治愈了他的尿毒症。”

吴院长指着自己的头转身小声问朱主任：“他这儿有问题吗？”

朱主任摇头，但他的眼神分明是也怀疑丁永辉有精神病。

“这位大夫治好了俺娃他爹的病！”中年妇女激动地对吴院长说，“我感谢你们医院有这样好的神医！”

“我的尿毒症真的好了！”男人在原地活蹦乱跳，还拿大顶。

朱主任喊：“别碰了我的设备！”

吴院长凭经验看出面前这个男子绝不是晚期尿毒症患者，他问武医生：

“你没看错？你刚才说的确实是他？”

武医生已经傻了，他一会儿点头，一会儿又摇头。

吴院长生气了，问武医生："到底是不是他？"

"是…是他……"武医生像看怪物一样看丁永辉。

吴院长问丁永辉："是你在十几分钟内治好了他的尿毒症？"

丁永辉说："就算是吧。"

吴院长丧失了正常思维："你给他换肾了？"

丁永辉说："没有。我是新式疗法。"

武医生问中年妇女："你丈夫是不是双胞胎？"

中年妇女用鄙夷的眼光看武医生：

"你可真会想，你治不好俺娃他爹的病，别人治好了，你咋还不信呢？俺丈夫是三代单传，到他这儿又生了个女娃。如果是双胞胎，俺们家会倾家荡产给他治尿毒症？"

吴院长对中年妇女说："你跟我出来，我有话问你。"

中年妇女跟着吴院长到走廊说话。

吴院长问："你看见那医生是怎么给你丈夫治病的吗？"

"看见了。他握着娃他爹的手。口中还念念

有词。”中年妇女模仿丁永辉的动作。

“……”吴院长皱眉头。

“后来娃他爹就从床上蹦起来了。”中年妇女神采飞扬地描述。

“你说的都是真话？”

“有半句假话，俺的眼珠子让俺家的芦花鸡啄了去。”中年妇女发毒誓。

第四章　吴院长临危不乱

吴院长示意在化验室里发呆的武医生出来。

吴院长问武医生："这个患者确实是你刚才打电话跟我说的那个晚期尿毒症？"

武医生不情愿地说："……从长相上看……是……他……"

"我要看他的病历。你叫上他们夫妇，去你们科办公室。"吴院长说。

武医生走进化验室，对拥有"两座弹药库"的男子说：

"你们跟我回科里一趟。"

中年妇女讥讽武医生："你刚才不是说，没有钱，我们再也不能进你们科吗？"

丁永辉劝说："你们跟他去吧。"

中年夫妇再次给丁永辉下跪谢恩并问清丁永辉的姓氏后，男子用一个手指头拎起担架，和妻

子跟在武医生和院长身后走了。

“丁医生，我会给您捎枣和核桃来！”中年妇女回头对丁永辉说。

“好好过日子，别断了香火。”丁永辉冲那一步三回头的夫妇说。

内一科的患者看见刚才半死不活被担架抬出病房的尿毒症患者拎着担架回来了，都大吃一惊，他们将中年夫妇团团围住。

一位尿毒症患者问中年妇女：“老李这是怎么了？”

中年妇女说：“好啦！”

“好啦？”另一位尿毒症患者不信，“变戏法也没这么快呀！”

中年妇女满面春风：“刚才把俺们带走那丁医生是神医，俺们跟他去了化验室，他只几分钟就治愈了俺娃他爹！”

众尿毒症患者异口同声问：“他怎么治的？”

“人家就是攥着俺娃他爹的手。俺娃他爹就好了！”中年妇女绘声绘色地模仿丁永辉的动作。

患者们端详“娃他爹”。

有人说：“浮肿全消了！”

又有人说："和刚才判若两人呀！"

"娃他爹"使劲儿捶自己的腰，显示自己拥有强壮的伟肾。

武医生叫中年夫妇进医生办公室。

一位尿毒症患者提议："咱们也去找那神医！"

患者们蜂拥去化验室。还有的患者边跑边掏出手机给亲属打电话。

中年夫妇进入医生办公室时，吴院长正在看病历。

经验丰富的吴院长从病历上得出了该患者的尿毒症倘若不换肾根本不可能痊愈的结论。他无法解释今天发生的事。

吴院长对武医生说："将他的出院证明书改为痊愈。"

武医生重新写出院证明书。

吴院长对中年夫妇说："是武医生治好了你们的病。"

中年妇女纠正吴院长："不是武医生治好的，是那位丁医生治好的。"

"丁永辉不是医生，他是搞化验的，他根本不会治病。是武医生治好了你们的病。"

中年妇女反驳："武医生刚才轰俺们出院时

说是因为俺们交不出医疗费，他可没说俺娃他爹病好了！”

吴院长看了一眼尴尬的武医生，说：“世界上有很多事还是未知数，特别是医疗界。这么说吧，昨天武医生还在给他用药，可能今天那药产生作用了。对吧，武医生？”

武医生点头，但点得不踏实。

吴院长对武医生说：“你给他开点儿好药带上，回家继续吃。”

中年夫妇感激地说谢谢院长。

吴院长提条件了：“希望你们出院后，不要说是什么化验室的人握了一下手就治好了尿毒症，那不成巫医了？这有损我们医院的名声。确实是武医生治好的。”

中年妇女明白吴院长为什么发慈悲给他们药了，她对吴院长说：“俺们不要你的药。俺们缺钱，但俺们不缺良心。”

中年夫妇走了。

化验室朱主任神色慌张地跑进来，对吴院长说：

“吴院长，不好了，很多患者到化验室找丁永辉看病，把显微镜都挤到地上摔坏了！”

吴院长腾地站起来，问：“有多少人？”

朱主任说："少说有上千人！一传十，十传百，听说还有从郊区赶来的。"

吴院长走到窗前往楼下医院大门看，只见大门处人山人海。门外的交通已经堵塞，想进医院的汽车们疯狂地按喇叭。

吴院长给门卫打电话，命令关闭医院大门。

吴院长对朱主任说："你给保卫科廖科长和院务处卞主任打电话，让他们马上去我的办公室。你再让丁永辉去我的办公室！"

吴院长说完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朱主任照着武医生办公桌玻璃板下的医院电话一览表打电话。

朱院长踏进自己的办公室时，院务处卞主任和保卫科廖科长已经在屋里等他了。

朱院长对卞主任和廖科长说：

"化验室的丁永辉自称治好了一位尿毒症患者，弄得很多不明真相的人找丁永辉看病。医院的混乱景象你们已经看见了，这严重干扰了咱们院的正常秩序。卞主任，你马上组织人员去化验室，说服患者离去，告诉他们，治病要相信科学，不要迷信。那位姓李的尿毒症患者痊愈是武医生治愈的，不是丁永辉靠什么握手疗法治愈的。"

卞主任说："我来的时候在路上听说，那痊愈的尿毒症患者夫妇在医院里现身说法，蛊惑其他患者。"

朱院长对保卫科廖科长说："你马上带保安将他们逐出医院，如果他们不走，就送他们去派出所。你还要组织保安人员清场，让住院的患者回病房，外来的患者离开医院。你再派一个人将丁永辉送到我的办公室来。"

卞主任和廖科长执行吴院长的命令去了。

第五章　五马分尸丁永辉

丁永辉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他不知所措。

吴院长带着中年夫妇走后不久，大批患者出现在化验室门外。朱主任问他们干什么，他们说找丁医生看病。

朱主任将他们拦住，说：“丁永辉不是医生，他没有处方权。”

患者们嚷嚷：“丁医生治好了晚期尿毒症，他怎么不会看病？”

“我们不在乎处方权，我们只在乎健康！”

“不是医生没关系。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患者越聚集越多，挡在化验室门口的朱主任顶不住了。有刚才在内一科门口见过丁永辉的患者认出了丁永辉，他说：“屋里的那人就是丁医

生！让我们进去！”

健康的单个朱主任抵挡不住体弱的众多患者，患者们涌进化验室，他们争相拉丁永辉的手，恳求丁永辉给他们治病。

化验室桌子上的显微镜相继被挤到地上噼哩啪啦摔得体无完肤。

丁永辉对患者喊：“你们别挤！把设备都挤坏了！”

丁永辉身边的患者争相对他说：“丁医生，求你救救我！我等了半年了，还没等到合适的肾！”

“丁医生，我已经花了13万治尿毒症，我家再也拿不出钱了，您开恩吧！”

“丁医生，李嫂子说您是华佗转世，您救了她丈夫，也要救我们呀！”

丁永辉的双手被几十只手抢夺，他的每根手指头都被不同的人攥着，像五马分尸。

丁永辉向朱主任求救。朱主任临阵脱逃了。

袁猎猎在丁永辉耳边说：“祝贺你，你已经成为名人了！”

丁永辉说：“名人会受这份罪？”

“名人被追星族围困的例子还少吗？这是享受！多少人终生奋斗梦寐以求的就是这种场

面。”

“我的手指头都快分家了，你不能见死不救！”

与丁永辉贴身的患者发现丁医生口中念念有词，他们认为丁医生在发功给他们治病。

正当丁永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时，院务处和保卫科的人赶来了。

卞主任使用手提扩音器向患者宣传科学常识，说服患者离开化验室。

保安们驱散痴迷的患者，患者与保安发生争执。场面向混乱方向发展。

卞主任提醒廖科长：“擒贼先擒王。你派几个身强力壮的保安冲进化验室，把丁永辉弄到院长办公室去，患者就不会聚集在这儿了。”

廖科长茅塞顿开，他在自己的下属中挑选膀大腰圆的，无奈保安大都来自贫困地区，从小营养不良，个个矮小瘦弱。廖科长矬子里拔将军，挑选出4名相对强壮的保安，命令他们冲入重围擒王。

丁永辉被4名保安挟持出化验室，一路有不计其数的患者抢着和丁永辉握手。

袁猎猎对丁永辉说：“伟大领袖也不过如此，你真幸运！”

丁永辉说："是你害了我！"

丁永辉身边的保安说：

"我害你？我如果不来救你，你的手指头肯定断了！"

丁永辉哭笑不得。

杀出重围的丁永辉在保安的护送下朝院长办公室跑，患者在后边追。

廖科长跑着小声提醒保安："不要直接去院长办公室！你们乘电梯上4层，再走楼梯下到3层……"

电梯门开了，两名保安和丁永辉进入电梯，其他保安在电梯门口挡住患者。

电梯走了，有患者抬头看电梯门上方的数字显示器，他告诉大家："丁医生去了4层，咱们去4层找他！"

患者们蜂拥进楼梯，竞相往4层攀登。

卞主任对廖科长说："这哪儿像病人，简直就是春季登长城比赛。"

两位保安像地下工作者那样在确信没有尾巴后，将丁永辉送进院长办公室。

院长办公室里除吴院长外，还有徐副院长和吕副院长。

吴院长没让丁永辉坐，他对丁永辉说："你

很了不起呀，你把咱们医院弄成这副样子！”

徐副院长分管化验室，众所周知，他在医院和吕副院长竞争未来的院长职位，他对于丁永辉给自己的政绩抹黑很恼火。徐副院长问丁永辉：

“小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丁永辉说：“我上午看显微镜时，有声音向我求救，让我别杀它。我说你是谁，它说它是袁世凯身上的病菌。它告诉我，咱们医院实际上是一座病菌集中营，好多好多病菌生活在这里。它们呆在谁身上，谁就病了。它们离开谁，谁就痊愈了。”

徐副院长打断丁永辉的话，说：“胡说八道！我们没时间听你瞎掰。”

吴院长对徐副院长说：“让他说完。”

丁永辉继续说：“开始我也不信，它就说它能说服我身上的感冒病菌离开我，我同意它试试。结果我的感冒马上就好了。后来我去食堂吃饭，路过内一科时，看见一位病人家属哭着央求武医生别轰他们出院，我就动了恻隐之心，我让呆在我身上的袁猎猎……”

吕副院长看了徐副院长一眼，他打断丁永辉的话，问：“谁是袁猎猎？”

丁永辉说：“袁猎猎是那个病菌的名字。”

三位院长好一通互相对视，徐副院长从吕副院长脸上看到讪笑。

徐副院长怒目而视丁永辉："丁永辉！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吴院长咳嗽了一声，对徐副院长说："你让他说完。"

丁永辉接着说："我让袁猎猎去那尿毒症患者身上，说服依附在患者身上的尿毒症病菌撤离……"

吕副院长忍不住讥笑着问徐副院长：

"尿毒症好像不是病菌造成的吧？"

徐副院长知道这是竞争对手在敲锣边儿，他气自己的下属不争气。

丁永辉回头看看身后的沙发，坐下说：

"世界上没被人类认识的事物比人类已经认识的事物多多了。教科书上的谬误可能比真理多，否则人类就什么都不用研究了。袁猎猎到尿毒症患者身上后，成功说服了尿毒症病菌从那患者身上撤离。后来的事情吴院长都看到了，那患者康复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如果我做的事给医院添了麻烦，我表示不安和道歉。但我觉得我没错，作为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是天职。我能救那被强行撵出医院的尿毒症病人，为什么不

救？如果换了你们，也会像我这么做的。我说完了。”

吴院长问丁永辉：“你相信你说的话？”

丁永辉说：“如果今天早晨有人对我说这样的话，我肯定会笑掉门牙，但我现在确信不疑，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

吕副院长面带嘲笑问丁永辉：“那位袁猎猎先生现在何处？或者是袁猎猎小姐？”

丁永辉说：“是袁猎猎先生。它目前就在我身上。我可以让它和你说话。”

三位院长再次互相对视。

吕副院长意图继续出徐副院长的丑，他对丁永辉说：

“我很想和袁猎猎先生对话，向它讨教我还没认识的医学问题。”

丁永辉对袁猎猎说：“袁猎猎，你能和吕副院长对话吗？”

袁猎猎不吭声。

丁永辉急了：“袁猎猎，你这算什么？到关键时刻，你怎么能如此不仗义？你是袁世凯身上的病菌，你应该拿出名流的气魄来！”

吕副院长说：“很遗憾，袁猎猎先生不给我这个荣幸。这是我早就料定的。”

丁永辉看着自己身上说："袁猎猎可能刚才在化验室被患者挤掉了……"

吕副院长笑了，他看着徐副院长说："要不要在媒介上登条寻病菌启事？"

徐副院长尴尬地笑。

吴院长小声对两位副手说："咱们去隔壁商量一下。"

徐副院长站起身对丁永辉说："你在这儿呆着，别出去，我们马上回来。"

丁永辉不置可否地坐着没动。

吴院长到隔壁对院长办公室主任说："我们在你的办公室商量事，你去我的办公室看住丁永辉，不要让他离开。"

第六章 “多国部队”狂轰滥炸丁永辉

“你们认为丁永辉是怎么了？”吴院长问副手们，“这事要尽快解决。”

徐副院长说：“我觉得他有明显的精神分裂症症状，应该立即将他送精神病医院检查治疗。另外，他不在本院了，患者也就不会再来咱们医院找他了。”

吕副院长说：“丁永辉不大像精神病，即便是精神病，咱们医院完全可以治疗，没必要送出去。”

吕副院长居心叵测，他愿意看到丁永辉留在医院，招来更多的患者，给徐副院长制造难堪，甚至能导致吴院长提前下台。

吴院长想了想，说：“据我观察，丁永辉是得了精神病。老徐，丁永辉有精神病家族史吗？”

徐副院长说："没听说。如今生存压力增大，很多人不堪重负，得了精神病。现在每年精神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年增长率已达13%。"

吴院长问："下批下岗人员名单中有丁永辉吗？"

徐副院长说："没有。他热爱本职工作，钻研业务，正在写一篇学术论文。没有考虑过裁他。"

吕副院长故作遗憾地说："如果早裁了他，就没事了。"

吴院长对徐副院长说："老徐，我派一辆救护车，你带一名保安送丁永辉去市第二精神病医院检查，如果经检查是精神病，就将他留在那儿住院治疗。精神病二院院长是我的同学，我给他打电话。"

徐副院长问："如果丁永辉拒绝去精神病医院呢？"

吴院长嗔怪道："哪个精神病患者不拒绝去精神病医院？上车前，你不用跟他说是去精神病医院，就说为了本院的正常秩序，先出去躲避一下。"

徐副院长点头。

"吴院长，"宣传科周科长探头进来，"报

社记者来电话询问丁永辉治愈尿毒症的事，我怎么答复？”

吴院长皱眉头，说：“这些记者，正事不办，只对邪门歪道的事感兴趣。告诉他们根本没有这种事，纯属谣传。”

吕副院长小心翼翼地问吴院长：“这事要不要向卫生局汇报？”

吴院长瞪吕副院长一眼，说：“我会考虑的，现在没必要。”

徐副院长起身到隔壁，对正在和办公室主任聊天的丁永辉说：“我陪你出去躲避一下，万一下午来医院找你治病的患者多了，你和医院的安全都没有保障。”

丁永辉迟疑了一会儿，他心有余悸地想起刚才被患者五马分尸的场面，说：“也好。”

徐副院长问丁永辉：“你身上有口罩吗？”

丁永辉将手伸进白大褂衣兜摸，说：“有。干吗？”

徐副院长说：“你戴上口罩，如果患者认出你，就麻烦了。咱们下楼去后院上车。”

丁永辉不情愿地戴上口罩。

徐副院长端详丁永辉，摇头说：“你的特征在眼睛上，光戴口罩不行。”

院长办公室主任建议："找副墨镜戴上。"

丁永辉说："哪儿有医生在医院里戴墨镜的？更容易让患者起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疑。"

徐副院长对院长办公室主任说："把你的眼镜借给丁永辉戴上。"

院长办公室主任说："我这可是高度近视镜，他戴了眼花缭乱，我摘了寸步难行。"

"你就借给他吧！"吴院长在门外说。

办公室主任只好摘下眼镜，他想递给丁永辉，可找不到丁永辉的确切方位。

徐副院长从办公室主任手里拿过眼镜，递给丁永辉。丁永辉戴上眼镜，头晕得差点儿吐了。

丁永辉摘下眼镜，说："这可不行，何止寸步难行，是毫米步难行。"

徐副院长说："小丁，就戴到车上。有我给你领路，坚持一下。"

丁永辉勉强戴上高度近视镜，像幼儿园小朋友玩老鹰捉小鸡那样拽着徐副院长的衣服离开了院长办公室。等在门外的保安护送他们下楼上救护车。医院楼道里聚集了很多寻找丁医生的患者。

医院里众多来找丁永辉的汽车像拼图那样犬牙交错，谁也动弹不得。救护车响着救命笛艰难

地杀出医院。

救护车离开医院后，依旧一路鸣笛。丁永辉摘下眼镜，看车窗外。

丁永辉问徐副院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干吗还鸣笛？"

徐副院长稳住丁永辉："去一家旅馆躲几天，我陪着你。鸣笛是为了争取时间，我担心医院里那些汽车追上来。"

"我没带洗漱用具和换洗衣服。"

"情况突然，我也没带。院长会派人给咱们送的。"

当救护车驶进精神病医院大门时，丁永辉看见了精神病医院的牌子。医院的急诊室门口已经站了几个膀大腰圆的医生，他们是奉院长的命令来接丁永辉的。

救护车驶上拱形车道，在急诊室门口停住。车上的保安打开车门。车下的医生问："病人在哪儿？"

保安指车里的丁永辉。

丁永辉明白自己上当了，他不能相信慈父般的徐副院长会把他送到疯人院来。

丁永辉大喊："我不是精神病！你们为什么要把我送到精神病医院来？！"

徐副院长下车对精神病医院的医生说着什么。

精神病医院的医生上车拽丁永辉下车。丁永辉反抗。精神病医院的医生都是久经沙场的业余柔道高手，他们三下五除二就制服了丁永辉。

被挟持的丁永辉一路狂喊："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正常人！我要告你们侵犯人权！"

精神病医院胡院长一边和徐副院长交换名片一边观察丁永辉的举止，胡院长对徐副院长说：

"这是典型的精神病症状。一般判断精神病的规律是：说自己是精神病，准不是。说自己不是精神病，准是。"

徐副院长开玩笑地说："照您这么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精神病了。"

胡院长笑了，说："您的话很有哲理。我们精神病医学界流行一句话：世界上的所有正常人都在精神病医院里。"

徐副院长笑："有意思。"

胡院长说："刚才吴院长给我打了电话。我亲自给丁永辉做检查。您最好不要在场。您去我的办公室等候。"

徐副院长说："谢谢。最好能留他住院治疗。"

胡院长进入急诊室的一个房间时，见丁永辉已经被捆在电椅上。只要他一叫喊，医生就按电钮电击他。丁永辉渐渐不喊叫了。他的面部已经被愤怒扭曲。

胡院长问同样穿白大褂的丁永辉："你叫什么名字？"

丁永辉说："你先把我从电椅上放开！"

胡院长冲身边的医生抬了抬下巴。那医生按电椅的按钮。丁永辉全身痉挛。

胡院长又冲身边的医生抬抬下巴，医生的手离开按钮。

胡院长再问丁永辉："你叫什么名字？"

丁永辉有气无力地说："丁永辉。"

"把你今天的经历告诉我。要说实话。"

丁永辉看着胡院长的眼睛说："今天上午，一个叫袁猎猎的病菌对我说，每座医院都是一座病菌集中营。袁猎猎还说它是袁世凯身上的病菌。袁猎猎是在袁世凯住我们医院时，留在我们医院没跟袁世凯走的。开始我也不信，我毕竟读了6年医科大学。但袁猎猎当场将我身上的感冒病菌游说离开了我，我的感冒当即好了。我这才知道上大学是自己逗自己玩。后来我让袁猎猎救了一位尿毒症患者。"

胡院长对身边的医生说："精神分裂症。办理住院手续。"

丁永辉骂道："你们算什么医生？一群庸医！把正常人当精神病患者，你们才是精神病！你们才是精神分裂症！"

胡院长凑到丁永辉跟前，拿手电照丁永辉的眼睛，看他的瞳孔。

丁永辉往胡院长脸上吐口水。

胡院长一边擦脸一边恼羞成怒地对医生说："送他进一病区！"

一病区住的都是极具攻击性的躁狂型歇斯底里精神病重症患者。

一个长得凶神恶煞似的护士过来给丁永辉打了一针镇静剂。丁永辉被护士送进一间病房。病房里有4张床，其中3张病床上躺着人。

护士指着空床对丁永辉说："这是你的床。如果你不老实，我会把你捆在床上。"

丁永辉看见床的两侧有类似汽车座位安全带那样的装置。

丁永辉不知所措地靠在床上，注射了镇静剂的他很困。今天的经历令他难以置信。

"对不起，我让你受苦了。"袁猎猎的声音。

丁永辉清醒了，他生气地说："你还在我身上？刚才在吴院长办公室你为什么不说话？！"

袁猎猎小声说："你别急。那个场面，我能说话吗？你说说，我一个病菌能当着3个有博士学位的人说话？他们肯定会认为你是藏着微型录音机在拿他们开心，他们会报警控告你扰乱秩序。"

丁永辉觉得袁猎猎的话有道理，不吭气了。

袁猎猎安慰丁永辉说："既来之，则安之。作为医生，能到精神病医院转转，也算是一种积累经验，这座医院也是病菌集中营，我已经看见它们了……"

丁永辉反驳说："这是人呆的地方吗？刚才那护士怎么给我打的针你看见了吗？她是隔着裤子给我打的！我一天也不能在这儿呆！你这回可是胡说了，世界上会有精神病病菌？"

挨着丁永辉的精神病患者对丁永辉说：

"我讨厌自己和自己说话的人，这会吵醒我身上的螨虫，它们是我的宠物，如果你影响它们睡觉，我会杀了你！"

丁永辉扭头看邻居，是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人。

络腮胡子见丁永辉看他，急了："你敢看

我？你分明是小看我！我不就是没当上正局吗？你就这么藐视我？曲局长退休后，我没当上局长是因为我正派！现在官场什么行情你知道吗？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我属于光跑不送，结果原地踏步。那个小人陈树蓝就是又跑又送当上局长的！你还敢看我，我炮击你！这叫自卫还击，正当防卫！”

络腮胡子下床，双腿靠在丁永辉的床沿上，掏出生殖器。

丁永辉一骨碌坐起来：“你要干什么？”

络腮胡子冲着丁永辉身上一边撒尿一边说：

“炮击开始！我要收复失地，什么正局，白给我都不要，我现在是三军总司令，我的职责是保护我的宠物螨虫……”

丁永辉从另一边跳下床，络腮胡子追着丁永辉“炮击”。

另外两名患者表示支援络腮胡子，其中一个跳到丁永辉的床上，只见他脱下裤子，在丁永辉的床上大便，他还对络腮胡子说他在敌后埋地雷。另一个站在丁永辉的床上擤鼻涕，他说他正率领轰炸机群来轰炸敌人的航空母舰。

丁永辉打开病房的门，这才发现门外有铁栏

杆，出不去。

丁永辉冲着走廊喊："来人呀！来人呀！"

一个护士闲庭信步般走过来，说："你喊什么？"

丁永辉指着病房里说："他们往我的床上大小便！"

护士根本不往病房里看，她指责丁永辉说："你招他们了吧？你不招他们，他们会还击你？"

丁永辉气得七窍生烟："你是精神病吧？"

护士平静地说："我是精神病，你不是精神病。快回你的床上躺着吧！"

丁永辉说："你给我换床单！"

护士一边往回走一边说："床单每星期只换一次，时间是星期一上午。"

丁永辉转身看那3个精神病，埋地雷和轰炸在继续，炮击因弹药不足而中止，但络腮胡子有加入布阵地雷的意图。

病房里恶臭弥漫。

绝望的丁永辉忽然想到了袁猎猎。

"袁猎猎！你不是说精神病也是因为精神病病菌缠身造成的吗？"丁永辉喊叫，"我命令你把他们3个身上的精神病病菌弄走！我觉得世界

上根本就没有精神病菌！”

袁猎猎说：“遵命！他们是太不像话了，做出此等连我这个病菌看着都恶心的事！我这就出马。不过你还得挨个儿握他们的手。你说得没错，精神病确实不是由精神病病菌造成的，但我过去依然能把导致精神病的真凶劝走，不信你看。”

“你说什么？让我握他们的手？亏你说得出来！先不说他们让不让我握，就算他们请我握，我下得去手吗？”

袁猎猎为难地说：“你不和他们接触，我怎么暗渡陈仓？我过不去呀！”

“你飞呀！你那么小的身体，顺着风就过去了。”

“这屋里没风。再说就算有风，命中率也太低。你是医院的，握病人的手还想不出办法？”

丁永辉咬牙切齿地说：“好，我握！”

袁猎猎说：“咱们已经成功了一半。”

丁永辉战战兢兢地走到自己床边，对络腮胡子说：

“是我不好，我先是吵醒了您的宠物，又因为您光跑不送没晋升正局而小看您，在您和多国部队强大的攻势面前，我宣布投降。我的航空母

舰原本是您的领土，现在回归您指挥。我也加入您的盟军。”

丁永辉伸出手。

络腮胡子先伸出手，又缩回来了，他说：“你是诈降吧？你是不是想通过握手掠夺我身上的螨虫资源？”

丁永辉忙否认：“我非但不想掠夺您的螨虫，我是想将我身上的螨虫进贡给您，我的总司令，我的主席，我的总统，我的委员长！”

络腮胡子乐了，他伸出手。

另一个精神病患者说：“且慢！咱们得考验他一下，怎么能这么轻而易举就让他加入咱们的组织呢？”

络腮胡子收回手。丁永辉恨不得生吞了那厮。

那厮对丁永辉说：“你必须炮击你的航空母舰，我们才相信你的诚意。”

络腮胡子说：“还得布雷。”

丁永辉咬下嘴唇。

袁猎猎小声催促道：“尿吧，拉吧，如今做什么事都得付出代价。你得抓紧和他们握手。否则今天夜里他们说不定会升级向你嘴里炮击。”

丁永辉说：“尿比较容易，拉比较难。我每

天早晨大便，中午又没吃饭，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袁猎猎说：“有志者事竟成。”

丁永辉只得硬着头皮先炮击，然后布雷。全过程都被临走前在胡院长陪同下在病房门外观察丁永辉的徐副院长目击了。

徐副院长叹气：“小丁确实患了精神病。”

胡院长说：“我会尽快治愈他，请你转告吴院长，让他放心。”

丁永辉布雷成功后，络腮胡子和丁永辉握手。几分钟后，丁永辉再次提出和络腮胡子握手。络腮胡子没起疑心就同意了。

丁永辉又相继和另外两位盟军握手。

第七章　李霞拔刀相助

星期一上班后，李霞想起丁永辉没有在周末请她吃饭。

李霞给丁永辉打电话。

“请找丁永辉。”李霞说。

“丁永辉住院了。”对方说。

“住院了？感冒这么厉害？”

“不是感冒，是精神病。”

“你在开玩笑？”

“谁敢拿这种话开同事的玩笑？”

“……你是说……丁永辉得了精神病？”

“是的，很严重，精神分裂症。住本市第二精神病医院。”

“哪天的事？”

“上周三下午。”

李霞挂上电话，查看办公桌上的记事簿，丁

永辉是上周三上午给她打电话咨询袁世凯的。

“当时他很正常呀。”李霞纳闷。

李霞火速赶往精神病医院。她先到住院处查丁永辉的名字。护士告诉她，丁永辉住一病区。

李霞来到一病区，各种恐怖的叫喊声令她毛骨悚然。表情古怪动作离谱的精神病患者在走廊里不遗余力地忙碌着。

李霞对坐在护士值班台后边埋头写什么的护士说：“我来探视丁永辉。”

护士抬头看李霞，问：“你是他什么人？”

李霞瞎说：“表妹。”

护士摘下挂在墙上的一串钥匙，指着隔壁的一间屋子对李霞说：“你到探视室等着，我去带他来。他的精神分裂症很严重，你要注意。”

李霞进入探视室，她看见窗户上安装了铁棍，墙上贴着《精神病医院探视须知》。

丁永辉跟着护士走进探视室，他看见李霞，眼睛一亮。

丁永辉兴奋地对李霞说：“没想到你会来看我！”

李霞观察丁永辉，她说：“还记得上星期三你答应请我吃饭的事吗？周末你没来，我刚才给你们医院打电话，才知道你住院了。”

护士对李霞说："有事按电铃，开关在桌腿上。"

李霞冲护士点点头。

丁永辉目送护士离去，他对李霞说："你得把我救出去！"

从丁永辉外表看，李霞觉不出他有什么异常。李霞试探着问丁永辉："你怎么会住精神病医院？"

"还记得上周三上午我给你打电话咨询什么吗？"

"袁世凯的事。"

"你是我没有精神病最好的见证人。当时袁猎猎在显微镜下……"

李霞打断丁永辉，问："谁是袁猎猎？"

丁永辉一拍头，说："我忘了向你交代了。袁猎猎是一个病菌的名字，它在显微镜下求我别杀它，它说它是文物，是袁世凯身上的病菌。我就给你打电话证实袁猎猎的话。"

李霞呆看着丁永辉，心说他病得确实不轻。李霞的手下意识放在电铃按钮上。

丁永辉说："我看出你不相信我的话，可我的的确确靠袁猎猎帮忙治愈了一个晚期尿毒症患者，以至于很多患者慕名来医院找我看病，后来

医院招架不住了，就强行将我送到这儿来了。”

李霞叹了口气，说：“丁永辉，咱们是小学同学，我了解你，你爱钻牛角尖。别把评职称的事看得太重。现在生存压力是大，咱们得学会调剂生活。”

丁永辉摇摇头，说：“怎么就没一个人相信我的话呢？上小学时是你向我推荐看《皮皮鲁传》的，现在看来，你不配。”

丁永辉的话使李霞受到震动，她注视着窗户上的铁棍发了会儿呆，说：“可我怎么能相信世界上有个叫袁猎猎的病菌呢？”

丁永辉看到了希望。

“每座医院都是病菌集中营，包括精神病医院。”丁永辉说，“我可以向你证实袁猎猎的存在。这个病区收治的都是重症患者，就是说，都是不容易治愈甚至不可能治愈的精神病。我上星期三下午住进来后，同病房的3个精神病百般骚扰我，忍无可忍的我只得请求袁猎猎动员他们身上的精神病病菌离开他们。结果他们都好了！”

李霞眉骨往上抬，说：“真的？他们出院了？”

丁永辉说：“医生不信他们会痊愈，还在观察。其实他们已经痊愈了。不信你去问护士。”

李霞站起来，说：“我去问问。”

李霞来到护士值班台，问刚才那护士：“请问，和丁永辉同病房的3位患者病情如何？”

护士说：“怎么？丁永辉不愿意和他们同病房？这3个人的病在本区最轻了，要我说，他们完全可以出院。只不过他们的家属不愿意让他们出院，家属要求医生多观察一些日子。”

李霞眼睛放光了，她继续问：“他们的病情不重？”

护士说：“特重，都住了半年以上了，从上个星期才开始好转的。”

“星期几开始好转的？”

护士疑惑地看李霞：“你问这么细干什么？”

李霞掏出一张百元钞放进值班台内，说：“这对我很重要，麻烦你给查一下。”

护士看到钱，犹豫了一下，收起来。她转身从身后的病历架上抽出3份病历，翻阅。

护士说：“他们的病情都是在上周三晚上开始明显好转的。”

李霞使劲冲护士点头，说：“谢谢你！”

李霞回到探视室，她坐到丁永辉对面，沉思。

丁永辉看出李霞动摇了，他趁热打铁："如果你还不信，我可以给你当场表演治病。你的亲属中有没有得比较重的病的？对不起。"

李霞说："还真让你说着了，我妈是多年的糖尿病，最近情况不妙，危及到眼睛和腿脚了。"

丁永辉面部大放异彩："快去把令堂送到这儿来，我立刻能让她痊愈。"

李霞迟疑："她病得很重，行动不方便……"

丁永辉催促道："来了马上就好，多不方便也得来！来了就方便了。"

李霞想了想，说："我去接她来。"

"如果我把令堂治愈了，我有个条件：你必须帮我离开这个地方。"

"责无旁贷。我问一句，你想让我怎么帮？"

"你去我们医院，说服吴院长接我出院。"

"我估计说服你们院长不是易如反掌的事。"

"不比去火星容易。"丁永辉说，"你记住我的要求：必须是吴院长亲自接我出院，有平反昭雪的性质。否则我以后怎么在医院工作？"

李霞一边按桌腿上的电铃按钮一边说："我现在就回家接我妈。对了，你父母知道你住院了吗？"

"我父母去美国探亲了，我妹妹在美国，她专职给美国人当保姆，业余读硕士。"

护士进来问李霞什么事，李霞说探视完了，你把丁永辉送回病房吧。一会儿我妈还要来看丁永辉，给你添麻烦了。

李霞出了精神病医院，招手要了一辆出租车，直奔自己家。路上李霞的 BB 机响了，是《袁世凯》剧组的导演呼她。

李霞进家门先给导演回电话。导演问李霞，袁世凯最爱吃什么，导演说剧情需要一个特会拍马屁的下属给袁世凯送吃的。李霞还真不知道袁世凯最爱吃什么，她忽然想起了袁猎猎。李霞告诉导演，她马上查资料，下午答复，"你怎么不上班？"父亲问李霞，往常周一是李霞全天上班的日子。

"我给妈妈找了个看糖尿病的医生，"李霞对父亲说，"咱们现在就去。我让出租车在单元门口等着。"

李霞发现父亲脸色不好，问："您不舒

服？”

父亲气愤地说：“咱家今天有一张5年的定期存款到期，刚才我去银行储蓄所取钱，因取款密码对不上，他们不让取。”

李霞知道家里的存款密码是住宅的门牌号码，不会错，她说：“怎么可能对不上号呢？”

“5年前，那储蓄所还是由储户将密码手写在存款开户单上，再由营业员输入电脑。肯定是当年营业员在输入密码时，因马虎输错了号码。刚才那储蓄所的负责人从兜里掏出一张卡，插进电脑，查看了电脑里的密码数字，和我输入的有两个数对不上，那负责人说必须查出5年前我填写的原始存款单据才能支取。由于银行的错误，使储户不能按期取款，我能不生气吗？旁边有位储户说，她也遇到过这样的事。”

李霞安慰父亲说：“您就别生气了，这算什么？现在一出门就得生气，好不容易碰上个热情的人，十有八九又是骗子。”

“不出门也生气，左邻右舍没完没了地装修，楼下停放的汽车通宵达旦地轰鸣，门缝里安插的乌七八糟的广告，物业公司绞尽脑汁多收费……”

“行了，咱们先带妈妈去看病。等过两天那

储蓄所查出原始单据，如果是他们的错误，我找律师替您向他们索赔。这官司百分之百您胜诉。”

父亲的气消了些，他问李霞：“你又给你妈找了个什么医生？你给你妈找的医生不少了，管用的可不多。你妈不能再折腾了。好人吃那么多药也得生病。”

“这次这个医生可能比较厉害，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妈的病不用吃药马上就会好。”

父亲显然不信，他对女儿说：“这根本不可能，现在利用患者家属的迫切心情骗钱的医生太多了，咱们别上当。”

“我觉得咱们应该试试。”

“咱们带你妈去哪家医院？”

“精神病医院。”

父亲瞪大了眼睛：“你疯了？送你妈去精神病医院看糖尿病？”

李霞往妈妈的卧室推父亲：“我的一个医生朋友在精神病医院住院，咱们去那儿找他给妈妈治病。快帮妈妈穿衣服吧。”

父亲不干：“怎么能让一个精神病人给你妈治病？”

李霞开始给妈妈穿衣服，她对父亲说：“我

会害妈妈吗？虽然如今这社会流行坑蒙拐骗，但您不能连女儿都怀疑吧？”

“女儿骗父母的也不是没有。”父亲嘴上虽然这么说，但他已经在协助李霞搀扶母亲下床。

到精神病医院一病区后，李霞让父亲陪母亲先在探视室等候，她去和护士交涉。刚才那护士还没换班，她对李霞已有好感。

护士拿着大串钥匙去病房领丁永辉。

李霞走进探视室，她看见妈妈被精神病患者的嚎叫声吓得发抖。父亲面色铁青，比从储蓄所回来还难看。李霞明白，倘若丁永辉治不好她妈妈的病，她今天晚上的日子肯定是水深火热。

护士将丁永辉送进探视室，护士看见李霞的母亲奄奄一息的样子，吓了一跳，她问李霞：

“老太太这是怎么了？这样子还来医院探视别人？”

李霞忙说：“没什么，她一看亲人马上就好。”

护士临走时对李霞说：“你知道电铃按钮在哪儿，有事按铃。”

李霞连说谢谢。等护士出去后，李霞急切地对丁永辉说：

“这是我的父母。你看到我妈了，病得很

重。你让袁猎猎行动吧。”

丁永辉显然已和袁猎猎说好了，他坐在李霞母亲身边，握住她瘦骨嶙峋的手。丁永辉小时候见过李霞的妈妈，那是一个气质非凡的少妇。看着眼前弱不禁风的老妪，丁永辉觉得世界上最恐怖最无情的东西是时间。时间是雕刻刀，在所有人的脸上雕刻皱纹是它的技能和嗜好。

丁永辉送袁猎猎过去后，没有像往常那样松开手，他一直握着老太太的手。

李霞的父亲全神贯注地监视面前这个精神病患者给自己的老伴治病。

“他是气功？”父亲小声问李霞，“功不能乱发，如果发错了，会加重病情。”

李霞小声打消父亲的疑虑：“不是气功。”

袁猎猎在丁永辉耳边说：“松手吧，我回来了。”

丁永辉松开老太太的手，他问袁猎猎：“大功告成了？”

袁猎猎小声说：“最多 3 分钟，老太太就鹤发童颜了。”

父亲问李霞：“他和谁说话？”

李霞顾不上理会父亲，她只顾观察母亲。

奇迹出现了，母亲像变了一个人，容光焕发

地站起来，老太太竟然趴在地上做了一个俯卧撑！

父亲呆若木鸡，说不出任何话。

李霞情不自禁地扑上去抱住丁永辉。

和李霞近在咫尺的袁猎猎提醒她："轻点儿轻点儿，别碰坏了我！"

李霞以为是丁永辉和她说话，她抬头看怀中的丁永辉。

丁永辉说："是袁猎猎和你说话。"

李霞更紧地拥抱丁永辉，她对袁猎猎说："谢谢你，袁猎猎！谢谢你救了我妈的命！"

袁猎猎说："你应该谢我当了一回红娘。"

丁永辉忙对袁猎猎说："言之过早，言之过早。这不是爱情，是感激外加忘乎所以。"

李霞更正说："没有感激和忘乎所以就没有爱情。"

丁永辉说："走着瞧吧。"

袁猎猎提醒李霞："来日方长，你现在到了拥抱令堂的时候了。"

李霞回头一看，父母正相依着看她和丁永辉。李霞松开丁永辉，投入父母的怀抱。3个人喜极而泣。

袁猎猎对丁永辉说："这场面真感人，如果

是哲学家，会给这场面起什么名字？”

丁永辉不假思索地说：“拥抱生命。”

袁猎猎又问：“如果是严肃文学家呢？”

丁永辉说：“两代人的碰撞。”

袁猎猎饶有兴致地继续问：“如果是通俗文学家呢？”

丁永辉说：“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

李霞的母亲和父亲一起给丁永辉鞠躬，慌得丁永辉忙还躬不止。

李霞的 BB 机响了，李霞看了一眼显示屏，她拍拍脑袋，问袁猎猎袁世凯爱吃什么。袁猎猎说你问这干什么。李霞说我是电视剧《袁世凯》的史学顾问，导演问我袁世凯爱吃什么，是剧情需要。袁猎猎问电视剧《袁世凯》是贬袁世凯的还是褒袁世凯的，李霞说当然是贬袁世凯的。袁猎猎说对不起，我不能给贬袁世凯的电视剧提供信息，如果是那样，不等于我贬自己吗？

看到李霞为难的样子，丁永辉说：“你就瞎说袁世凯爱吃油炸梨核，反正如今的电视剧都是胡编乱造。”

“也好。我就这么告诉导演。”李霞笑了，“我估计电视剧播出后，导演会要回给我的顾问

酬金。”

丁永辉问李霞：“你现在的头等大事是什么？”

李霞说：“当然是去找吴院长。”

第八章 吴院长迷途知返

正在主持院务会议的吴院长从办公室主任口中得知有一位小姐找他。

吴院长说："等开完会再说。"

这是研究如何提高患者到本院就诊率的会议。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来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少，医院的生存受到了威胁。

办公室主任小声说："她说是事关医院声誉的大事，不能耽搁，她说必须马上见您。"

吴院长想了想，对与会者说："休息 10 分钟。"

吴院长拿着喝水杯往会议室外边走，他对身后的办公室主任说："让她去我的办公室。"

李霞进入吴院长办公室时，吴院长正从饮水机里往自己的水杯里注水。

李霞掏出名片递给吴院长，说："我是丁永

辉的同学。”

吴院长一听丁永辉的名字就皱眉头，但他从李霞的名片上看出李霞是专家级人物。

吴院长说：“请坐。我正在开会，对不起，只能给您10分钟时间。”

李霞开门见山：“丁永辉没有精神病。获得此结论的经过如下：我听说丁永辉因患精神病住院，我今天去医院探视他。开始我也不信他说的病菌集中营之类的事，也认为这是精神病症状。后来他说他治愈了同病房的3个重症精神病患者，我证实了他的话。我将我的患严重糖尿病的母亲送到精神病医院，丁永辉当场治愈了我母亲。我要说的是，您应该立刻接丁永辉出院。”

吴院长注视着李霞，问：“您和丁永辉是亲戚？”

“不是，我们是小学同学。您从精神病的遗传角度推论我和丁永辉是亲戚，我也是精神病。您错了。如果您不同意接丁永辉出院，我会通知记者披露这件事。我有5位同学在著名媒体当记者，还有两位同学是知名律师。倘若丁永辉起诉贵院，患者得知贵院竟然将健康的本院医生送进精神病院，今后谁还敢来贵院看病？”

吴院长沉默。

李霞乘胜进军："您有丰富的医学经验，您真的相信上周三是那位医生治愈的尿毒症患者？你如何解释那患者的突然痊愈？其实证实这件事很简单：您现在和我去精神病医院，如果您身上有什么病，可以当场让丁永辉给您治。如果您没病，您可以带一个患者去。如果丁永辉治不好，我授权您将我也关进精神病医院。"

吴院长继续沉默。

李霞启发吴院长："其实，对于贵院来说，丁永辉这样的人实在是一种财富，他能治愈多少患者？"

吴院长心头一动：倘若真的像丁永辉说的那样，病菌在谁的身上登陆，谁就病了……医院的创收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吴院长精神为之一振，他对李霞说："我现在跟你去精神病医院，如果丁永辉能治好我的病，我就接他出院。"

李霞给吴院长戴高帽："您是干大事的人。"

吴院长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话筒拨号，他吩咐办公室主任院务会议改在明天下午继续开，再派一辆车现在送他去精神病医院。

当丁永辉被护士在一天之内第3次带进探视

室时，他看见了吴院长和李霞。

丁永辉对李霞说："谢谢你！"

李霞说："吴院长身上可能有点儿小毛病，你如果能当场治愈，吴院长就信病菌集中营的事了。他承诺马上接你出院。"

丁永辉激动地问吴院长："您说您的病，我让袁猎猎给您治。"

吴院长看了李霞一眼，脸红了。

丁永辉问吴院长："男性病？"

吴院长窘迫地点点头。

丁永辉凑到吴院长耳边微声说了两个字。

吴院长把劲都使到脖子上了拼命点头。

丁永辉拿不准，他说："这种病也会是病菌造成的吗？我先问问袁猎猎。"

袁猎猎小声对丁永辉说："别问了，我都听见了，是病菌造成的。我能让吴院长振兴。"

丁永辉对吴院长说："袁猎猎说这病也是病菌导致的，它这就去您的身上说服病菌离开您。"

丁永辉握住吴院长的手。

给不计其数患者看过病的吴院长的手竟然在颤抖。

10分钟后，丁永辉对吴院长说："您的病已

经痊愈了。”

吴院长腾地站起来，他几乎是跑进探视室斜对面的厕所。李霞忍不住笑得流出了眼泪。

吴院长光彩照人地回到探视室，他对丁永辉说：“好了！真的好了！很厉害！小丁，是我冤枉你了！我向你道歉！我现在就给你办出院手续！”

这回是丁永辉冲上去和李霞紧紧拥抱，被丁永辉簇拥得喘不过气来的李霞说：“我按电铃叫护士了？”

丁永辉说：“叫吧，叫她给我办出院手续。”

吴院长走出探视室对值班的护士说：

“我接丁永辉出院。”

护士瞪大了眼睛，说：“病人出院得医生开出院通知书，你说出院可不管用。”

吴院长说：“你给胡院长打个电话，让他来这儿。”

“你认识我们胡院长？”

“你打吧，我和他说。”

胡院长很快来到一病区见吴院长。

胡院长和吴院长热烈握手，胡说：“你来了怎么事先不打招呼？慢待慢待！”

“我来接丁永辉出院，他好了。”

胡院长惊讶：“好了？我怎么昨天还听丁永辉的医生说他更重了？”

“确实好了，你让医生给他办出院手续吧，我是专程来接他的。”

胡院长疑惑地走进探视室，他问丁永辉：“医院是病菌集中营吗？”

李霞冲丁永辉使眼色。

丁永辉撒谎说：“不是。”

胡院长再问：“病是医生治好的还是病菌撤离导致的？”

丁永辉颠倒黑白：“是医生治好的。”

胡院长离开探视室，对走廊里的吴院长说：“还真好了。我让医生给他开出院通知单。”

探视室里，袁猎猎和丁永辉吵得不可开交。袁猎猎指责丁永辉昧着良心说话，还说如果日本人再来侵略，丁永辉准是汉奸。丁永辉说这是策略。袁猎猎说江姐如果讲策略就不会英勇就义了，那不叫策略，叫叛变。

李霞赶紧从中斡旋，她甚至策略地对袁猎猎大说袁世凯的好话，袁猎猎才渐渐熄了火。

吴院长亲自接丁永辉出院，这在医院算是特大新闻。化验室朱主任由此对丁永辉殷勤有加。

丁永辉恢复在化验室上班。他不知道，更大的麻烦事在后边等着他。

第九章 锁定马科长

星期三的早晨，丁永辉正在卫生间洗漱，突然袁猎猎说："你不能见死不救！我有生命危险。"

丁永辉吐出嘴里的牙膏沫，问："你生病了？"

"为了你的利益，我先后说服那么多各色病菌同胞离开它们的航空母舰。现在它们来找我了，让我给它们物色新的栖息地，否则它们就要杀了我。特别是你们吴院长身上的那种病菌，它们威胁我说，如果3天内我不能给它们找到新的航母，它们就要在你身上登陆。"

丁永辉一屁股坐在地上，说："万万不可！使不得！我想办法！"

"3天期限。实话跟你说，吴院长的病菌已经在你衣服上待命了，是我力劝它们不要轻举妄

动。”

丁永辉急忙从地上爬起来，连嘴角的牙膏屑都顾不上擦，说：

“拜托你千万继续规劝它们！我正准备这两天和李霞发展关系，它们绝对不能在这紧要关头干釜底抽薪的事，那可就真的毁了我了。我这就想办法给它们物色新的栖息地。”

袁猎猎说：“你不至于慌成这样吧？我赞成你和李霞发展，能说袁世凯好话的人，如今不多见，你的眼力不错。我懂发展是硬道理，我不会拆你的台。不过你也要体谅我的难处。我毕竟还要在病菌坛混。”

“病菌坛？”丁永辉不懂，“一个罐子？”

袁猎猎反问：“你们人类管足球界叫什么？”

“绿茵场。”

“叫足坛。你们还管文学界叫文坛。还有体坛、政坛、影坛……”

丁永辉明白了：“于是你们就人云亦云管自己叫病菌坛。”

“正是。你该上班了，你看都几点了？”

丁永辉胡乱吃了个面包，赶往医院上班。

丁永辉坐在化验室里发呆，他为病菌找航母

的事发愁。

袁猎猎趁化验室里没人，问丁永辉："你怎么了？你不用为吴院长的病菌在你身上待命而吓得魂不守舍，你还信不过我？"

丁永辉长叹了口气，说："我是为你的同胞物色航母的事发愁。用你的话说，我是医坛的人。你想想，作为医坛的人，做让病菌离开患者的事可以，假如我让病菌在健康人身上登陆，甚至为病菌指引方向，我还配是医坛成员吗？"

袁猎猎正色道："这事你可不能打退堂鼓！事关咱们两个的安危，来不得半点儿犹豫和彷徨！"

丁永辉正想说什么，朱主任进来了，他欲言又止。

朱主任对丁永辉说："小丁，吴院长请你去他的办公室，现在。"

丁永辉不安地问："什么事？"

朱主任说："不知道。我估计是好事。往常吴院长都是说'让'谁谁去他的办公室，而今天他却说'请'丁永辉去他的办公室。你放心去吧。"

丁永辉去吴院长办公室。

吴院长站起来欢迎丁永辉："小丁，坐坐，回来后工作怎么样？来，尝尝500元一两的龙井茶。"

吴院长从一个精致的盒子里拿出茶叶，给丁永辉沏茶。

丁永辉受宠若惊地站起来双手接茶杯。

吴院长没像以往那样坐在大办公桌后边和来者谈话，他一反常态坐在丁永辉身边，摆出促膝谈心的架式。

丁永辉注视着在滚烫的茶杯里痛苦地上下沉浮的茶叶，不知所措。

吴院长慈父般地问："小丁，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没有？"

丁永辉忙说没有没有。

吴院长又问："生活上呢？有对象了没有？我看那个李霞不错嘛，我觉得她对你有那么点儿意思，你可要抓紧呦。我是过来人，机不可失呀，啊，哈哈……"

丁永辉喝了口茶，确实香。

吴院长说："你的高级职称问题包在我身上了，像你这样钻研业务的年轻人，如今太少了。"

丁永辉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吴院长往丁永辉身边又靠了靠，亲密无间地对他说："小丁呀，随着医疗改革，如今办医院是越来越难了。来医院就诊的人与日递减。咱们医院光是在职的员工就有912人，加上离退休人员，有1千多人，这么多人要吃饭，现在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咱们得想办法创收，让患者多来咱们医院看病。"

丁永辉建议说："应该改善服务。就说患者来看一次病吧，挂号排一次队，候诊排一次队，化验划价排一次队，化验交费排一次队，取药划价再排一次队，取药交费再再排一次队，最后取药还得排一次队。"

吴院长说："是是，应该改善服务，但中国人的素质就这么低，你也见过我在大会上多次做全院员工的思想工作，可他们就是我行我素，该和患者吵架还继续吵，没辙。咱们得想个立竿见影的办法。"

丁永辉不知道吴院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吴院长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小丁，现在能救咱们医院的，只有你了。"

丁永辉一愣："我？"

"小丁，我说说我的想法。你指挥袁猎猎动员咱们医院病菌集中营的病菌们，去健康人身上

落户，增加咱们医院的收入。”

丁永辉扭头诧异地看吴院长：“您怎么会想出这样损的办法？”

吴院长语重心长地说：“小丁，这就是你不对了。我认为，袁猎猎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和善解人意的病菌。由此推论，其他病菌也差不到哪儿去。它们之所以使人生病，也是迫不得已，是它们的生存需要。换句话说，咱们也应该尊重它们的‘人权’。我觉得，病菌肯定愿意待在人身上，你想没想过，如果你让所有病菌离开人，你是救了人类，可你害了病菌，害了包括袁猎猎在内的所有病菌。你不自私？你不残忍？”

袁猎猎小声在丁永辉耳边喊：“吴院长万岁。”

吴院长继续说：“我不是让你指挥病菌呆在某个人身上永远不走直至弄死他，我是让你指挥病菌只在某个人身上逗留，懂吗？是逗留，不是永久居留。这样的情景难道不皆大欢喜：健康人病了，来咱们医院就诊，一个月后，咱们治愈了他，他付钱给咱们，咱们拿这钱给员工发工资，添置设备。又一个人病了，咱们又治愈了她，她又留下钱……如此良性循环，何乐而不为？”

丁永辉问：“咱们医院服务这么差，你怎么

能确保患者来咱们医院就诊？”

吴院长胸有成竹：“你指挥咱院的病菌只去和咱们医院有医疗合同的单位的员工身上登陆。这事还得抓紧，我听说医疗改革的下一步是取消医疗合同医院，患者有选择医院的权利。”

丁永辉喝了一口茶，他全吐了出来，那分明是屠杀茶叶后浸泡茶叶死尸的腐汤烂水。

吴院长给丁永辉捶背：“慢点儿喝，别呛着。”

袁猎猎对丁永辉小声说：“你必须答应吴院长！”

吴院长对丁永辉说：“事成之后，我保证举荐你当副院长。”

丁永辉侧过头，对吴院长说：“你根本不配当院长。”

吴院长冷静地说：“再配的人，坐到这个职位上，也会变不配了。换了你当官也一样，概莫能外。这不是个人品质的事。”

袁猎猎小声威胁丁永辉：“如果你不同意，我就给吴院长的病菌在你身上居留发放绿卡了！”

丁永辉大声说：“袁猎猎！你尽管给它们办理永久居留权！我不在乎，我还告诉你，如果因

为这个我不能怎么着了，李霞笃定和我白头到老！退一万步说，就算她由于这个不要我了，我也不在乎。男人最重要的是品质坚挺，其他都是扯蛋！”

丁永辉说完把手中的茶杯摔在地上，拂袖而去。

吴院长坐在沙发上，将听见玻璃破碎声闯进来看究竟的办公室主任骂了个狗血淋头。

在回化验室的路上，原本以为袁猎猎会和他大吵大闹的丁永辉竟然没听见袁猎猎说一句话。

丁永辉边走边问：“袁猎猎，你怎么不说话？忙着给它们办签证哪！”

袁猎猎说：“我服你了。真硬。”

“你尽管报复我。”

袁猎猎叹了口气，说：“像你这样的人，即使我给它们办在你身上住100年的永久居留权，它们也奈何不了你。骨头硬，谁也没办法。”

丁永辉问袁猎猎：“那你怎么办？”

袁猎猎无可奈何地说：“等死呗。它们非生吞了我。”

丁永辉不安地说：“真对不起……”

“其实你也就是成全了自己的良心。我的同胞没有你或我的指引就不能在人身上登陆？笑

话，真要是这样，你们人类自古就没有生病的人了，也就没有你上医科大学的机会了。它们之所以缠着我，只不过是不想让我当叛徒罢了。”

丁永辉在化验室门口停住了。他思索袁猎猎的话。

两天过去了，出乎意料，吴院长没有像丁永辉预感的那样立刻报复他。丁永辉在食堂邂逅吴院长时，吴院长依然对丁永辉笑容可掬。

这是病菌同胞给袁猎猎的最后一天期限。

丁永辉心烦意乱地在化验室不知做什么好。他无意间瞥见报纸上的一则新闻的标题：《贫困县的百万红包书记》。

丁永辉拿起报纸看，那新闻说有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几年来收取红包达上百万元，那贪官还直言不讳地说：当官不收钱，白给都不去。

丁永辉在上大学实习时去的是一个省级贫困县，省级贫困就已经令丁永辉瞠目结舌了，老百姓炕上那一团脏烂不堪的破棉絮是全家人共享的唯一财富。身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县委书记，竟然在不毛之地靠收受红包成为百万富翁！怒火中烧的丁永辉无意中将目光停留在显微镜上。

一个念头不可阻挠地在丁永辉心中产生了：

指引病菌去贪官身上定居。

此举可谓一举三得：

一、使袁猎猎摆脱困境。使病菌有人可依；

二、使普通百姓免遭生病之苦；

三、为民除害。

丁永辉一拳砸在桌子上，说："太棒了！"

桌上的显微镜和化验用的瓶瓶罐罐玻璃器皿一通摇晃。同事们都吃惊地看丁永辉，朱主任责怪丁永辉。丁永辉一边往门外走一边笑容满面地连连对大家说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在走廊里，袁猎猎问丁永辉："你发什么疯？吓了我一跳！"

丁永辉看四周没人，兴奋地告诉袁猎猎："你获救了！我决定给你的同胞指引登陆方向。"

袁猎猎长出了口气，说："你终于想通了，算我没看错人，你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

丁永辉兴奋得双颊通红："知道我们人类中的贪官吗？"

"知道，贪官不就是手中握有权力的下三滥吗？"

"理解正确。官员本应该是老百姓的佣人，也叫仆人。"

袁猎猎纠正丁永辉："是公仆，好多人的公用仆人，一仆百主甚至一仆千主一仆万主一仆亿主。"

"是这么回事。可有的官员反仆为主，不但不伺候老百姓，反而贪污受贿欺压剥削老百姓……"

袁猎猎插话："这就是贪官。"

"你不要老打断我的话。刚才我从报纸上看到一个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受贿百万元，我灵机一动，就让你的同胞去贪官身上落户！"

"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可你怎么知道谁是贪官呢？依我看，越是贪官越可能掩盖伪装自己，没准人家表面还是优秀公仆先进模范人物呢。"

丁永辉胸有成竹地说："咱们就从媒介上搜集贪官名单，比如刚才我说的那个红包书记，错不了，百分之百的贪官。"

袁猎猎出乎意料地说："那你可就真是在干缺德事了，我坚决不同意！"

丁永辉以为自己听错了，说："你说什么？这是缺德事？你不干？"

袁猎猎问："媒介上公布的贪官，是不是都被揭露出来了？"

“那当然。”

袁猎猎继续问：“贪官被揭露出来的结局是什么？”

“那还用说，死刑或蹲监狱呀！”

“判死刑的贪官咱们不用在他身上登陆，他反正也活不成了。而对于蹲监狱的那些贪官，我们病菌在他身上登陆意味着什么？”

“生病呀！”

“生病意味着什么？”

“受罪呀！”

“你错了，生病对犯人意味着保外就医！保外就医懂吗？离开大牢去治病。这是犯人求之不得的美事，对犯人来说，保外就医和上天堂差不多。你不等于帮贪官了吗？不是缺德事？”

丁永辉哑口无言。

袁猎猎说：“指引我的同胞往贪官身上登陆，这构思真不错。但咱们得找隐藏的没有被发现的贪官。”

丁永辉为难：“这事难度就大了，连检察院反贪局纪委都没发现的贪官，我怎么能发现？再弄出冤假错案，把清官当贪官登陆了，那可真是害了老百姓。”

袁猎猎想了想，说：“咱们可以先在身边

找，你们医院有没有贪官？找出个把，先解我的燃眉之急。”

丁永辉一边在走廊里转悠一边在脑子里给院领导排队。

片刻后，丁永辉说：“都说基建科马科长在发包工程时受贿，我们医院的宿舍楼质量特差，连暖气管子都比别的楼细好多，可咱们没有证据呀！”

“这好办，马科长身上现在虽然没有病菌，但肯定有细菌。用你的话说，既然我们是致病的细菌，就肯定和不致病的细菌是亲戚，最远也算姑表亲。我派病菌过去调查一下就行了，他如果干坏事，瞒得了检察院，绝对瞒不了他自己身上的细菌。”

丁永辉乐了：“你智商不低。”

袁猎猎得意：“名人之后嘛。”

丁永辉问：“还得我和马科长握手送你过去？这难度好像挺大，我和他连话都说不上。”

“不用我亲自出马，我派会飞的病菌去。医院里到处都是会飞的病菌，联系特方便。”

“你们也有网络。”

“和我们的网络相比，你们人类的因特网特幼稚原始。”

丁永辉想了想，说："因为是头一次，再加上又是本院的同事，事关重大，弄错了我的良心过不去。这次最好还是你亲自出马。"

"也好。咱们是宁肯放过一千，绝不错杀一个。这是哪位人的话？"

丁永辉说："汪精卫。你引用反了。他当年杀共产党的方针是宁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袁猎猎暂别丁永辉，去马科长身上微服私访。

第十章 女细菌大义灭亲

袁猎猎在本院病菌集中营里是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资格老，又有袁世凯的招牌拉大旗作虎皮，袁猎猎在这座病菌集中营里属于一言九鼎的档次，从尿毒症病菌都服从它从患者身上撤退一事可见一斑。

袁猎猎由4名飞病菌抬着飞离丁永辉，它一路上同病菌集中营里不计其数的同胞打招呼。

一个肝癌病菌问袁猎猎："你去哪儿？"

袁猎猎说："我去基建科。"

肝癌病菌好奇："去基建科干什么？"

袁猎猎说："听说那儿有一艘不错的航空母舰。"

听说有好的栖息地，肝癌病菌央求袁猎猎："让给我吧，我原来的航母死后，我已经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一个月了。我认识基建科，我给

你当向导。”

袁猎猎说：“我欠好多同胞航母呢，还轮不上你。不过如果马科长真是贪官，你和尿毒症病菌、糖尿病病菌还有吴院长的病菌一块儿上也行。”

肝癌病菌于心不忍：“这么多病菌弄到一个人身上？你的仇人？”

“就算是吧，我现在去调查他，怕弄错了。你带路吧。”

肝癌病菌建议：“基建科在5层，坐电梯省事。”

袁猎猎反对：“坐电梯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没人按5层，咱们还得来回坐碰运气。我不喜欢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掌握，咱们还是从楼梯上去吧，想在几层停就在几层停。”

袁猎猎在肝癌病菌的引导下进入基建科，袁猎猎问基建科办公室里的病菌哪位是马科长，基建科的病菌指给它看。

马科长个子偏矮，眉清目秀，看上去一身正气。

“就在靠窗户那个人身上着陆。”袁猎猎对抬着它飞行的4个飞病菌说。

手拉手组成飞行器的4个飞病菌在马科长身

上平稳地降落了，就像飞机在航空母舰上着陆。

袁猎猎下“飞机”后对飞病菌说：“你们在这儿等我。”

袁猎猎同马科长身上的细菌热情地打招呼，细菌们明显地对袁猎猎这个病菌唯恐避之不及。

袁猎猎强行拉住一个女细菌，问：“你干吗躲我？”

女细菌说：“你是病菌，是坏蛋。难道你指望我拥抱你？”

袁猎猎正色道：“再坏的群体中也有好人，再好的群体中也有坏人。懂吗？我就是一个好病菌，我来马科长身上是执行一项神圣的使命。”

女细菌上下打量袁猎猎，说：“你？神圣的使命？”

“别小看我，告诉你，我是袁世凯身上的病菌！”

女细菌笑了：“原来你和袁世凯是一家子，就是那个什么本事没有无功受禄一心想过皇帝瘾的窃国大盗？”

袁猎猎勃然大怒：“住口，休得无礼！告诉你，我是来惩治贪官的，是人类委托我来的。”

“越说越滑稽了，人类会和你一个病菌联手做事？人类和病菌打交道只有一件事，就是千方

百计杀死你们。”

袁猎猎将丁永辉和它的交情讲给女细菌听。讲完时，袁猎猎发现自己身边已经聚集了不少听讲的细菌。

一个老细菌问袁猎猎：“这么说，你是要帮人类做事的病菌？”

“正是。我是地球上第一个和人类沟通的病菌。让我们病菌从此只在贪官身上登陆，这想法怎么样？”

女细菌说：“那今后医院不成贪官集中营了？”

老细菌说：“病菌集中营加贪官集中营，以毒攻毒，同流合污。”

袁猎猎瞪那细菌。

女细菌对袁猎猎说：“我看这事不错，你好像需要我们帮你吧？”

袁猎猎如释重负，说：“据说马科长是贪官。你们最了解他，他干什么都瞒不过你们。他到底怎么样？我看他不像坏人。”

细菌们七嘴八舌：“马科长特黑。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今管建筑的官儿有几个不受贿的？”

“前年医院门诊楼装修，装修公司塞给马科

长10万元，那捆钱是银行原装捆的，腰条封条线绳一应俱全，特结实特有条理，硬梆梆的像块砖头，钱上的病菌特多，那些病菌在马科长身上登陆后还调戏我们细菌里的女孩子，幸亏马科长手洗得及时……”

“大前年医院盖新楼，一个叫杨建的工头送给马科长25万元，马科长答应杨建把工程发包给他，后来另一家建筑队一个姓姜的头儿许愿给马科长30万元，马科长把这个信息巧妙地传递给杨建，杨建只得追加了6万元。就跟拍卖会似的。”

“上个月医院整修大门，就这么一个门，马科长还收了3000元贿赂。”

“听说如今单位基建科长或基建处长都得大学建筑系毕业的人才能当，如今报名上大学建筑系的人多得不得了，醉翁之意不在酒……”

“马科长前天还在家里收了……”

“大前年的3月……”

“就在昨天……”

“马科长把钱藏在……”

老细菌突然想起什么，它提醒细菌同胞：“咱们这么揭批马科长，肯定导致大批病菌在马科长身上登陆，那样一来，咱们细菌的好日子可

就没了。一旦它们治死马科长，咱们就该背井离乡了。”

细菌们立刻鸦雀无声了。

女细菌说：“与其和马科长这样的人渣为伍，还不如死了。连人家病菌都痛恨贪官，咱们细菌更应该揭竿而起。”

细菌们都说是这么回事，于是揭批继续进行，而且上了一个层次，向纵深发展。

马科长在办公室里一本正经地主持科里的工作，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袁猎猎正如火如荼地在他身上取证。

大约半个小时后，袁猎猎将它获得的有关马科长的信息向丁永辉通报：

“细菌很够意思，将它们目睹的马科长的所作所为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我们，很有大义灭亲的味道。马科长还嫖过娼呢，第 17 次最绝，是和……”

丁永辉打断袁猎猎的话：“行了行了，我对这些没兴趣，说关于受贿方面的。”

袁猎猎嘟囔：“假正经……”

“你说什么？”

袁猎猎忙说：“我说马科长是假正经。马科长在发包医院建筑工程中共计收受施工队贿赂

712769.23元。在招标时，哪家施工队给他钱多，他把工程包给谁。所以你们的暖气管子比别人的细。”

丁永辉咬牙切齿地说：“你可以通知病菌去马科长身上安家落户了。”

袁猎猎说：“不是一种病菌，是4种。”

丁永辉问：“哪儿来这么多？”

袁猎猎给丁永辉报帐：

“那农村人身上的尿毒症病菌，李霞妈妈身上的糖尿病病菌，吴院长身上的病菌，还有刚才帮我找马科长的肝癌病菌。轰炸你的多国部队的精神病病菌我还没算呢！”

丁永辉犹豫：“太多了吧？好像有点儿不人道。”

“那你必须在今天24点前再给我找一个贪官。其实你大可不必对马科长这种贪官发慈悲，受贿70万多呀！10万就够枪毙了。”

丁永辉一跺脚，说：“都去他身上吧！”

第十一章 祸从天降

马科长叫马予贰。他从名牌大学建筑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医院基建科工作。由于他能力不俗，加之工作勤奋，人缘又好，在短短3年时间里，马予贰从技术员升为一科之长。

在上大学时，马予贰和同学聊天时最痛恨的是贪官污吏。他参加过一次学生会组织的演讲比赛，他演讲的题目是《通过贪官污吏的手给国家把脉》。马予贰的演讲以全票荣获第一名。他演讲期间最长的一次掌声持续了8分钟之久。

马予贰当上基建科长开始面对贿赂时，他才明白老百姓痛恨贪官属于狐狸吃不上葡萄说葡萄是酸的。马予贰收取的第一笔贿金是7万元人民币，那是一笔他无法拒绝的钱，当时的7万元对他来说是天文数字。当马予贰揣着那滚烫的钱离开餐厅的包间时，他不由自主想起电影《教父》

中的一句台词："给他一笔他拒绝不了的钱！"

马予贰这才清楚，很多贪官是被"拒绝不了的钱"打败的。

当马予贰将这笔钱忐忑不安地交给妻子汪滢时，他在等待妻子的裁决。汪滢是一家国有企业的党办主任。马予贰在回家的路上想好了，如果汪滢不让要这笔钱，他就明天退回去。

汪滢一张一张数那百元钞，反复数了几乎一个通宵，她还翻来覆去狂吻钞票上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妻子给马予贰受贿开了绿灯。

马予贰提醒妻子："早晚会掉脑袋吧？纸里包不住火。"

汪滢亲了一下手中的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说："被抓出来的贪官连贪官中的1%都到不了，没被抓出来的是绝大多数。咱们小心点儿。就说我们厂的陈副书记吧，他是拿了人家的钱不给人家办事，人家能不向检察院举报他吗？咱们别干这种傻事，拿了人家的钱就必须给人家办事，否则坚决不能要。没事。如今当官的，有几个一尘不染？"

马予贰说："我是想干大事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让后人把我的头像印在钞票上。不择手段

弄钞票的人不可能被印到钞票上。”

汪滢撇嘴：“歇吧你，还印在钞票上呢！能上钞票的，都是开国元勋级的，你想另立中央？”

“我收钱可是人命关天。”

“你这话什么意思？”

“只有偷工减料的建筑商才行贿，他们给咱们的钱不会从他们的腰包里出，是从建筑材料上出。”

“那也不可能是纸糊的房子。你是杞人忧天。塌不了。”

“一地震就露馅了。”

“哪儿有那么多地震，你盼点儿好行不行？这样吧，咱们也别多要，攒够50万见好就收，怎么样？50万以后，您继续往您的头像印上钞票的人生目标奋斗。”

马予贰同意。

汪滢关了灯，床上铺的全是钞票。

马予贰在黑暗中不安：“把老人家压在下边不合适吧？”

汪滢说：“我喜欢，感觉特好。”

马予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受贿够50万后，他又制定了100万见好就收的5年计划和

200万见好就收的远景目标规划。贪婪吞噬了马予贰，就连医院花园翻铺一条5米长的羊肠石子小道，马予贰都要雁过拔毛。

自从沾腥后，马予贰在工作上更加勤奋，年年被评为医院的先进工作者。

在这个看似普通的周五晚上，马予贰和汪滢晚餐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是一台规模宏大的晚会。汪滢爱看电视晚会。

两位电视晚会主持人挤眉弄眼地背诵事先捏估好的台词，汪滢兴致勃勃目不转睛地看。

马予贰关上电视机，说："早点儿睡吧，明天我要去工地。"

深更半夜时，不知为什么汪滢在床上和马予贰大打出手。

正当汪滢闹得不可开交时，马予贰的腰部和肝区突然剧痛，他还感觉口渴和浑身无力。

汪滢愤怒地抱着被子去客厅的沙发上睡觉。马予贰疼得在床上打滚。

习惯于电视节目主持人矫揉造作表演的汪滢对卧室里传出的惨叫声充耳不闻。她有免疫力。

深夜马予贰的喊叫声惊动了左邻右舍上邻下舍，当邻居们认定这不属于正常范围的喊叫后，他们来敲马科长的门了。

汪滢无可奈何地开门。

这是医院的宿舍楼，住的都是同事。内三科刘副主任披着睡衣问汪滢：“是马科长喊吗？”

汪滢点点头。

刘副主任问：“他怎么了？”

汪滢若无其事地说：“我们拌了两句嘴，他就……”

卧室里传出马予贰天问式的呐喊，声音里带血。

刘副主任歪头听，说：“马科长有事。我能进去看看吗？”

别的医学专家级邻居在临床短暂学术讨论后也推断说马科长声音不对。

听他们这么一说，汪滢也觉出马予贰的喊叫声是过了点儿，她带着邻居们往卧室走。

眼前的景象令汪滢和众人目瞪口呆，马予贰在地上打滚，他的一只手死死攥住一只床腿，硕大的双人床被他从窗前拉到了墙跟儿。

刘副主任问汪滢：“马科长吸毒？”

汪滢脱口而出：“你他妈胡说！”

刘副主任挨了骂还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汪滢蹲下问丈夫：“予贰，你怎么了？我就

说了那么几句话，你不至于这样吧？”

刘副主任对身边的邻居说：“来，咱们把马科长抬到床上，我给他做检查。”

大家七手八脚将马予贰弄到床上。

刘副主任问马予贰：“马科长，你怎么不舒服？”

马予贰断断续续说：“……疼……疼死……我……了……”

刘副主任问：“哪儿疼？”

马予贰先指腰后指肝，说：“这……还有……这……”

刘副主任在马予贰身上又摸又按，他皱着眉头问汪滢：“最近马科长身体没什么异常？”

汪滢说：“没有。”

刘主任对汪滢说：“他情况很不好，必须立刻送咱们医院。你去打电话叫咱们医院的救护车来。”

宿舍楼离医院很近，马予贰被抬进急诊室。在急诊室值夜班的阎医生认识马科长，他立即为马科长提供一流的医疗服务。抽血的抽血，检查的检查，接尿的接尿。

阎医生将汪滢叫到走廊里，小声对她说：“马科长身体一直很好吧？”

汪滢拼命点头。

阎医生说："我记得马科长去年还是院运动会马拉松跑亚军呢。"

汪滢说："没错。他和我结婚后几乎没生过病。您给他检查出什么来了？"

阎医生不置可否地说："很奇怪，他有肝硬化、尿毒症和糖尿病的症状，当然这还得进一步做各种检查，但有些症状太明显了。"

汪滢懵了，她不顾一切地冲进急救室，摇着马予贰哭喊道："予贰，是我不好，我向你道歉，我不是要你肝硬……"

几名护士拉开汪滢。

阎医生给吴院长打了电话。

作为一院之长，在熟睡中被电话叫醒是家常便饭。吴院长看了看表：清晨4点。

"什么？马科长病危？胡说，昨天下午我还和他谈了30分钟！"吴院长在枕头上对着电话听筒说。

吴院长赶到急救室，汪滢在门外的椅子上哭。吴院长进屋看见注射了杜冷丁的马予贰暂时不叫了。阎医生向吴院长介绍马予贰的病情初步诊断。

吴院长注视着和昨天判若两人的马科长，对

阎医生说："一个人怎么可能突然同时得好几种绝症？！"

阎医生说："太不可思议了。"

吴院长问阎医生："小汪怎么说？"

阎医生看了看门外的汪滢，说："她说他们晚上吵了一架，没别的了。"

"这和吵架没有关系。"

"我也这么想。"

吴院长突然想起大多数夫妻晚上吵架都有相同的起因。他呆了：尿毒症？那个被丁永辉救了的农村汉子不就是尿毒症吗？李霞的母亲是糖尿病。还有我身上的那种病菌，都去了马科长身上？可肝癌是谁的？

吴院长把阎医生支出去："你再去问问小汪最近马科长的身体状况。"

看到吴院长亲自赶来，马予贰已经意识到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

等阎医生出去后，吴院长俯身问马予贰："你是不是还有那个病？"

马予贰不明白吴院长指的是什么病，他问："什么病？"

吴院长用显而易见的目光看马予贰下边。

马予贰吃惊："您怎么知道？"

吴院长全身战栗，他颤抖着声音问马予贰：“你和化验室的丁永辉有仇吗？”

马予贰纳闷：“丁永辉？我不认识，这和我的病有关系吗？下毒？”

吴院长忙说：“没关系，当然没关系。你不认识他？”

“绝对不认识。”

“你好好治病，我吩咐他们给你用最好的药。”

“谢谢院长。”

吴院长已经睡意全无，他到自己的办公室给化验室朱主任家打电话。

吴院长：“老朱吗？对不起，这么早给你打电话，我是吴瞳。”

“吴院长您好！您这么早就工作了？您看看我，现在还没起。”

“才 5 点。有个事问你，丁永辉今天值班吗？”

“小丁今天休息。”

“你有他住所的电话吗？”

“有……您这么急找他……又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你给我他的电话，我有个事向他

咨询。”

朱主任起身找出电话本，将丁永辉住所的电话号码告诉吴院长。吴院长记完电话号码后，又问了丁永辉住所的门牌号码。

吴院长决定直接去丁永辉家找他。

喜欢在周末睡懒觉的丁永辉被门铃吵醒了。

丁永辉看了一眼表，骂道：“谁这么混蛋。”

袁猎猎也骂：“我正做好梦呢，袁世凯给我加官进爵，全被搅了。”

丁永辉不起床，门铃不依不饶地叫。

袁猎猎提醒丁永辉：“不会是李霞吧？”

丁永辉一骨碌爬起来，他从门镜往外窥视。

丁永辉惊奇：“怎么会是他？”

袁猎猎问：“谁？”

丁永辉回卧室穿衣服：“吴院长！”

袁猎猎亦惊奇。

吴院长进屋后吸吸鼻子，被丁永辉拘留了一夜的空气显得污浊不堪，每一口都是丁永辉吐出来的。

丁永辉打开窗户。

吴院长开门见山：“小丁，马科长的病是你弄出来的吧？”

丁永辉稍微愣了一下，马上就说："马科长？什么马科长？我听不懂您的话。"

吴院长已经看出丁永辉是元凶，他说："你不能打咱们本院职工的主意。"

丁永辉看着吴院长，眼神分明是问为什么。

吴院长清楚自己绝对不能得罪丁永辉，他转用和蔼口气对丁永辉说：

"前些天我考虑创收要求你让袁猎猎们去咱们合同医疗单位，你拒绝了。我不强求你。但你不能雪上加霜让咱们本院的员工生病，本来咱们的钱就不够用，还要为自己的员工支付医疗费，这说得过去吗？"

丁永辉不知所措，他没从这个角度想过。

吴院长说："尿毒症没有 30 万拿得下来？还有肝癌……"

丁永辉打断吴院长的话，说："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但我可以向您保证。保证什么我不说。现在我要睡觉了。"

吴院长感激得跟孙子似的说："谢谢你，小丁。谢谢。"

吴院长走后，袁猎猎不满地说："你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应他不惩治你们院的贪官了？"

丁永辉撒完尿从卫生间出来，一边脱衣服一

边说："放他一马吧，看在他接我从精神病院出来的份上。实话说，弄本院的我也下不去手。"

"我也跟你说实话，自从昨天我给那些病菌指路去马科长身上登陆后，又有好多病菌慕名而来找我，请我向它们推荐航母，我怎么办？"

"照你这么推论下去，全世界的病菌都会来找你当红娘，我受得了吗？你是不是吃什么回扣了？"

"王八蛋才吃回扣！我问你，如果病菌都去贪官污吏身上，好人不就可以长命百岁了吗？人类憧憬了几万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就由你给实现了吗？"

丁永辉坐在床沿上点头：

"这倒是。笃定的流芳千古的业绩。可我到哪儿去找那么多贪官？"

袁猎猎出主意："不用急，慢慢来。先找李霞帮忙，让她给咱们提供他们单位的贪官名单。"

"一个社科所，又不是权力机构，货源不会太充足。"

"没准儿池浅王八多。"

第十二章 李霞加盟

周末的上午，李霞醒来后，赖在床上看书。床头柜上的电话铃响了。李霞放下书，接电话。

“我是丁永辉，你在干什么？”

“看书。”

“我现在能去你家吗？”

“我还没起床呢，你过一个小时来吧。”

李霞穿衣服。

一个半小时后，丁永辉坐在李霞的房间里。李霞的妈妈红光满面地给丁永辉端茶倒水鞍前马后伺候。

等李母出去后，丁永辉关上房间门，对李霞说：“我有事求你。”

李霞笑：“你又碰上谭嗣同身上的病菌了？”

丁永辉喝了口茶，说："你妈妈身上的糖尿病病菌离开你妈妈身上后，非得让袁猎猎再给它们物色新的栖息地，否则就要收拾袁猎猎。"

李霞紧张了："你不会让它们当还乡团吧？"

"我怎么可能害丈母娘呢！"

信奉独身主义的李霞瞪丁永辉，说："谁是你的丈母娘？"

"伯母身上的糖尿病病菌现在我们医院基建科马科长身上。可把他治惨了……"

李霞腾地站起来："丁永辉，你怎么能干这种事？！"

丁永辉伸双手将李霞按坐下："马科长是贪官。你同情他干什么？"

丁永辉详述经过，包括袁猎猎到马科长身上深入虎穴取证。

李霞转怒为喜："大快人心。一个小小的基建科长，竟然能受贿那么多钱！"

丁永辉又将吴院长清晨登门造访的事告诉李霞。他还说自己已经答应吴院长不给捉襟见肘的医院账号雪上加霜了。

李霞明察秋毫地说："不许你打我们社科所领导的主意。"

“我们的原则是，不冤枉一个好官，不放过一个坏官。你给我你们社科所领导的名单，我派袁猎猎一个一个去调查。查实的，我们就不客气了。袁猎猎说了，如果是清官，如果这位清官身上有疾病，袁猎猎保证说服他身上的病菌搬家去贪官身上。”

李霞发自肺腑地说：“太棒了！太棒了！我这就给你列名单，从所长开始。”

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申副所长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晚期鼻癌会在瞬间痊愈，而……

第十三章　袁猎猎周密取证

周一上午，李霞骑自行车去上班。虽然她的装束和交通工具同往日没有区别，但她的感觉却不同：袁猎猎在她身上。

昨天深夜，丁永辉和李霞就袁猎猎如何去社科所诸位领导身上侦查一事起码探讨了两个小时，丁永辉提议由他在社科所门外佯装闲逛，袁猎猎在他身上待命。然后李霞出来假装买报纸，和丁永辉接上头后，她告诉袁猎猎各位领导所处的房间，袁猎猎再乘坐飞病菌直奔目标。袁猎猎说最好领导集中在一个房间开会，这样可以节省时间，要不飞病菌在社科所陌生的环境里飞来飞去肯定有事倍功半的时候，如今什么都讲究效率。李霞说每周一下午是所领导开例会的时间。袁猎猎说下午我可等不及了。丁永辉对李霞说，要不就让袁猎猎跟你去，省得我跟地下党似的在

你们所门口转悠了。袁猎猎赞成。李霞担心地问丁永辉，让一个病菌呆在她身上没有引狼入室的问题吧。袁猎猎说我去你身上是你的运气你别得了便宜卖乖。李霞反驳说病菌上身怎么能说是运气？袁猎猎说我等于是你的保镖了，真正的保镖是不露形的，让人看见了那不是保镖是靶子。

商议的结果，是袁猎猎周一上午潜伏在李霞身上去社科所。李霞下班后，再将袁猎猎完璧归赵送回丁永辉的住所。

李霞被裹挟在自行车的潮流中前行，无数条腿在做周而复始千篇一律的蹬踏动作。有一个问题李霞始终想不明白：都说中国足球疲软的原因是没有群众基础，说什么某个人口不足中国一个小省的国家喜欢踢足球的人数比整个中国还多。中国有如此庞大的自行车群众基础，怎么中国的自行车竞赛亦疲软呢？

一个在自行车洪流中快速鱼贯穿梭而行的小伙子终于没能如愿以偿超越李霞，他连人带车撞在了李霞身上，李霞和小伙子摔在一起。

小伙子横眉怒目：“怎么骑车呢你？”

李霞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揉摔疼了的胳膊一边说：“你好像应该对我说对不起吧？”

小伙子用不雅的姿势两腿夹住自行车前轱

辘，恶狠狠地纠正摔歪了的车把，他说："我不会说对不起这三个字。你不会骑车，就别在路上碍别人事儿。谁娶了你算是倒楣了。"

李霞没想到他会作如此联想，她气得说不出话。

袁猎猎在李霞耳边说："你不用理他，我来行使保镖职责，你看我教训这个不懂得尊重女士的小子。"

李霞问袁猎猎："你怎么教训？"

袁猎猎说："我这就派肾癌病菌去他身上登陆。"

李霞吓了一跳："那可不行！绝对不行！"

小伙子问李霞："你说不行怎么办？"

李霞说："你快走吧，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小伙子一边飞身上车一边说："你有病！"

李霞掸掉身上的土，她骑上自行车，两腿空蹬，车链条掉了。李霞不会安装车链子，她站在路边无计可施。

袁猎猎埋怨李霞："你对那种人不应该仁慈。他撞了你，首先应该向你道歉，然后询问你的身体状况，再检查你的车况。"

李霞注视着滚滚向前的自行车波涛说："肾

癌属于量刑不当，脚气还差不多。”

“痔疮最合适，拥有痔疮，他就别想再骑车了，如坐针毡。”

李霞笑着说：“从你身上，就能看出袁世凯好不了。近墨者黑。”

袁猎猎反唇相讥：“我是近朱者赤。”

一个中年男子下自行车问李霞：“链子掉了？不会装？”

李霞点头。

那男子将自己的自行车支子翻转下来，使得自行车能离开他独立在地球上，他蹲下一边咳嗽一边给李霞安装链条，双手沾满油污。

他抬起后轮，空转试车，说：“好了！”

李霞掏出纸巾递给他：“谢谢您！真不好意思，您擦擦手。”

男子咳嗽着挥挥手，说不用了，他转身准备骑车走。

李霞突然问他：“您有病？”

中年男子回头看李霞：“什么意思？”

李霞忙解释：“我是说，您老咳嗽……”

男子说：“老毛病了，好不了，严重的气管炎，一到冬天就犯，十几年了。不传染。”

“我不是怕传染。我是想……您能等会儿

吗？”

中年男子看表：“干什么？我还要赶去上班。”

“就等几秒钟。”

男子好奇地扶着自行车看李霞。

李霞背过身子问袁猎猎：“袁猎猎，你能让他身上的气管炎病菌离开他吗？这样的人不应该得病。”

袁猎猎说：“你摸他手一下，我过去试试。”

李霞为难：“摸手不可能！我怎么能在大街上对一个陌生男人提出摸他的手，即使黑社会成员也能被我这个要求吓死。”

“那我只好动用飞病菌过去了，你等我回来再走！”

“你明明有交通工具，怎么还让我摸他的手？变态吧？”

袁猎猎正色道：“冬天发动汽车还得热车呢，这么冷的天，飞病菌不热身能起飞？我是想节约你的时间。”

李霞忙道歉。

李霞靠近那男子说：“我能治好您的气管炎，只需您在这儿呆几分钟。”

中年男子警惕地问李霞："你是诈骗团伙的吧？"

李霞一边摇头笑一边说几分钟也耽误不了您什么，试试吧。中年男子不知如何是好，站在那里犹豫。

袁猎猎回到李霞耳边，说："搞掂了。让他走吧。你得负责给气管炎病菌找新的航母，现在都拿你当中转站暂留在你身上呢。特顽固不化的气管炎。"

李霞忙抖衣服。

中年男子问李霞他可以走了吗，李霞说尽管走吧，你不会再咳嗽了。

袁猎猎给李霞上课："病菌是抖落不掉的，你就抓紧给它们找归宿吧！"

李霞一边骑车一边对袁猎猎说："我相信你不会害我。"

袁猎猎调侃道："孙中山身上的病菌不会害你，袁世凯的可说不好。"

李霞遇到红灯，停下来说："你能有这样的自知之明就好。"

李霞将自行车骑进社科所的院子，她和同事打着招呼。

袁猎猎一边观察李霞的同事一边说："搞你

们这行的好像都不怎么实在呀！”

李霞将自行车放进车棚，说：“是没袁世凯实在，想当皇帝就明目张胆地恢复帝制了。我们这儿的人，心里想什么，绝对藏着掖着，不让同事看出来。”

袁猎猎叹了口气：“活得不轻松。”

李霞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已有两位同事，李霞一一和他们打招呼。李霞脱下外套搭在椅子背上，拿起门后小桌上的两个空暖水瓶往锅炉房走。

袁猎猎不解地问：“你应该抓紧时间找领导，还打什么开水？那两个小子先来了怎么不打开水？”

李霞给袁猎猎扫盲：“今天轮到我打开水，有排班表。”

袁猎猎撇嘴：“一点儿亏都不吃。其实不吃亏的人绝对占不到便宜。”

“这是咱们相识后你说得最有水平的一句话。办公室里如果有新毕业的大学生，打开水的事就包在他们身上了，直到下一拨报到为止或新人实习期结束。我们办公室已经3年没见新人了，所以只能排班轮流打开水和打扫卫生。”

袁猎猎不喜欢锅炉房的热气，它催李霞：

“快离开这儿，我怕热。你们应该买台饮水机，喝纯净水，像吴院长办公室那样。”

李霞一边依据开水进壶后反馈出来的声音判断何时是关闭水龙头的最佳时机一边说：

“我们单位没钱。再说了，就算我们办公室有了饮水机，谁换那么重的桶装水？还得排班轮流。”

袁猎猎说：“幸亏我不是人。”

李霞拎着两壶开水往回走，说：“说实话，我现在有点儿嫉妒人以外的生命。”

“动物坛微生物坛植物坛应该发起一个拯救保护人类的活动。谁该保护谁呀，没见过活得不自在的生命煞有介事地保护活得自在的生命，本末倒置。”

“我爸可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

李霞拿着暖壶回到办公室，袁猎猎注意到两位男同事办公桌上的茶杯已经饱含茶叶免冠严阵以待。

李霞顾不上给自己沏茶，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离开办公室。

袁猎猎问：“咱们出征了？”

李霞说：“我们所有一个所长，3个副所长，其中一个副所长患病住院了。咱们只能调查

在岗的这3位。我找借口挨个去他们的办公室，我尽量拖延时间，但你也要讲效率。你完事后通知我，我再去下一个领导的办公室，如果在你没完事时，我没有理由继续呆在领导办公室了，我只有回我的办公室，你已经认识路了，我在我的办公室等你。有一点我必须说明：在领导办公室呆着对我来说是酷刑。”

“你放心，我会善待你，尽量减少你受刑的时间，把你的损失降到最低。”

李霞一边敲程所长办公室的门一边告诉袁猎猎这是本所一把手。

“请进！”程所长在屋里说。

李霞推门进去，程所长看李霞。

李霞抬起手中的文件夹，说：“所长，所里委派我担任电视剧《袁世凯》的史学顾问后，我对该电视剧剧本中对袁世凯的评价提出了几处修改意见，请您看看。”

袁猎猎一听事关袁世凯的声誉，问李霞：“你是往褒了改还是往贬了改？”

李霞说：“我实事求是。”

程所长说：“既然你是实事求是，我就不看了。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李霞忙说：“我不是对您说实事求是……我

是……”

程所长不解地看李霞。

李霞想骂袁猎猎，可又不敢当着所长骂，她将文件夹中的稿纸拿出来放到程所长办公桌上：

“在您面前，我不是专家，是班门弄斧。您必须过目，给我把把关。”

袁猎猎说：“真够肉麻的。我过去了。”

李霞干生气，没办法骂袁猎猎。

程所长显然被从不溜须拍马的李霞的话感动了，他对李霞说：“我马上看，你回去吧，我看完了给你送去。”

李霞赖着不走，她坐下，说：“我等您看完。”

程所长诧异地看了李霞一眼，他埋头看袁世凯，手中的红铅笔在稿纸上潇洒地圈点。

李霞低头看自己手表上的秒针。时间在消耗。

“我凯旋了，你可以功成身退了。”袁猎猎向李霞报到。

李霞看程所长，他还沉浸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批改过把瘾中。

李霞站起来，说：“所长，我还有点儿事，要不我先走了？”

程所长抬头，说：“马上就完。”

“我先拿走，过两天再给您看，反正电视剧还没拍到这儿呢。”

程所长将稿纸还给李霞，他纳闷地看她。

李霞离开程所长的办公室，去楼下二把手韦副所长的办公室。

袁猎猎问：“一二把手的办公室怎么离这么远？”

李霞说：“一二把手的办公室都不挨着，如今的房子不隔音，怕互相听到什么，不利于团结。对了，程所长怎么样？”

“很正派，可以说是一尘不染。前几天有个刚毕业的硕士想进你们所，他向程所长行贿5000元，被程所长严正拒绝了，并因此没要那个他本准备要的硕士生。”

“程所长从来没受过贿？”

“一分钱都没有。”

“别的呢？比如贪污公款什么的。”

“也没有。据程所长身上的细菌说，公款吃饭他有过几次，但都属于实在不能推却的应酬，这在今天好像不算什么。另外就是喜欢听好话，但这是你们人类的通病。”

李霞立刻对程所长肃然起敬。

韦副所长见李霞来他的办公室，亦觉得稀罕。

李霞说："韦副所长，您是新闻出版史方面的专家，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不知您有没有时间？"

韦副所长好为人师地说："好啊，咱们共同切磋，请坐。"

袁猎猎对李霞说："我去了。我回来后你别说走就走，让领导生疑。"

李霞坐下后，毕恭毕敬地打开笔记本，做所有级别的领导最喜欢看下属做的假模假式记录动作。

李霞问："世界上第一张报纸是哪年问世的？"

韦副所长想了想，说："是1161年，在咱们中国问世的。"

李霞又问："欧洲第一张报纸呢？"

韦副所长说："欧洲第一份报纸是1358年在挪威问世的。"

李霞清楚欧洲第一份报纸是在1326年出现的。

李霞拖延时间："世界上第一张日报是什么

报？哪年问世的？”

韦副所长思索了片刻，告诉李霞：“最早的日报是1702年创刊的英国的《每日新闻报》。不过这张报纸的寿命只有一个星期。第二张日报是西班牙的《新闻日报》，1758年创刊。1777年，法国《巴黎日报》问世。美国的《宾夕法尼亚晚邮报》算是第4张日报，在1783年创办。1811年，英国《泰晤士报》创刊。”

李霞一边偷偷看表一边佯装记录，袁猎猎杳无音讯。

李霞只得继续提问：“韦副所长，世界上最先发布收费广告的是哪家媒体？”

韦副所长说：“法新社，时间大约是1836年。”

袁猎猎还没返航。

李霞用韦副所长察觉不到的声音叹了口气，继续不耻下问：“最先刊登照片的报纸是哪家？”

这回难住了韦副所长，他不得不从身后的书架上查找资料。

“1907年，英国的《每日镜报》首次刊登照片，取代了图画。”韦副所长说。

袁猎猎依然未归。

李霞实在无话可说了，她恭维韦副所长："您真博学，您看书能过目成诵吧？"

韦副所长喜笑颜开，说：

"哪里哪里，我不过比别人多看几本书罢了。小李呀，搞学术的，要扎扎实实，我看你就很勤奋，上周我还在《史学》杂志上看到你写的一篇文章，有见地，有见地。"

袁猎猎还是没信儿。

李霞只得给韦副所长出不是一下就能答上来的偏题：

"对了，韦副所长，您知道世界上第一台打字机是谁发明的吗？"

没想到李霞的偏题正中韦副所长下怀：

"可让你问着了，我当年上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打字机与报纸》。世界上第一台打字机是英国人亨利·米尔在1714年发明的。后来，美国排字工人塞缪尔·索尔制造了有键盘的打字机。"

李霞暗暗骂自己运气差，她差点儿脱口而出问韦副所长他的冷门是什么。

袁猎猎终于回来了。

李霞如释重负向韦副所长告辞。韦副所长欢迎李霞常来坐坐。

李霞一出门就骂袁猎猎："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你再不回来，我只能问他世界上第一缕阳光是谁发明的了。"

袁猎猎吃惊："阳光也是你们人类发明的？"

"少罗嗦，快汇报吧！"

"韦副所长受过3次贿，但数目都不大，加起来是7424元。不过他把家人的药费冒充他的药费拿到你们所报销，数量不小，这些年共计32256.78元，就是这事耽误了时间，我得一笔一笔算呀。另外他利用出差的机会多报发票，大约有万把元。再有就是他打私事电话从不在家打，而是到单位打，节省自家的电话费，特别是长途电话。他还把单位的信纸和信封偷拿回家。"

李霞嗤之以鼻："小男人。"

李霞敲门时，夏副所长正打电话。他捂住送话器问李霞有什么事？

李霞说我等您打完电话再说不急。

夏副所长挂上电话后，看沙发上的李霞。

李霞说："夏副所长，我想跟您谈谈我的职称问题。"

李霞认为这个话题有可塑性，能长能短，必要时还能哭，一掉眼泪，时间的控制权就掌握在

女方手中了。

夏副所长说：“你的中级职称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李霞捣乱：“我想评高级职称。您看我有可能吗？”

夏副所长说：“小李，人应该现实一些，你大学毕业来咱们所才5年，按规定还不具备报评高级职称的资格，所里有这么多老同志还没有高级职称。”

李霞不知羞耻地说：“不是说有特殊贡献的人不用论资排辈吗？”

夏副所长眉毛往上一挑，问：“你有特殊贡献？那我是孤陋寡闻了，你快告诉我。”

李霞自己都觉得脸红：“这看怎么说了……我发表了……4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3篇获全国奖，两篇获省市奖……”

夏副所长像看猴似的看李霞。

李霞后悔不该选择这个话题当掩护，到后来，她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袁猎猎给李霞解了围，它声称自己满载而归。

李霞从袁猎猎的口气中知道夏副所长“死”定了。

李霞在回自己办公室的路上要去厕所小便，她要求袁猎猎回避。

袁猎猎笑差了气：

“笑话，对于我们病菌和细菌来说，你们人类是无处藏身。即便我回避，你身上的细菌也回避？就你那点儿事，你身上的细菌早告诉我了。在上大二的前半学期你第一次……”

李霞喝道：“住口！”

李霞只得乖乖带着袁猎猎去厕所。

李霞回到办公室时，同事都出去了。

没等李霞问，袁猎猎就主动汇报：“我抓到大鱼了，夏副所长是恶贯满盈级别的。”

李霞吃惊：“我们单位可是清水衙门，夏副所长想恶贯满盈都无计可施吧？”

袁猎猎问李霞：“你们所的电脑都是夏副所长联系购买的吧？”

李霞点头：“没错，夏副所长负责我们社科所的信息工程，购置电脑和上网都由他统一策划实施。”

“夏副所长为你们所共购买了35台电脑，每台电脑他吃了1000元回扣。共计35000元。这么跟你说吧，你办公桌上这台电脑就被夏副所长吞了1000元。”

“他怎么吞？”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纯洁？夏副所长去买电脑时，一台电脑 9000 元。夏副所长暗示商家他要吃回扣，心知肚明深谙此道的商家就心照不宣地将每台电脑的价格抬到 1 万元，等夏副所长按每台 1 万元的价格向商家交付支票后，商家返还给夏 35000 元现金。”

李霞看着自己办公桌上的电脑咬牙切齿：“是够恶贯满盈的了。”

袁猎猎语不惊人死不休：“买电脑吃回扣在夏副所长的‘战绩’里算轻量级的。”

李霞不信：“他还怎么‘重’？”

“夏副所长的老婆是不是最近死了？”

“是，癌症，听说死得挺惨。夏副所长照料病危的妻子的事迹特可歌可泣，在我们全所广为传颂。”

袁猎猎骂道：“狗屁癌症，她是被夏副所长杀死的！”

李霞打了个哆嗦：“这不可能！”

袁猎猎一五一十道来：

“夏副所长和你们所的王丹芬有婚外恋，夏副所长认为如果采取离婚的方法和王丹芬结婚，会断送他的官场前程，但如果妻子病亡，他就可

以名正言顺和王丹芬结婚。夏属于既爱江山又爱美人那种男人。”

李霞从未看出或听同事说过王丹芬和夏副所长有恋情，她纳闷：

“一般来说，同单位男女的婚外恋瞒不住同事，他们怎么可能不露一点儿蛛丝马迹呢？”

“夏副所长不是一般人，他有心计。”

“我还是不信夏副所长会杀妻。”

“夏副所长受一部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启发，他悄悄购买了一种农药，每天往妻子的牛奶里放一点点。夏副所长坚持不懈放了两年后，妻子病倒了，经医生诊断为晚期食道癌。妻子住院后，夏副所长问寒问暖无微不至地照料，妻子‘病逝’后，夏副所长痛不欲生……”

李霞两眼发黑，她更加确信自己的独身方针是正确的。一旦在物色配偶时出现偏差，婚姻就成为一次与狼共枕的历险记，甚至危及身家性命。

李霞战战兢兢地问：“王丹芬是夏副所长杀妻的同谋？”

“你太低估夏副所长了，这种事他是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的。夏副所长还剽窃别人的论文，他剽窃的都是外国人的，一般不会被发现。他认

为申副所长是他日后当正所长的拦路虎，他写匿名信向上级诬告申副所长……”

“没错，上边老来查申副所长，后来申就病了。原来是夏干的，卑鄙。”

“我想再去申副所长身上看看。”

“申副所长住院了，人家已经得了鼻癌，晚期，据说超不过两个月了。就算他是坏蛋，也罪有应得了。咱们不用去了。再说我直觉申副所长好不了，我刚来所里工作时，他当众训过我。”

袁猎猎的话让李霞从此对它刮目相看了：

“如果申副所长是清官呢？咱们不该救他？训你的人不一定是坏人。”

李霞热血沸腾，她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袁猎猎问：“你怎么了？”

“真让人不敢相信你是袁世凯身上的病菌。”

“特有正义感是不是？”袁猎猎说。

李霞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听筒，打电话询问申副所长住哪家医院哪个科哪间病房。

李霞骑自行车风尘仆仆带着袁猎猎去医院以探视的名义调查申副所长。

病入膏肓的申副所长对于李霞来看望他感到吃惊和感动。

面对形容憔悴骨瘦如柴面部被化疗禁区标示红线切割得支离破碎的申副所长，李霞不知所措。

申副所长的妻子不认识李霞，她用哭干的眼神向李霞表示感激。

申副所长断断续续对李霞说：

“小李，你刚来所里时……我因你上班迟到……批评过你，我这人不讲……工作方法……还请你原谅……”

李霞忙说：“您别这样说，您分管所里的考勤，当然应该管……”

“其实……按时上下班的……不一定有多大贡献……经常迟到早退的没准是人才……”

“最怕不是人才的人迟到早退。”

申副所长艰难地笑。

袁猎猎回到李霞身上，它告诉李霞：“申副所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没有一点儿歪门邪道，不占公家任何便宜，我都不相信如今还有这样的官。这人的特点是当面批评人，背后说好话。”

李霞的泪水夺眶而出。

吓了申副所长和妻子一跳。

袁猎猎请示：“我已经同申副所长身上的鼻

癌病菌打过招呼了，它们同意转移到夏副所长身上去。如果你没意见，我就过去带它们到你身上来，你再把它们送到夏副所长身上去。你得想办法和申副所长的身体接触。”

李霞毫不迟疑地说：“我百分之百同意。”

申副所长和妻子异口同声问李霞：“你同意什么？”

李霞解释：“我想别的事呢，对不起……”

申副所长对妻子说：“小李是我们所的业务骨干……脑子闲不住……”

李霞很自然地握住申副所长的手，说：“申副所长，您是咱们所最称职的领导……”

李霞清楚袁猎猎正在组织申副所长身上的鼻癌病菌向她身上转移，她正襟危坐，不敢移动身体。

申副所长和妻子诧异李霞的举动。李霞无所顾忌地握着申副所长的手不放。

袁猎猎说：“战略转移完毕。他马上就会痊愈。你得赶快去夏副所长身边，这些鼻癌病菌时间长了保不住……”

吓得李霞赶紧向申副所长告辞。

李霞意味深长地对申副所长和他妻子说“申副所长会好的。咱们社科所需要你这样的领

导。”

申副所长和妻子苦笑。

李霞顾不上她的自行车了，她乘坐出租车风驰电掣往所里赶。

袁猎猎在车上提醒李霞："你必须尽快和夏副所长接触。”

李霞说："难度够大的。”

袁猎猎启发李霞："夏副所长好色，走投无路时，你可以投其所好。”

“恶毒，袁世凯的本色又出来了。”

午餐后在办公室午睡的夏副所长被李霞的敲门声吵醒了。夏副所长面有愠色地开门。

“我在午睡。”夏副所长对李霞说。

李霞用脚顶住门，说："我有急事找您！”

夏副所长不耐烦："还是评职称的事？”

“您能让我进去说吗？”

夏副所长单刀直入问李霞："小李，你今天是怎么了？我看你不是为了职称的事，你肯定有别的目的。”

李霞强行进入办公室，她关上身后的门。

夏副所长诧异："你要干什么？”

李霞明白自己不能再耽搁了，她怕鼻癌病菌见异思迁。李霞红着脸对夏副所长说：

"夏副所长，我一直钦佩您……"

李霞突然向前死死抱住夏副所长。

老谋深算的夏副所长对于这样的恋情自然保持高度警惕，他料定这是官场对手给他下的圈套，他一边作摆脱李霞的姿态一边顺水推舟占李霞的便宜用两个手往外推她的胸部，气得李霞在心里骂夏副所长坏到不可救药的极点了。

李霞相信自己是在做正义的事情，她和夏副所长难解难分地僵持着。

夏副所长突然大喝道："小李，请你自重！"

袁猎猎对李霞说："听他的，自重吧。百万雄师都过去了。"

李霞立刻松开夏副所长，她一头扎进厕所玩命洗手洗脸。

李霞跑了后，夏副所长睡意全无，他站着思索刚才发生的事。以夏副所长对李霞的了解，李霞不是那种被别人利用干这种事的人。夏副所长只能做出李霞是真想跟他好的判断，夏副所长回味刚才他和李霞的身体接触，并对李霞和王丹芬的身体做对比回味。

夏副所长觉得鼻孔里有暖流外溢，他用手背擦了看，手背上是殷红的血。

夏副所长忙掏出手绢堵住鼻孔，手绢立刻沾满血染的风采。他慌了，打开抽屉拿出一卷卫生纸堵漏。卫生纸白的过来，红的出去，夏副所长满手满身是血，他冲出办公室呼救。

隔壁是人事科，人事科长李慧芳闻声出来看，她见夏副所长的样子吓了一跳，问："您是怎么了？"

夏副所长捂着鼻孔说："流鼻血，快帮我想想办法！"

李科长将夏副所长扶进人事科办公室，招呼同事拿卫生纸。

"卫生纸不管用！"夏副所长说。

李科长急中生智，环顾女同事："谁有卫生巾？"

女同事们诧异地看科长。

李慧芬说："还愣着干什么？"

谢苹打开自己办公桌最下边的抽屉拿卫生巾。

李科长接过谢苹递过来的卫生巾，她熟练地打开，给夏副所长戴在鼻孔上。

有同事忍不住笑，被李科长厉目禁止。

夏副所长感到鼻区剧痛，他喊疼。

谢苹小声提醒李科长："夏副所长的症状很

像申副所长。”

李科长忙给程所长打电话。程所长赶来见状立刻指示韦副所长将夏副所长送医院。

当医生告诉韦副所长初步诊断不排除夏是鼻癌的可能时， 韦副所长脱口而出：“我们单位已经有个患鼻癌的住在你们医院。”

医生的话令韦副所长发呆：“你说的是姓申的患者吧？他痊愈了，正在办理出院手续，夏先生就住申先生腾出来的床位。”

韦副所长难以置信：“我前天来看申副所长时，你们还说他活不过这个季度呢，怎么说痊愈就痊愈了？”

“可能是一种新药起了作用，连国家鼻癌研究会的主席都闻讯赶来了。”医生说。

申副所长和夏副所长在病床前换岗，韦副所长在一旁呆若木鸡。

第十四章　曹玉祥喜出望外

李霞在自己的办公室听同事描述夏副所长住院和申副所长出院的所内新闻后，到街上的公用电话亭给丁永辉打电话。

李霞对在医院上班的丁永辉说："我现在去你家送袁猎猎，你回家等我。"

丁永辉问："怎么样？"

李霞说："爽呆了。详情面谈。"

丁永辉放下电话就向朱主任请假。

丁永辉到家时，李霞已经捷足先登在门口等他了。

"我给你我的钥匙你不要。"丁永辉一边开门一边埋怨李霞说。

李霞说我不想被你的钥匙拴住。

进屋后，李霞握住丁永辉的手，引渡袁猎猎物归原主。

丁永辉催李霞："快说说。"

李霞说："让袁猎猎给你讲吧，我必须先洗澡。我真受不了夏副所长身上的味儿。"

丁永辉吃惊："你为正义献身了？"

袁猎猎添油加醋："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丁永辉大叫得不偿失。李霞一边脱衣服一边对丁永辉说想做事就不能患得患失。

袁猎猎伴着卫生间里的淋浴水流声向丁永辉汇报，忐忑不安的丁永辉听到最后才如释重负。

头上缠着毛巾身上裹着浴衣的李霞沐浴后从卫生间出来，丁永辉递给她一杯红葡萄酒。

丁永辉说："你们好像漏了韦副所长了吧？"

李霞说："他就是占点儿国家的便宜，没大事，算了吧。"

丁永辉不同意："应该对症下药，给韦添点儿对称的不要命的病。比如我们吴院长那种病。"

袁猎猎说："韦副所长身上有原装的那种病菌。我已经向它们交代了，让它们一直伴随韦副所长终生，它们当着我的面发了誓，誓言是'我们发誓：在任何药面前都不抬头，包括伟

哥。’”

李霞对袁猎猎说：“你这叫先斩后奏，自行其是，无组织无纪律。”

袁猎猎辩解说：“我这叫网开一面手下留情。按韦副所长犯的事，最低也得弄个胃穿孔捆绑椎间盘突出。”

丁永辉说：“夏副所长也够可怜的，估计寿命几多？”

袁猎猎说：“最长一个月。”

李霞喝光杯中酒，说：“夏是杀人犯，还吃回扣和剽窃他人作品，数罪并罚，罪有应得。不值得同情。”

袁猎猎顿了顿嗓子，说：“你们不要说我得寸进尺。现在慕名来找我要求我向它们推荐航母的病菌越来越多，你们还要再接再厉，适用孙先生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李霞和丁永辉齐声反驳袁猎猎：“我们坚决不干了，我们有自己的工作！这样下去，我们快被单位开除了。”

袁猎猎说：“你们急什么？往后不会像现在这样需要你们亲自出马接近目标了，如今飞病菌成立了志愿者空中客车运输队。只要你们提供目

标，我们自己就去了。我还提出了‘全世界病菌联合起来’的号召，响应的病菌多得不得了。”

李霞问：“你今天一直没离开我，你是什么时间串连的？”

袁猎猎得意地说：“我有分身术。”

丁永辉对袁猎猎说：“我和李霞都把各自单位的贪官无私地奉献给你了，也算是大义灭亲吧。你应该见好就收，自己去物色航母，别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袁猎猎对丁永辉说：“你这话属于忘恩负义。你和李霞能有今天的关系，不是我袁猎猎的功劳？往大了说，倘若我落到坏人手中，被坏人利用，指挥病菌专往好人身上登陆，人类的前景如何？你们俩现在明明能肩负惩恶扬善的责任，你们却不做，宁肯任凭病菌不分好坏随意在人身上登陆。你们和袁世凯有什么区别？如果袁世凯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坏的话。”

袁猎猎义正词严的一番话将丁永辉和李霞弄得面面相觑无地自容。

冷场若干分钟后，李霞对丁永辉说：“咱俩的觉悟好像还不如一个病菌。”

丁永辉吞吞吐吐地说：“是有点儿……相形见绌……”

袁猎猎高兴了："祝贺你们迷途知返。你们仔细想想，这是多有意义的事啊！"

李霞问袁猎猎："我们到哪儿去给你物色贪官？近水楼台的一个没有了，媒体上揭露的你又不愿意保外就医。"

袁猎猎启发说："你们肯定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你们肯定有亲朋好友。从你们的亲友中找那种社交圈子大见多识广的人，让他们给咱们提供贪官的线索。"

丁永辉茅塞顿开："我父母和妹妹在美国，我发动他们给咱们提供美国的贪官污吏名单！"

袁猎猎叫好："太棒了，我就想当全世界病菌的领袖。"

丁永辉醒悟："我说病菌不会有这么高的觉悟，原来你和袁世凯一样，有领袖欲野心。"

袁猎猎自知失言，忙说："看效果看效果，你们人类的名作家巴尔札克是为了还债而写作，他的写作动机并不高尚，可这不影响他作品的伟大，是吧？李专家。"

李霞点头："你的话有道理，你还真知道我们人类不少事。"

袁猎猎卖弄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丁永辉翻来通讯录，说："现在是美国儿

点？我给我妹妹打电话。”

李霞制止丁永辉：“我觉得咱们不能帮美国。”

袁猎猎问：“怎么是帮美国？”

李霞说：“你们想呀，贪官少了，受益的是谁？”

丁永辉说：“老百姓。”

李霞再问：“还有呢？”

袁猎猎说：“国家。”

李霞拿掉头上的毛巾，甩甩干湿参半的头发，说：“国家受益的结果是强大。”

丁永辉点头称是：“贪官越少，国家越强大。是这么个逻辑。”

李霞说：“咱们似乎不应该胳膊肘朝外拐吧？”

丁永辉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说，咱们治美国的贪官等于帮美国，咱们应该先爱自己的国家，治本国贪官，使得咱们的国家强大起来。”

李霞说：“你觉得我的想法有道理吗？美国肯定有恨中国的人，这些人准最怕中国贪官的数量减少。”

丁永辉说：“咱们还是先帮自己的国家吧。”

想当世界病菌领袖的袁猎猎说："要不我策划美国的病菌专找好人登陆？或者鼓动美国贪官身上的病菌移师到清官身上？"

李霞对袁猎猎说："你的本质暴露了。"

丁永辉对袁猎猎说：

"你就安心争取先当中国病菌的领袖吧，我估计地球上病菌的数量和人口数量大致成比例，由此可见世界上每4个病菌中就有一个中国病菌，你当了中国病菌的领袖，就等于是四分之一世界领袖了，一步一步来吧。"袁猎猎没脾气。

李霞说："我有个大学同学曹玉祥在报社当记者，他整天四处采访，认识的人特多，我找他试试。"

丁永辉说："记者消息灵通，到报社上访的人也多。一般上访都和贪官有关。"

袁猎猎对李霞说："你快去找曹玉祥。"

李霞说："我还没吃午饭呢！"

丁永辉说："我去给你买汉堡包，要薯条吗？"

李霞说："我不爱吃汉堡包，你给我泡碗方便面就行。"

李霞吃完饭，对丁永辉和袁猎猎说："我去医院拿我的自行车，然后回家。晚上我就约见曹

玉祥。”

丁永辉说：“用我去医院帮你取自行车吗？”

李霞说：“不用，那医院离我家不远。”

袁猎猎督促李霞说：“要抓紧时间。”

李霞一边穿外套一边说：“不会耽误你登基。不愧是袁世凯身上的病菌，真是近墨者黑。”

袁猎猎说：“我是近朱者赤。”

李霞在去医院的路上，构思如何对曹玉祥说袁猎猎的事。她清楚，曹玉祥是智商较高的人，不说实话他是不会帮忙的。但说实话他信吗？

曹玉祥在大学时暗恋李霞长达3年，无奈李霞对他没有感觉。曹玉祥多次试探均遭李霞谢绝。大学毕业后，李霞和曹玉祥联系不多，在几次同学聚会上谈得还算投机。聚会后，曹玉祥试着给李霞打电话约会，只成功了一次。

曹玉祥在报社是骨干记者，他以抨击阴暗面著称，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上至高官，下至小贩。有人起诉他侵害名誉，有人打匿名电话恐吓他，曹玉祥都置之不理。在大学，曹玉祥对李霞情有独钟，无奈李霞看不上他。当记者后，社交范围无限扩大的曹玉祥接触了众多女性，接触得

越多，他越意识到李霞是无价之宝。高学历女性的相貌大多和其拥有的知识成反比，像李霞这样相貌和学历双赢的现象在知识女性中确实属于凤毛麟角。无奈李霞对曹玉祥的攻势置若罔闻，她勉强同意的那次约会只持续了30分钟。这些年，双方只是逢年过节时偶尔礼节性地通通电话。

当曹玉祥从寻呼机上看到"请给李霞回电话"的短信息时，他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汉字阅读能力。

曹玉祥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现在是傍晚7时，曹玉祥给李霞打电话。

李霞的声音比较明快："曹玉祥，你好，我有事求你。"

曹玉祥按捺住心跳："碰上冤假错案了？需要媒体帮忙？"

"你现在能来我家吗？"

"可以。告诉我怎么走。"曹玉祥激动。

李霞详述自己家的门牌号码，曹玉祥往纸上记。

"我现在就出发。"曹玉祥放下电话。

李霞能约他去她家见面，曹玉祥预感到幸运之神将降临到自己身上。他对着镜子照照自己的

白衬衣领子内侧，换了一件干净衬衣。曹玉祥将手掌放在嘴前，往手掌上喷气，再闻手掌，检查自己有无口臭。他有备无患地恶刷了一遍牙。

曹玉祥英姿勃发地出现在李霞家，李霞开门时说：

“真是名记，够光彩夺目的。”

曹玉祥开玩笑：“名记和名妓谐音，容易引起误会。”

曹玉祥知道李霞喜欢幽默的男性。

李霞笑着将曹玉祥介绍给自己的父母。曹玉祥受宠若惊地猛叫伯父伯母。

李霞将曹玉祥让进她的卧室，曹玉祥贪婪地嗅着女孩子卧室里特有的馨香。

李霞给曹玉祥冲了一杯咖啡，她问他放不放糖。他说放。

李霞坐在距离曹玉祥较近的地方，对他说：

“我有件事需要你帮忙。”

曹玉祥说：“你不用跟我客气，我会赴汤蹈火的。”

“没这么严重。”李霞说，“我有个小学同学叫丁永辉，他在某医院化验室工作，最近他发现人生病是由于病菌缠身造成的。”

“这好像不是他发现的吧？”

“你听我说完。病菌去谁身上，谁就生病。病菌离开谁，谁就痊愈。丁永辉结识了一个叫袁猎猎的病菌，袁猎猎能说服病菌去某人身上或离开某人。我们有个计划，想让病菌专去贪官身上落户，为民除害。你的社交圈子广，请你为我们提供没被媒体揭露的贪官的信息。”

曹玉祥微微歪头看李霞：“你改研究希腊神话和传说了？”

李霞说：“我知道你不可能很快就信我的话，但我有证据。我妈原来有严重的糖尿病，就是被袁猎猎说服糖尿病病菌离开了我妈。我妈你刚才见了，多健康。”

曹玉祥注视着李霞。他想，李霞以这样的理由找他，明摆着是借口。曹玉祥估计李霞和他一样，大学毕业以来接触很多异性后，比较之下，还是他曹玉祥出众，于是她就主动接近他。李霞在大学就很幽默，爱开玩笑。而他曹玉祥那时却较刻板，由此落选。曹玉祥这次不能坐失良机，他决定顺水推舟，以同样幽默的风格顺应李霞特立独行的示爱方式。

曹玉祥一边喝咖啡一边说：“你的这个计划很伟大，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我常年在社会上采访，接触的贪官多了。”

李霞容光焕发地向曹玉祥伸出手：

“曹玉祥，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相信我的话了，你绝对是伟人！”

曹玉祥握住李霞的手，他的手在颤抖。

李霞抽出手，说：“行了，别攥着不撒手。你手头有现成的贪官吗？”

曹玉祥想了想，说：“这几天我正在调查一个人，此人叫唐国庆，是市公安局副局长。”

李霞迫不及待地问：“贪官？”

曹玉祥说：“何止贪官，他还和黑社会勾结，还参与贩毒，是典型的警匪一家。唐副局长受贿的数目在300万元左右。”

李霞拿出纸记唐国庆的名字。

见李霞一本正经的样子，曹玉祥忍住笑。

曹玉祥假装认真地说：“过几天我给你开一张贪官名单，你让袁猎猎挨个收拾他们。”

李霞说：“太好了，你很有正义感。”

曹玉祥和李霞聊到很晚，他们聊大学生活，聊大学食堂的伙食，聊班上的同学现状，很是投机。

曹玉祥是步行回家的，他的住所相距李霞家15公里。他想走路，只有走路才能使他细嚼慢咽喜悦心情。曹玉祥确信，李霞此生属于他了。

曹玉祥走后，李霞立即给丁永辉打电话，将唐国庆的名字和职务报上。

袁猎猎连夜指挥飞病菌到唐国庆身上取证，结果令丁永辉瞠目结舌不寒而栗。

身为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唐国庆可谓五毒俱全，他的两个儿子在全市56家夜总会收取保护费，只此一项收入，年金额即高达200万元。这些夜总会有了唐氏保护伞，为非作歹卖淫赌博有恃无恐。

袁猎猎向丁永辉转述飞病菌的调查结果，丁永辉再告诉李霞。

袁猎猎征求丁永辉和李霞的意见，以决定派何种病菌去唐副局长身上登陆。

李霞问："有没有贪癌？"

袁猎猎为难："目前没有。如果你们确实有市场需求，我可以设法移植培养出贪癌病菌。"

"远水不解近渴。"丁永辉对袁猎猎说，"你可以同时派数种癌病菌同时去唐副局长身上登陆，比如肝癌、肺癌、血癌、脑癌……什么的。"

袁猎猎说："这在你们人类叫一稿多投，我没意见，就在唐国庆身上开个癌症博览会吧。现在就让它们出发？"

丁永辉说："越快越好。"

李霞说："曹玉祥的信息还真准。"

丁永辉说："记者是无冕之王。"

李霞对曹玉祥萌生好感。

第十五章　主页诞生在刺猬餐厅

曹玉祥离开李霞家后通宵未眠，他步行到自己住所时，太阳已然雄起。

毫无困意的曹玉祥洗了个澡，他的脑袋在喷头下长时间接受热水的打击，他感到无比惬意。曹玉祥属于事业有成的男人，但每当报社的同龄人明贬暗褒各自的孩子时，曹玉祥就会有失落感。他在心里认为，真正成功的男人是那种事业家庭两全其美的人：功成名就，子孙满堂。

但曹玉祥在择偶时绝不凑合，没有合适的，他宁肯断子绝孙也不将就。曹玉祥认为什么事都可以勉强，唯独婚姻不行。朝夕相处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境界：融洽的朝夕相处是天堂，违心的朝夕相处是地狱。

李霞的突然出现给曹玉祥迈进成功男人的队伍注入了希望。曹玉祥一边洗澡一边想李霞一本

正经和他说病菌集中营的事，他喜欢她用这样的方式接近他，李霞确实与众不同。曹玉祥甚至想：真正值得怜悯的不是乞丐，而是没有童心的人。

曹玉祥穿好衣服，吃了两片面包。他看看表，到了每天报社新闻部全体同人在因特网上碰头的时间。曹玉祥打开电脑，同事们已经在网上会议室等他了。

新闻部罗主任打字：

“小曹，今天又是你迟到。”

曹玉祥敲键盘回答：

“抱歉，我通宵未睡。”

孔记者：

“不会是忙工作吧？”

冉记者：

“准是和异性约会。对了，曹记，还没物色到中意的？昨天我采访全国模特大赛，真有出众的，要不我给你留一个？”

曹玉祥注视着电脑屏幕打字：

“还是留给你自己吧，我不喜欢拿展示身体谋生的女性。”

苏记者：

“没想到曹记观念这么陈旧，那叫艺术。人

体是一种美。”

黄记者：

“昨天我采访电视台一个主持人，那小子的观点才叫损。他说同两个以上男人有关系的女人不叫女人，叫娼妓。只同一个女人有关系的男人不叫男人，叫太监。”

林记者：

“我讨厌双重标准。”

罗主任：

“别瞎聊了，说正事吧！明天的头版头条还缺货，谁手里有好新闻？”

黄记者：

“本市某小学一个五年级的女生因考试成绩不佳，被老师损了几句，昨天跳楼自杀。我已经采访了家长和校长，那老师不接受采访。”

罗主任：

“这个月咱们已经负面报道了7次教育口了，总编昨天跟我打招呼，说市教育局坐不住了，找他说能不能也报道学校一些正面的事，比如有所学校的老师为患白血病的学生捐款治疗。”

孔记者：

“我手中有一个名人之间的官司，法院已经

受理，这种狗咬狗的官司读者肯定感兴趣。”

罗主任：

“咱们不是小报，这样的东西不可能上头版。”

孔记者说：

“我有一个亲戚在外地，前天他来本市，他说他自费订阅咱们报好多年了，但他从不看头版。”

曹玉祥抬起臀部放了个爽屁。如果在报社和同事面对面开会，是不可能如此随心所欲的。曹玉祥认为能够随便放屁是因特网最大的优点。他打字问孔记者：

“水平特低的亲戚吧？”

孔记者：

“副教授。”

罗主任：

“小曹，你调查公安局那个姓唐的副局长进展如何？”

曹玉祥：

“我一会儿就去，估计今天差不多了。明天交稿。”

罗主任：

“小曹这篇上后天的头版头条。”

冉记者：

“我估计唐副局座死定了。”

黄记者：

“咱们新闻部用笔杀人最多的就数曹了吧？去年你发掘的市三建行贿案，光是判死刑的就有6人吧？”

罗主任：

“小曹是咱们报社的一号杀手。”

网上碰头会结束后，曹玉祥前往某歌厅继续调查公安局唐副局长。下午，曹玉祥决定直接采访唐副局长，看他如何表演。

在市公安局传达室，曹玉祥向门卫出示记者证，表示要采访唐副局长，主题是了解本市治安状况。

门卫往唐副局长办公室打电话。

门卫放下电话告诉曹玉祥：“对不起，唐副局长住院了。”

曹玉祥问：“住院了？什么时候的事？”

门卫说：“今天上午，在办公室病倒的，说是很重的病。”

曹玉祥悻悻转身欲走，他突然想起李霞关于病菌集中营的话，他呆住了。

门卫问曹玉祥：“你没事吧？”

曹玉祥说："麻烦你再打电话问问唐副局长得的是什么病？"

门卫问："你和唐副局长很熟？"

曹玉祥瞎点头。

门卫打电话询问唐副局长的病情。

"怎么可能？早晨上班来的时候还好好的！"门卫挂上电话，对曹玉祥说，"怀疑唐副局长身上有好几种癌，都是要命那种。他可惜了，本来最有希望明年当局长的，口碑特好，年年群众评议几乎是全票。"

曹玉祥记不清自己是怎么离开公安局的。他坐在街心公园的石凳上，将思绪从脑子里掏出来迎风梳理。

李霞真的能指挥病菌在贪官身上登陆？唐国庆今天生病只是巧合？怎么会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发现患了多种癌症？

曹玉祥想来想去，还是认为巧合的可能性大。为保险起见，他决定做一次试验：再向李霞提供一个贪官的名字。要年富力强、从没进过医院那种。

曹玉祥拿出采访本，从中寻找合适的人选。

宋传鸣的名字在力排众议后，脱颖而出，被曹玉祥看中。宋传鸣是市政府副秘书长，政坛新

星，年方39岁。两个月前，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曹玉祥在采访某民营企业家时，该企业家在喝多了酒后，向曹玉祥炫耀他和宋传鸣的关系之铁。敏感的曹玉祥直觉到民营企业家和宋副秘书长的关系有猫腻，他居心叵测地一边往企业家肚子里灌酒一边往外掏他的心里话，酩酊大醉的企业家中了曹玉祥的圈套，他将自己向宋传鸣行贿12万元的高度企业机密和盘托出。

曹玉祥立即向罗主任汇报，罗主任批准曹玉祥调查宋传鸣，但叮嘱他一定要慎重。对宋的调查是曹玉祥当记者以来遇到的难度最大的事。尽管宋传鸣行事谨慎周密，但曹玉祥还是发现了他的一些蛛丝马迹，并基本认定宋不干净。由于无法拿到过硬的证据，揭露宋的事搁浅。

曹玉祥想起李霞说过病菌在贪官嫌疑人身上登陆前都先去其身上向细菌调查的话，他拿出手机给李霞打电话。

曹玉祥说："李霞？你好，我是曹玉祥。"

李霞说："你好。刚起床吧？"

"我昨晚就没睡觉。现在市公安局附近，我来采访唐国庆，你们已经派病菌去他身上了？"

"对。袁猎猎先派飞病菌去调查唐国庆了，比你说得还坏。我们同时派了几种癌病菌过去。

他住院了？”

“是的。我这儿还有一个贪官嫌疑人。”

“你等等，我拿笔。好了，你说吧。”

“市政府副秘书长宋传鸣。”

“很红的人呀！”

“你先让袁猎猎派飞病菌去查查吧，如果不属实，就算了。”

“那当然。谢谢你！”

“不客气，应该的。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

“我应该请你吃饭。”

“哪有女人请男人吃饭的道理？”

“你那是老皇历了。”

“什么时候袁猎猎能完成对宋传鸣的调查？”

“半小时之内。”

“调查完，你能告诉我吗？”

“当然，宋是你发现的，你理应享有专利权。”

“我等你的电话，打我的手机。”

曹玉祥关闭电话，他坐在石凳上注视着对面一对倚偎的情侣发愣，思索李霞和病菌集中营的事，直看得那男子对曹玉祥怒目而视。

这半个小时过得像半个世纪。曹玉祥问世28年来所获得的常识使他不能相信病菌集中营的存在，可是假如病菌集中营真的存在……

这是一个有风的上午，但曹玉祥觉得空气是僵化的。这是一个有阳光的上午，曹玉祥眼前时不时漆黑一片，就像日全食。

手机铃响了。曹玉祥瞥了一眼手机显示屏，是李霞打来的电话。

曹玉祥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

李霞的声音有些激动："你说对了，他有事。"

"多大的事？"

"够枪毙那种。"

"受贿？"

"何止受贿，还行贿买官。他接受过一个叫郭晓伟的私营企业家的12万元贿金。"

"……"曹玉祥目瞪口呆，郭晓伟正是那被他灌醉的企业家的名字。李霞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

"袁猎猎已经派病菌去了。"

"什么病菌？"

"贲门癌。晚期。"

"……"

“谢谢你，曹玉祥，过几天我请你吃饭！”

“……我等你的电话……”

曹玉祥将手机装进书包，他站起来，步履飞快地到路边拦了辆出租车。

“去市政府。”曹玉祥对出租车司机说。

一辆人力三轮车横穿马路，出租车司机急刹车，曹玉祥用手扶住防抢护拦网。

司机对曹玉祥说：“您扶好。三轮车比我辈份大，我得让着它。”

曹玉祥问：“这话怎么讲？”

出租车司机说：“人们管我们开出租的叫‘的哥’，管蹬三轮的叫‘板爷’，辈份差得不是一星儿半点儿。如今是越穷越横，谁有钱谁是孙子。”

曹玉祥看着车窗外没说话。一辆救护车呼啸着疾驰而过。曹玉祥不知为什么打了个激灵。

在市政府传达室，曹玉祥向门卫出示记者证后要求采访宋副秘书长。

门卫说：“你没看见救护车刚走？宋副秘书长得急病去医院了。”

曹玉祥扶住传达室的窗台，设法不让自己摔倒。

曹玉祥身后一个等着登记进市府的人催曹玉

祥，曹玉祥踯躅着离开市政府大门，他坐在马路牙子上。

人类和病菌真的能沟通！病菌懂人类的语言！病菌可以有意识地去某人身上登陆使他患病！细菌了解主人的一切所作所为！细菌毫无保留地向病菌介绍主人的一切！

曹玉祥的脑海在历经惊涛骇浪后，渐趋平静，他焕然一新地站起来，将屁股上的尘土和脑子里的尘土一起掸掉。

曹玉祥想见李霞，他不顾一切地想见李霞，他觉得李霞是极其珍贵的人，其价值不亚于哥伦布和爱因斯坦。

“我要和你一起吃午饭！”曹玉祥拨通李霞的电话后以不容质疑的口气说。

“下午一上班我们所开会，申副所长布置……”李霞说。

“我不管什么会，反正我要见你，要不我去你的办公室。”

“好好，共进午餐。在哪儿？”

“你们单位附近有什么餐厅？”

“刺猬餐厅吧，几点？”

“20分钟后。”

李霞到刺猬餐厅时，曹玉祥已经在一个单间

等她了。

曹玉祥当着服务小姐冲动地上前拥抱李霞。

“你干什么？”李霞挣脱。

“对不起，我克制不住自己，我彻底相信病菌集中营了！你很伟大！”曹玉祥说。

李霞坐下说：“你刚信呀？”

“我去市政府打听宋传鸣，他住院了。”

“罪有应得。你为市民做了一件好事。”

“飞病菌多远都能去？”

“据袁猎猎说，全国的病菌已经联合起来了。由于病菌无处不在，它们的传播速度非常快。”

“是不是有点儿像咱们古代的驿站。”

“大概是吧。”

小姐问他们喝什么茶。曹玉祥看李霞。

李霞说：“菊花茶，不要糖。”

小姐又问现在点不点菜。

曹玉祥将菜谱递给李霞。李霞要了一个清炒荷兰豆和沙锅豆腐。曹玉祥点了清蒸甲鱼和红焖大虾。

“没必要点这么贵的菜吧？你半个月的工资进去了吧？”李霞说。

“记者是咱们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隐形中

产阶级。”曹玉祥说，“我们有点儿钱。”

李霞不信：“怎么会？”

曹玉祥说：“如今中国什么假的最多？不是商品，不是假钞，而是假新闻。只要厂家商家塞够了钱，我们敢说屎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

“咱们在吃饭，拜托举点儿不恶心的例子。”

“当然也不全是这样，正直的记者很多。”

李霞对于曹玉祥能向她袒露心扉，挺感激，她和曹玉祥一边聊一边吃。

曹玉祥喝了瓶啤酒后，壮着胆子对李霞说：“我很……喜欢……你……我觉得咱们……”

李霞拦住他的话，说：“又俗了。”

曹玉祥坚持说完：“我这辈子是非你不娶了。”

“好多电影里都有这样的台词，别当真。”

曹玉祥喝光了杯中酒，说：“我是认真的。”

李霞转移话题：“你手里还有多少贪官？”

“全国这么多官员，你靠这么原始的方法，一个一个找，什么时候才能清除所有贪官？你应该依靠高科技。”

“怎么依靠？”

"在因特网上建立一个举报贪官的主页，让全国的网民提供身边贪官的线索，你再将线索告诉袁猎猎，袁猎猎再派飞病菌去贪官嫌疑人身上调查，如果属实，就地正法。如果是诬陷，就派病菌去诬陷者身上登陆。"

李霞情不自禁握住曹玉祥的手，说："你很聪明，了不起！"

曹玉祥陶醉。他认定李霞此生是他的人了。

第十六章 因特网上的耻辱柱

下午丁永辉在化验室上班时，袁猎猎向他告急："我快支撑不住了！"

丁永辉回头看看化验室里的同事，感到说话不方便，他离开化验室。

丁永辉在没人的地方问袁猎猎："你又怎么了？这几天我就没断了给你找新航母！"

袁猎猎焦急地说：

"我如今在病菌界是头号名人了，自从我发出《去贪官身上登陆，同人类双赢》的号召后，得到了病菌的积极响应，来找我要贪官名单的病菌海了去，别说你一天给我提供一个贪官，你就是一天给我提供1万个我也不够用。"

丁永辉埋怨袁猎猎："你什么时候向病菌发号召了，我怎么不知道？"

"我脑子一热，就办了，没想到我的同胞还

真想翻身当益虫。要不先让外国的病菌在各自国家的贪官身上登陆？也好减轻我的压力。”

“不行！我不能做有损我的国家利益的事。”丁永辉说，“其他国家人口少，肯定贪官先没，没了贪官，他们就抢先发达了。我坚决不同意。”

同事从化验室探头对走廊里的丁永辉说：“小丁，你的电话！”

丁永辉回化验室接电话，是李霞打来的。

“说话方便吗？”李霞问。

“还行吧……”丁永辉看了一眼同事们，“你说，我听着。”

“曹玉祥给咱们出了个主意，他建议咱们在因特网上建一个反贪主页，发动网民给咱们提供贪官的线索，咱们再根据线索去查实。咱们国家现在有800万人上网，遍布全国各地。”

“很好的建议。袁猎猎刚才正向我告急……”丁永辉自觉失言，他看看同事，改口说：“你上网了吗？”

“我的网龄才4个月，会上网，但离自己编主页还有距离，不过我表妹是专家，咱们可以请她帮忙编主页。那是一个小天才，你知道她是怎么学的英语吗？”

“怎么学的？”

“她本来一点儿英语基础都没有，看了10盘英文字幕的VCD故事片后，就会说英语了。”

“神了。”

“下班后你直接来我家，我约了表妹也来。”

“一会儿见！”

丁永辉放下电话，袁猎猎兴奋地说：“李霞太值得爱了。因特网比我们病菌的网络还厉害，我估计我的好日子到了。”

丁永辉当着同事不方便和袁猎猎对话。他无数次看表盼下班。

李霞的表妹袁晓雪是资深网虫，她每天在网上的时间逾12小时。她喜欢因特网这种虚拟的世界：假中有真，真中有假。假得彻底，真得透明。假作真时真亦假。

李霞将丁永辉介绍给袁晓雪后，3个人在李霞的卧室商议编主页的事。

丁永辉问袁晓雪：“编个主页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袁晓雪说：“这要看你们的电脑的速度了。”

李霞打开电脑让表妹看。

袁晓雪说："也就两个小时吧，你们的主页叫什么名字？"

李霞问丁永辉："叫'耻辱柱'怎么样？"

丁永辉同意："绝了，很贴切。"

袁晓雪问："耻辱柱？给秦桧编的主页？"

李霞说："我和丁永辉挺痛恨贪官，想建一个让网民将各地的贪官干的坏事公布在网上的主页。"

李霞没有将病菌集中营的事告诉表妹。

袁晓雪说："这想法挺有意思，你们是有使命感的人，活得可能不轻松。"

袁晓雪开始编主页，她一边编一边给丁永辉和李霞扫网盲。

"在网上和网民对话，有很多网络语言，比如 TMD，是'他妈的'的意思。尤其是骂人的话，你们一定要知道，否则会出洋相。"袁晓雪说。

"TMD 不是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的英文缩写吗？"李霞问。

袁晓雪笑着说："没错。上个月在网上就闹了这么个笑话，某网虫在一个聊天室看到网民在举行'TMD 研讨会'，他以为是'他妈的研讨

会'，就兴致勃勃地加入了，后来才知道人家是在探讨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后来，网民就管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叫他妈的计划。"

丁永辉问："网上骂人话很多吧？"

袁晓雪说："特丰富。"

一个半小时后，袁晓雪编好了"耻辱柱主页"。丁永辉和李霞对界面很满意。

丁永辉问袁晓雪："别人怎么知道我们的主页？"

袁晓雪说："我给你们做几个链接，访问你们主页的人会越来越多。"

袁猎猎对丁永辉说："我闲着没事干，派飞病菌去袁晓雪身上转了转，她身上有卵巢囊肿病菌，咱们应该报答她吧？"

丁永辉问袁晓雪："你有卵巢囊肿？"

袁晓雪从椅子上蹦起来："你怎么知道？"

李霞忙说："丁永辉是医生。"

袁晓雪看着丁永辉说："神医？"

丁永辉说："谢谢你帮我们编主页，作为答谢，你的病已经好了。"

袁晓雪问李霞："他会气功？"

李霞说："好像是。"

袁晓雪说："连我妈都还不知道我得了这个

病，这是前天才确诊的呀！”

丁永辉说：“世界上有好多事用现有的常识无法解释。”

袁晓雪说：“没错。前天我从网上听说，流感是宇宙尘埃导致的，流感根本不传染，要不怎么会一家子只有一个人得流感？”

袁猎猎小声对丁永辉说：“纠正她，感冒是感冒病菌导致的。”

丁永辉正准备说，电话铃响了。

李霞接电话。

“编主页了吗？”曹玉祥问。

“刚编完。”李霞说。

“告诉我网址，我要当第一个访问者。”

李霞说了一通达不溜达不溜点抗母之类的话。

第二天一进办公室，李霞就打开电脑进入耻辱柱主页查看信息，已经有两位网民提供了贪官嫌疑人的线索。其中第一个是本市一位局长，另外一个是外地的副省长。

李霞立即打电话给丁永辉。

丁永辉将贪官嫌疑人的信息转告袁猎猎。袁猎猎火速部署调查。

丁永辉觉得化验室没有电脑很不方便，他对

朱主任说："咱们应该配备电脑。"

朱主任说："医院经费这么紧张，听说这个月连退休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怎么会买电脑？"

丁永辉决定自己买一台笔记本电脑，随时随地上网从耻辱柱上获取贪官嫌疑人信息提供给袁猎猎。

袁猎猎向丁永辉汇报："信息反馈回来了：那个局长是贪官。"

丁永辉问："什么级别的？"

"局级。"

"我知道他是局级干部，我是问你他的贪婪是什么级别的。"

"我就是说他的贪婪是局级水平。我们已将贪官的贪婪划分了级别，为合理利用资源，我们就套用官员的级别，有部级贪婪，局级贪婪，处级贪婪，科级贪婪。比如某部长，他的行政级别是部级，但他的贪婪只是科级。再比如一个科长，他的贪婪级别可能是国务委员级。"

"咱们调查的这位局长的行政级别和贪婪级别同步？"

"正是。"

"那个副省长是什么级别？"

袁猎猎失望地说："幼儿园级别。"

丁永辉问："不是贪官？是诬陷？"

"百分之百的诬陷。实话说，那副省长的贪婪连幼儿园级别都不够，也就胎儿级别。难得的清官。"

"那你就派病菌去诬陷他的那人身上落户吧！"

"领旨！"

"你不要对我使用和袁世凯说话的口气。"

"遵命！"

"你别太兴奋了，稳着点儿。多了容易出差错，别把清官误当成贪官。"

从下午开始，李霞打给丁永辉的电话的频率越来越高。各地网民给耻辱柱主页提供的贪官嫌疑人的信息与秒俱增。丁永辉应接不暇地在纸上记录，再转告袁猎猎。袁猎猎忙得不亦乐乎。

朱主任站在丁永辉身后看他接电话和记录，丁永辉没发现。

袁猎猎提醒丁永辉："你们主任在你身后。"

丁永辉回头，问朱主任："您有事？"

朱主任说："你在上班时间搞传销？"

"传销？传销不是已经被取缔了吗？我最讨

厌传销。"

"今天下午，你已经接了30多个电话了，还做记录。这和咱们化验室的工作无关吧？"

丁永辉无奈地耸耸肩膀，说："无关。"

朱主任说："那就别做了，群众有反映，你应该注意影响。"

丁永辉点点头。李霞再来电话时，丁永辉告诉她，上班时间没特急的事，就别来电话了。下班后他去她家。

袁猎猎生气地向丁永辉建议批准它派病菌去朱主任身上登陆。丁永辉坚决反对。

"我派轻量级的病菌去，比如感冒什么的。"袁猎猎说。

"轻量级的也不行。朱主任这人不错。"丁永辉枪毙了袁猎猎的构思。

第十七章　黑客绑架主页

当天晚上，李霞、丁永辉和袁猎猎在李霞的卧室通宵达旦地工作，李霞的母亲不知道孩子们在电脑前忙什么，但她清楚能治愈她的病的人只会干好事，她为李霞和丁永辉忙前忙后准备宵夜。

李霞坐在电脑前看耻辱柱，她将新的贪官嫌疑人信息告诉身边的丁永辉，丁永辉记录后转告袁猎猎，袁猎猎向云集在它身边待命的数以千万计的飞病菌部署调查。核实后，由袁猎猎根据该贪官的贪婪级别决定派何种病菌去其身上登陆，再报请丁永辉核准。

丁永辉累得精疲力竭，他看了一眼表：凌晨3点。

丁永辉问李霞：“从昨天主页开通，咱们一共受理了多少贪官？”

李霞说："416名。其中有87名是诬陷，其余的属实。"

"我看袁猎猎快忙不过来了。"

"我优先本市的贪官，我想让咱们这座城市的市民先过好日子。"

袁猎猎插话："这是地方保护主义。"

丁永辉说："没错，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最佳手段是推行廉政。"

李霞突然兴奋地说："你们来看这人！"

丁永辉凑到屏幕前看，这是一个在本地尽人皆知的官员的名字，有网民举报他袒护走私汽油。国家开征燃油税后，走私汽油大幅度上升。

丁永辉摇头："可能是诬陷，昨天他还在电视上主持打击走私汽油的会议呢！"

袁猎猎说："我这就派飞病菌去调查他。"

几分钟后，袁猎猎向李霞和丁永辉汇报说："那厮走私汽油属实，且贪婪级别登峰造极。"

丁永辉问："他具体属于什么贪婪级别？"

袁猎猎说："官场中目前尚无此高级别，故无法套用。"

丁永辉说："你派世界上所有品种的癌症病菌同时去他身上！"

袁猎猎大喜过望："领旨……不对，遵命！

这才叫盛况空前。”

李霞从电脑屏幕上看见曹玉祥通过ICQ给他打的字：

“还在忙？抓住多少了？”

李霞打字回话：“你没睡？抓住300多个了，有大鱼。”

曹玉祥打字：

“TMD，爽！”

李霞打字：

“TMD，很感谢你的创意！”

袁猎猎对李霞说：“别鸿雁传书了，快工作吧！”

李霞打了个哈欠，她再看电脑屏幕时，发现耻辱柱没了。

“怎么回事？”李霞吃惊。

丁永辉看屏幕：“死机？”

李霞否定：“不是。”

这时，屏幕上出现一行字：

“我绑架了你们的主页，请你们付钱赎回主页，否则我就撕票！”

丁永辉说：“我听说过黑客通过因特网获取信用卡公司的客户绝密信息后敲诈信用卡公司，还没听说过黑客绑架个人主页的。”

李霞急了：“咱们怎么办？”

袁猎猎慢吞吞地说：“急什么？我马上就能查清是谁干的，他死定了。”

李霞对袁猎猎说：“黑客可是遍布全球。”

袁猎猎牛气十足地说：“哪里有黑客，哪里就有病菌。病菌更是遍布全球。”

李霞给那黑客打字：

“我限你 10 分钟内归还我的主页，否则让你得骨癌，手指头今生今世摸不了键盘。”

黑客打字：

“我恭候你的骨癌。15 分钟后，你的主页就从网上消失了。”

袁猎猎给飞病菌下令：“快去全球范围打听哪个黑客绑架了耻辱柱！”

8 分钟后，袁猎猎告诉李霞和丁永辉：“此人叫赖鹏，男性，上海人，19 岁。”

李霞说：“如果他释放了耻辱柱，咱们这次就饶了他，他还小。”

袁猎猎说：“如果他撕票，咱们派什么量级的病菌过去？”

李霞说：“我先警告他，看看效果。”

李霞打字：

“你叫赖鹏，家住上海。19 岁。放不放我的

主页？”

对方显然吓坏了，立即释放耻辱柱。

丁永辉表扬袁猎猎：“你很厉害呀，警方如果有了你，就没有破不了的绑架案了。”

李霞说：“何止绑架案，什么案它都能破，只要罪犯身上有细菌。”

袁猎猎催李霞快提供贪官嫌疑人名单。

李霞的母亲给女儿和丁永辉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鸡蛋面条，丁永辉过意不去，说：“伯母，这么晚了，您应该休息，注意身体。”

李母鹤发童颜地对丁永辉说：“自从你给我治好了病，我这身体就跟20岁时差不多。”

丁永辉、李霞和袁猎猎鏖战一个通宵，共擒获贪官近千名。

当阳光投射在电脑屏幕上时，李霞提醒丁永辉：“你该上班了吧？”

丁永辉一边打呵欠一边看表，说：“我去上班了，你今天可以不上班吧？”

李霞说：“我上午睡觉。要不你把袁猎猎留下，等我睡醒后，我们就可以工作了。”

袁猎猎说：“我还是跟着丁永辉吧，我也得睡会儿。下午丁永辉最好能找碴儿请假。”

丁永辉对李霞说：“我会请假的。我下午来

你家。还是你们这种单位好，不坐班。”

李霞说：“医院如果不坐班，患者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第十八章　耿锐死里逃生

丁永辉头昏脑胀地到医院上班，他在更衣室换白大褂时靠在衣柜上站着睡着了。

一同事推丁永辉："小丁，怎么了？不舒服？"

丁永辉醒来后埋怨袁猎猎不提醒他。袁猎猎说它也睡着了。

丁永辉给自己沏了一杯浓得不能再浓的茶，茶叶比水还多。他大口喝茶强行提神。

两位同事的对话引起了丁永辉的注意。

"我还从没见过这种场面，一个人病了，单位里来那么多人。"一个男同事说。

"是官吧？如今官儿病了，来拍马屁的人特多。"一个女同事说。

"是官儿，但来的人不是拍马屁的，是自发来的群众。听说是一个县长，今天早晨得了急

病，送到咱们医院看急诊，县里的老百姓听说后，来了上百人，还有拎着鸡蛋的农民老太太。”

“少见。”

丁永辉站起来走到窗口往急诊室门口看，黑压压人群一片聚集在急诊室外。

一个县长病了，竟然能有这么多老百姓自发来医院，丁永辉觉得不可思议，他去急诊室看究竟。

丁永辉问一个眼含泪水的老农民：“你们县长病了？”

老农民一看丁永辉穿白大褂，像看见了救星，说：“医生，求你救俺们耿县长，他可是俺们县老百姓的主心骨。”

丁永辉问：“你认识县长？”

老农民说：“全县老百姓谁不认识他？当然他不认识俺。俺听说他早晨吐血，就赶到医院来了。医生，你一定要救他！这可是难得的好官，俺们县40年才有这么一回好运气！”

丁永辉问：“你们县长叫什么名字？”

老农民说：“耿锐。”

丁永辉又一连询问了10位老百姓，大家众口一词称赞耿县长的官德。

丁永辉离开急诊室门口，对袁猎猎说："袁猎猎，你去耿县长身上看看，让他身上的病菌离开他。"

袁猎猎为难地说："如今的病菌是登陆容易撤离难，最好能有新的航母供它们转移用。"

丁永辉说："别罗嗦了，快去！"

袁猎猎回来后对丁永辉说的话使他出了一身冷汗。

"我犯……错误了……"袁猎猎吞吞吐吐地说，"这耿县长身上的病菌是我……派过去的。这个县的书记也姓耿，耻辱柱上举报的是耿书记，病菌却误在耿县长身上……登陆了……"

丁永辉问："耿书记是贪官吗？"

袁猎猎胆怯地说："是。受贿37298元。"

丁永辉又问："耿县长呢？"

袁猎猎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1分钱都没收过，这人就知道给老百姓办事。"

丁永辉破口大骂："你他妈混蛋！"

四周的人用诧异的眼光看丁永辉。

袁猎猎说："我将功赎罪……"

"怎么赎？"

"那耿书记也来了，我立即让耿县长身上的病菌转移到耿书记身上去。"

丁永辉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耿县长没送到咱们医院来抢救，你这不等于扬恶抑善吗？"

袁猎猎忙不迭赔不是："我死有余辜，我死有余辜……"

丁永辉下令："你给那耿县长发免病菌证，让他活130岁。"

袁猎猎说："135岁！我这就通告全球病菌，谁也不准打耿县长的主意。"

丁永辉吼道："还不快去！"

正在和医生讨论耿县长病情的耿书记突然口喷鲜血，鲜血将医生的脸染成了京剧脸谱。

躺在病床上戴着氧气面罩的耿县长自己坐起来拔了输液的针头和氧气面罩，闻讯赶来的医生尽管涂着京剧脸谱，惊诧的表情仍让人一目了然。

下午，丁永辉向朱主任告假。他一进李霞家，就要求复查所有被病菌登陆的贪官。所幸除耿县长外，无一冤假错案。

丁永辉和李霞警告袁猎猎，如再出差错，他们就和它断绝关系。袁猎猎发恶誓保证下不为例，并说它已出台了两项万无一失的措施：一、每次派不同的3个飞病菌调查组去同一个贪官嫌疑人身上调查；二、实施登陆时，以身份证号码为准，认号不认名。

第十九章　潘乾坤受命调查

市公安局唯一的女警探是潘乾坤。30 岁的潘乾坤已经是一个男孩儿的妈妈，其夫亦是警察，前年在一次追捕逃犯时以身殉职。目前潘乾坤独自带儿子生活。潘乾坤思维敏捷，擅长从出人意料的角度破案，在市公安局有警花之称，罪犯则称其为警猾。

这天早晨，潘乾坤将上小学的儿子送到学校后，她到市公安局上班。在传达室，门卫告诉她让她直接去谢副局长办公室。

谢副局长叫谢云，专抓大案。他很欣赏潘乾坤的想像力和推理能力，当初是他力排众议将潘乾坤从基层派出所直接调到市局来的。潘乾坤在派出所时，破了一起难度极大的凶杀案，引起了谢云对她的注意。

“最近咱们市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刚才林

副市长给我打电话，他责成咱们分析此事是否犯罪。”谢云对踏进他办公室的潘乾坤说。

潘乾坤问：“什么事？”

谢云手里拿着一枝铅笔，说：

“最近一段时间，本市突然有大批官员莫名其妙地患各种各样的癌症，其中绝大部分官员患病前身体状况良好。这是患病官员的名单和他们近年的体检记录。”

潘乾坤接过文件夹翻阅，她看见本局唐副局长也在上面。潘乾坤大概数了数，在短短一周内，本市共有439名处级以上官员突发癌症住院，其中43名已病故。这些官员病前体检记录良好，身体大都属于如狼似虎的状况。

潘乾坤沉思。

谢副局长问：“你怎么看？”

潘乾坤说：“不可能是作案吧？就算有人偷偷发明了能使人得癌的药，他只应该针对自己的仇人投放。可看这名单，患者几乎遍布全市所有单位。”

谢副局长点头。

“可这么多官员同时得癌，也太不正常了。”潘乾坤又在否定自己刚才的判断，“其中有蹊跷。”

谢副局长说："你集中精力查清这件事，你手里那个利用计算机盗窃银行信用卡存款案进展怎么样了？"

"已经有眉目了。"

"你把信用卡案交给徐警探，你全力以赴查这件事。"

潘乾坤离开谢的办公室，她开始着手调查。

潘乾坤先去市卫生局，了解本市近期癌症发病率有否上升，答复是没有。这就是说，只有官员的癌症发病率突然上升，其他阶层没有此症候。潘乾坤又向卫生局的专家咨询目前世界上是否有能使人迅速患各种癌症的药物，专家说据他所知没有。

潘乾坤决定从患癌的官员名单中随意挑选5位，去他们所在的单位查找他们是否有共同的仇人。

令潘乾坤感兴趣的是，在她向这5个单位的普通工作人员了解5位官员的情况时，几乎所有人都对这5位官员的生病表示了不加掩饰的喜形于色。"活该"、"罪有应得"、"报应"和"苍天有眼"是潘乾坤在调查中听到频率最高的词汇。

这5人都是贪官，是巧合吗？为了证实自己

的判断，潘乾坤又从名单中挑选了8位官员，再行调查。结果同上次一样：8个单位的某官员患癌症后，单位竟然无中生有平添了隆重的节日气氛。

“唐副局长患病后，我们局可没有喜庆气氛呀！”潘乾坤只能推定唐副局长患癌属于巧合。

潘乾坤将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她拔掉电话线。每当她破案进入冥思苦想阶段时，都这样做。潘乾坤打开办公桌上的电脑，她在推理时习惯于在电脑屏幕上写写画画，原先她是在白板上写，自从迷上电脑后，潘乾坤就喜新厌旧了。

潘乾坤的电脑里有一个文件名为“指点迷津”，这是她的破案专用文件。潘乾坤打开“指点迷津”，开始在上面写画：

犯罪目标：似乎是贪官。犯罪动机：？犯罪嫌疑人：？犯罪手段：药物？犯罪范围：本市。犯罪性质：谋杀？

潘乾坤看着屏幕沉思，她清楚，凶杀案无非是以下几种：仇杀；情杀；图财害命；精神病凶杀；杀人灭口；政治谋杀。

“这算是哪种性质的凶杀案呢？如果它是谋杀的话。”潘乾坤一边摇头一边自言自语。“犯罪目标是贪官，犯罪嫌疑人的动机是什么？他们

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取贪官信息的？”

潘乾坤的目光停在“犯罪范围”上，她心里一动：我怎么能确定犯罪范围是本市？

潘乾坤插上电话线，给外省市的一个公安局的警探朋友打电话，由于跨省市犯罪日益猖獗，潘乾坤结识了很多外地警探。

“老唐？你好！我是潘乾坤。”

“你的犯罪嫌疑人又跑到我的辖区来了？”数千公里外的老唐说。

“没罪犯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

“你从来没这么做过呀！”

“有个事你帮我查查。”

“你看，来了吧？”

“下次一定没事给你打电话。你们省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些官员突然莫名其妙地患重病？”

“没听说，这算什么案件？你等等……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感觉，我们省公安厅有两位年富力强的副厅长突然得了癌。”

“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一个星期前，一个是上星期三住院的，另一个是上星期五。”

“他们贪不贪？”

“什么贪不贪？”

“比如受贿，耍特权，执法犯法什么的。”

“反正不善。”

“你能不能帮我在贵省全省范围再查查，给贵省最好的医院打个电话问问，一般来说，官员生病都去最好的医院。”

“我马上问，一会儿我给你回电话。”

数分钟后，老唐告诉潘乾坤，在一个星期内，该省大约有123名各级官员因突发癌症住院，已死亡7人。

潘乾坤挂上电话。她将电脑屏幕上的犯罪范围“本市”改为“全国”。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是一个组织？犯罪团伙？

潘乾坤的所有脑细胞都向触类旁通方向运动，这是她破案的诀窍。

如今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是什么？只有因特网。

潘乾坤眼睛一亮，她上网到一家著名的搜索引擎查找和贪官有关的网站。潘乾坤打了“廉政”、“贪官”等词汇。搜索引擎向她提供了很多网址，其中有检察院的，反贪局的，还有一些个人主页。

“会是检察院反贪局采取的秘密肃贪行动吗？”潘乾坤灵机一动。

潘乾坤给她认识的一位李检察官打电话，李检察官笑着否定了潘乾坤的假设，还说如果潘乾坤抓到了凶手，他们检察院会高薪聘他或她加盟。

潘乾坤开始挨个看那些与贪官有关的主页，看到“耻辱柱”时，潘乾坤认定自己已经接近成功了。“耻辱柱”主页动员全中国的网民向其提供贪官的信息，包括贪官姓名、职务、贪婪事实……，该主页还特别提醒网民不能诬陷，诬陷后果自负等等。

潘乾坤决定做一个试验。她再给李检察官打电话。

“你无论如何得帮我一个忙。”潘乾坤上来就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

“又是关于秘密肃贪行动的？”

“我不是开玩笑。你能不能向我提供一个你们已经立案侦查估计证据确凿但还没拘捕没起诉没打草惊蛇的贪官的名字？”

“这可是犯法的事，你想让我蹲监狱？”

“我会向那贪官走露消息？你随意挑出一个，你那儿肯定成堆，我不可能认识你随意挑出的这个贪官。相信我，事关重大。”

“……好吧……我这回可是担着风险帮你，

你等等……市作家协会有个叫沈勇的副秘书长贪污会员费，他还在为作协联系开会地点时吃宾馆的回扣。总计数额两万多元。”

“他身体怎么样？”

“据说身体很好，喜欢攀岩运动。”

“谢谢你，我欠你一顿饭。”

“你不会协助沈勇潜逃吧？”

“你最好24小时监视他。”

潘乾坤敲键盘将沈勇的信息发给“耻辱柱”。她伸了个懒腰，给自己倒了杯水。

次日一上班，潘乾坤就给市作家协会打电话，找沈勇副秘书长。对方答复沈副秘书长今晨生病住院了。潘乾坤按捺住心跳问什么病，对方说初步诊断是肾癌，还说沈副秘书长尿的全是血，没别的。

潘乾坤立即到楼上的公安局计算机犯罪处，查“耻辱柱”网页主人的姓名和身份。

李霞的相关资讯出现在潘乾坤眼前。潘乾坤将与李霞有关的所有信息包括李霞父母的情况都调出来，加以分析。没人与药物试验工作有关联。

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近代史女专家，怎么会对贪官感兴趣？潘乾坤决定对李霞的电话实行

24小时监听。

在这24小时中，同李霞联系的只有两个人：丁永辉和曹玉祥。其中丁永辉同李霞的联系频率最高，他们在通话中还时不时冒出袁猎猎这个有点儿怪的名字。丁永辉在医院化验室工作，极有可能与致癌药物有关。

潘乾坤通过电脑在本市所有居民中查找袁猎猎，本市有两个叫袁猎猎的人，一个只有3个月，另一个以89岁高龄于两个月前去世。

丁永辉和曹玉祥的资讯被潘乾坤掰碎了研究分析，丁永辉曾经因精神病住院的情节引起了她的注意。曹玉祥在市公安局唐国庆副局长发病时曾来市局找过唐副局长，潘乾坤调看了市局传达室摄像机拍摄的录像带。

潘乾坤的“指点迷津”上出现了以下的字：

犯罪嫌疑人：李霞，丁永辉，曹玉祥。犯罪动机：待查。犯罪手段：待查。

潘乾坤先到精神病医院了解丁永辉住院的情况。胡院长接待了潘乾坤。

潘乾坤向胡院长出示警探证件后，问：“有个叫丁永辉的人在你们医院住过院？”

“是的。他患的是精神分裂症。”

“什么表现？”

“他整天胡言乱语，说每座医院都是一座病菌集中营，还说人生病是病菌登陆的结果，病菌离开了，病就好了。对了，他还说他身上有袁世凯身上的病菌……”

潘乾坤突然想起了袁猎猎这个名字。

“叫袁猎猎？”潘乾坤问。

“你怎么知道？”

“丁永辉出院时痊愈了？”

“突然就好了，是他们院长亲自来接他出院的。”

潘乾坤离开精神病医院，她驾驶汽车直奔丁永辉的医院。

吴院长已经接到胡院长的电话，获悉一位女警探在调查丁永辉。所以当潘乾坤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时，吴院长没有感到惊讶。

潘乾坤说：

“最近本市甚至全国不断有官员突然患重病，我正在调查这个案件。”

“官员患病会是案件？”

“这么多官员同时患病，只能是人为的。”

“这些患病的官员有什么共同特征？”吴院长猜到了是丁永辉所为。

“好像都是贪官。”潘乾坤直视吴院长的眼

睛。

吴院长确信是丁永辉干的。

“我们怀疑与贵院丁永辉先生有关。”潘乾坤说。

“小丁？怎么会？”吴院长装傻。

“听说丁永辉治好过尿毒症？”

“那是别的医生治愈的。和丁永辉无关。”

“丁永辉得过精神病？”

“很快就好了。”

“他说过他身上有个叫袁猎猎的病菌？”

“我没听他说过。”

“丁永辉平时表现怎么样？”

“很好，是业务骨干。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做犯法的事。”

“希望我们今天谈话的内容不会外传。”

“当然，请你放心。”

潘乾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她将吴院长的名字也加进了“指点迷津”中的犯罪嫌疑人行列。

潘乾坤不能相信丁永辉们是靠一个叫袁猎猎的病菌指挥全国的病菌有意识地往贪官身上登陆，但在她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论据前，她权且做这种假设。潘乾坤敲键盘更新自己的“指点迷津”：

犯罪嫌疑人：丁永辉、李霞、曹玉祥、吴瞳。犯罪目标：全国贪官。犯罪目的：肃贪。犯罪手段：指挥病菌登陆（暂定）。

潘乾坤平生最恨两种人：罪犯和贪官。

潘乾坤清楚，腐败的国家早晚将失去投资和变得贫困。腐败导致出现社会不公正，腐败给企业和老百姓的生存造成困难。在腐败严重的地方，国家拥有很大的权力，对经济进行干预，规则模糊以及法律缺乏效能。

电话铃响了，谢副局长打来的。

“怎么样？有进展吗？”谢云问潘乾坤。

“……我查过了……不可能是人为的，可能是巧合……”潘乾坤从警以来第一次向上司撒谎。

“我这就给林副市长打电话，建议他注意干部的健康。我这里有个新案子，你来一下。”

潘乾坤关闭电脑。她沉重地站起来，当“包庇罪犯”这几个字出现在她脑海里时，她苦笑着摇摇头。

第二十章　病床摇钱树

吴院长直接给丁永辉打电话，请丁永辉去他办公室一趟。

丁永辉一进院长办公室，吴院长就站起来殷勤地请他坐。

吴院长意味深长地看着丁永辉，说："刚才市公安局的一个警察来我这儿调查你。"

丁永辉假装若无其事："调查我什么？"

"她说最近全国有很多贪官突然患重病，他们怀疑到你了。"

"贪官生病能和我有什么关系？"

"小丁呀，我已经为你打掩护了，我向那警探否定了她的判断。你就别瞒我了，肯定是你和袁猎猎干的，好呀！大快人心嘛！我支持你！瞧这些贪官把咱们国家祸害的！"

“……谢谢吴院长……”

“怎么谢？”

“……您说呢……”丁永辉没想到吴院长务实了。

“我有两个要求，你从中任选一个报答我。”

“您说吧……”

“一，让袁猎猎派病菌去吕副院长身上登陆。”“为什么？”

“卫生局已经定了，我明年退休后，吕副院长接我的班。可我觉得吕副院长品质不好。”

“吕病了，无法接你的班，你就可以多干一年。”丁永辉一针见血。

“随你怎么理解。”

“这是买凶。我不干。你最好别再有这种恶劣的念头，否则我让病菌去你身上。你说另一个要求。”

“咱们医院有1000张病床，现在空着600多张。你从合同医疗单位弄600人来咱们医院住院。”

袁猎猎小声对丁永辉说：“这个要求应该满足，合同单位肯定有贪官，咱们可以一举两得。”

丁永辉问吴院长："咱们医院的合同医疗单位一共有多少人？"

"10万人。"

"这个要求我答应你。给我合同医疗单位的名单。"

吴院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递给丁永辉。

吴院长对丁永辉说："我今天就要600人来住院。每人收住院押金3000元，就是180万元。能解咱们院的燃眉之急。"

"我要借用你的办公室半个小时。"丁永辉说，"化验室不方便。"

吴院长由衷地说："借用多长时间都行。"

等吴院长出去后，丁永辉对袁猎猎说："我给你念单位名称，你立即派飞病菌去这些单位找贪官，凑足600个。"

袁猎猎摩拳擦掌："你念吧，我已经命令两亿飞病菌整装待发了。保证10分钟内完成调查。不就区区10万人嘛！"

丁永辉字正腔圆地念单位名称，袁猎猎有条不紊地吩咐飞病菌出征。

10分钟后，袁猎猎向丁永辉汇报：

"我像梳头那样把你们医院的合同医疗单位

篦了一遍。一共是479个单位，只有521个贪官，凑不够600个，怎么办？有的我拿不准，比如市文联有家刊物，那编辑部主任姓程，大约是1994年，一家广播电台广告部的人向程主任拉广告，程主任掏了5000元在该广播电台给他的刊物做了一周广告，广播电台从5000元中给了程主任500元回扣，这样的数目算贪官吗？”

“算。加上这位程主任。对了，这位编辑部主任人品如何？”

“小男人，嫉妒成性，是那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算贪官。522个了吧？”“离吴院长给你下达的任务还差78个。”

“实在没贪官了，就拿人品不好的扩招充数吧，比如挑拨离间的，打小报告的，溜须拍马的，爱占公家小便宜的，嫉贤妒能的，表里不一的，等等。”丁永辉叮嘱袁猎猎，“政策性要强，不能滥竽充数。”

又一个10分钟后，袁猎猎向丁永辉报喜：“你这一扩招，合格的足有4万人。我择优录取了80个。一共是601人，超额完成任务。”

“你准备让何种病菌去这601人身上登陆？”

“程主任以上（含程主任）的贪官都是癌症。程主任以下（不含程主任）都是胃溃疡什么的常见病。”

丁永辉核准了：“出发吧。”

数以万计的各类病菌离开病菌集中营遮天蔽日地向合同医疗单位扑去。

丁永辉给在隔壁恭候佳音的吴院长打电话。吴院长屁颠屁颠地过来。

丁永辉对吴院长说：“你安排人员接待601名住院的患者吧，多准备验钞机。”

吴院长眉开眼笑地说：“不用验钞机，都是支票。小丁，谢谢你！”

“你就不怕我派病菌去你身上？”

“你不会。”

“为什么？”

“我没贪污或受贿过1分钱。”

袁猎猎小声告诉丁永辉：“他去年到大学讲课，拿1000元劳务费漏过税。”

丁永辉觉得在腐败横行的今天，吴院长算是清廉的了。他没对吴院长说袁猎猎提供的信息。

吴院长送丁永辉到门口，他说：“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这601人都是贪官？”

“522个是贪官。”

"你千万别让这522人很快就死，那样咱们医院就赚不到钱了。你要让他们慢慢死，最好每人持续5年以上，一直住在咱们医院。"

"我帮你在咱们医院的病床上种了522棵摇钱树。"

"是这个意思，小丁真幽默。"

丁永辉离开后，吴院长拿起电话通知财务科：

"下午给退休人员补发拖欠的全部养老金，报销积压的所有医药费。"

第二十一章　走向深渊

曹玉祥给李霞打了3次约会电话，都被李霞谢绝了。失落惆怅的曹玉祥径直到李霞家找李霞，他在李霞家的单元门口看见丁永辉进了李霞家。曹玉祥没有去李霞家，他要等丁永辉走后再去。曹玉祥没想到，他整整在李霞家门口站了一个通宵。丁永辉是次日清晨7时30分离开李霞家的，最令曹玉祥不能容忍的是，竟然是李霞的母亲送丁永辉出来的。

醋意勃发的曹玉祥昏了头，他几乎是冲进李霞家。

看见脸扭曲了的曹玉祥，李霞吃了一惊："你怎么了？"

"你和那小子过夜？！"曹玉祥怒不可遏。

李霞火了："你管得着吗？你是我什么人？"

曹玉祥目光恐怖地看着李霞，一字一句地说："你只能和我结婚！"

"你这是怎么了？我和谁结婚是我自己的事。"

"我要你对我说，你不和丁永辉结婚！"

"如果我说我就和他结婚呢？"

曹玉祥恶狠狠地说："后果由你承担！"

"这算什么？威胁吗？"

李霞的母亲听见争吵声，进来看。曹玉祥一甩胳膊，走了。

母亲问李霞："怎么了？"

李霞气得满脸通红："没想到曹玉祥是这种人！他对于我和丁永辉来往吃醋，他还威胁我！"

"他在追你？"

"说过类似的话，我没当真。"

"我看他很生气。"

"莫名其妙。"

李霞打开窗户透气。

曹玉祥离开李霞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他去哪儿，他说随便。司机从反光镜看曹玉祥，说随便我怎么开？曹玉祥说你想往哪儿开就往哪开，我给你钱不就行了？

当天中午，曹玉祥在一家小饭馆喝得酩酊大醉，他踉跄着来到报社，竟然闯进总编辑的办公室。总编说你有什么事，曹玉祥说我手里有一个失恋的新闻，你必须给我上明天的头版头条。总编打电话叫来新闻部罗主任，罗主任将曹玉祥拖回新闻部。

次日上午，曹玉祥给李霞打电话。

“我要见你，我有话说。”曹玉祥说。

“还是昨天的事？”李霞问。

“对。”

“咱们可以当朋友。别的不行。”

“没有任何余地？”

“没有。”李霞斩钉截铁。

曹玉祥挂断电话，他倒在床上发愣。

妒火焚烧着曹玉祥的理智，理智被烧成灰烬后，曹玉祥作出了丧尽天良的决定。

几天后，李霞接到曹玉祥的电话。

曹玉祥说：“对不起，李霞，是我不好。咱们永远当朋友吧。”

李霞说：“谢谢你，曹玉祥，你是男子汉。”

“我手里有个贪官的信息，你要吗？”

“当然，你说吧。”

“这两天，我在采访时，意外发现市公安局有个叫谢云的副局长有问题，你让袁猎猎去调查他一下。”

李霞轻信了曹玉祥，她中了圈套。

大约半个小时后，曹玉祥再给李霞打电话。

曹玉祥问：“谢云是贪官吗？”

李霞说：“轻量级的，我们只准备派胃穿孔病菌去他身上。”

“他具体有什么事？”

“1993年4月，他给一个叫沈雁泉的人办理外地迁本市户口，收了人家8500元。1995年7月，他将办案经费2134元塞进自己的腰包。此人可能还想当更大的官，比较克制。”

“我有了贪官的信息再告诉你。祝你幸福。”

“谢谢。以后我请你吃饭。”

曹玉祥挂上电话后，脸上出现了不属于笑的笑容。他点燃一枝烟，细嚼慢咽地抽，细嚼慢咽地想。

曹玉祥将烟蒂狠狠按灭在桌面上，他缓慢地站起来，去公安局找谢副局长。

在公安局大门外，曹玉祥使用手机给谢云打电话。

“请问是谢副局长吗？”曹玉祥问。

“我是。哪一位？”谢云说。

“谢副局长，您好！我是《××报》记者，我叫曹玉祥。我想采访您……”

“我们局有规定，个人不能接待媒体采访，您得通过局政治部宣传处，我给你宣传处的电话……”

“谢副局长，我有重要的事告诉您，事关您的前途。”

“你什么意思？”

“您还记得沈雁泉吗？您帮他办过户口，还拿了他……”

“……你想干什么……”

“想帮助您。”

“……”

“谢副局长？我能进去见您吗？”

“……你来吧，我的办公室在308房间，我给传达室打电话。”

曹玉祥在传达室填写了会客单，他进入公安局的大楼时，在走廊里和正要出去办案的潘乾坤走了个对面。潘乾坤觉得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但她一时想不起来。

谢副局长万分警惕地让曹玉祥坐，他弄不清

曹玉祥的真实身份，他甚至怀疑曹玉祥是反贪局的侦查员。曹玉祥将自己的记者证给谢云看。

谢云问："对不起，你身上有录音机吗？"

曹玉祥把包打开让谢云看，他又将自己身上的所有衣兜翻出来。

"你说。"谢云阴着脸对曹玉祥说。

"我说的事您肯定不信。为了增加可信度，减少您不信我说服您信您再不信我再说服您信的回合频率，我先说能让您确信的两件事。1993年4月，您给一个叫沈雁泉的人办理外地迁本市户口，收了他8500元贿金。1995年7月，您贪污了一笔数目为2134元的办案经费。"

谢云头上开始冒汗。

看到堂堂的市公安局副局长被他牵着鼻子走像猫耍老鼠那样，曹玉祥心里有快感。"您肯定很想知道我是怎么掌握您的这些事的，"曹玉祥说，"特别是贪污办案经费，是人不知鬼不觉的事，可以说，除了您，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但我要告诉您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您身上生存着数以亿计的细菌，它们了解您的一举一动。"

谢云死盯着曹玉祥。

"本市有个叫丁永辉的人，他和一个叫袁猎

猎的病菌发生了联系，这个袁猎猎在病菌界是领袖级角色。”曹玉祥咳嗽了一下，“丁永辉伙同一个叫李霞的人，他们采取了一个秘密行动，让病菌去全国所有贪官身上登陆，说白了就是让贪官生病，生重病，绝症什么的。”

谢云想起了前些日子林副市长交给他的任务。

曹玉祥继续说：“丁永辉和李霞在因特网上建立了一个名为耻辱柱的主页，号召全国网民向他们提供贪官的线索，他们再派病菌去贪官嫌疑人身上调查，如果属实，就让病菌去该贪官身上登陆。贵局唐副局长就是受害者之一。”

曹玉祥起来走到谢云身边，打开他办公桌上的电脑，进入耻辱柱主页，谢云盯着屏幕发呆，浑身战栗。

曹玉祥说：“您已经被他们纳入制裁的名单了，他们马上要派3种癌症病菌来您身上，这3种癌症分别是肺癌、阴茎癌和脑癌，其中阴茎癌是晚期。咱们且不说贪污受贿的事会断送您的前程，现在他们是想要您的命。”

谢云脸上的小汗珠像水银那样汇聚成一颗蚕豆大的汗珠，曹玉祥还从来没见过直径这么大的汗珠，他觉得这汗珠肯定能申请吉尼斯世界纪

录。

曹玉祥对谢云说："只有我能帮您，我愿意帮。"

谢云有气无力地问："为什么？"

曹玉祥说："我爱李霞。我和丁永辉是情敌。"

谢云脸上的巨型汗珠如释重负地坠落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竟然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

"你准备怎么办？"谢云问。

"我在丁永辉的住所杀死李霞，你安排警察蹲守在丁永辉家附近，等丁永辉回家时，警察以一级谋杀罪逮捕他。然后，伪造他拒捕的现场，当场击毙他。击毙后，立即将丁永辉的尸体泡进事先准备好的高强度消毒药水，将袁猎猎杀死。否则，事后咱们都会死在袁猎猎手中。"

谢云点头。

曹玉祥问谢云："你在刑警队有嫡系吗？"

"唐副局长的儿子唐冲是我手下一个分局的刑警队副队长，我将病菌谋害其父的事告诉他，他会替父报仇的。唐副局长昨天已经病故了。"

"大功告成了。"曹玉祥说，"我需要丁永辉的住址，还需要能模拟丁永辉的声音打电话将李霞诓到其住宅的高科技手段。"

“这都是小菜一碟。”

谢云从电脑中公安局的居民身份证数据库中迅速查出了丁永辉的住址：慧德里三区 2 楼 202 号。

“正好是唐冲的辖区！”谢云问曹玉祥，“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明天上午。”曹玉祥说，“如果晚了，癌症的滋味儿您会受不了的。”

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同是握手，性质大相径庭，有珠联璧合一往情深，也有狼狈为奸沆瀣一气。

第二十二章　血溅慧德里

李霞在办公室接到丁永辉的电话，丁永辉说有急事，让李霞务必立即去他的住所。尽管李霞觉得丁永辉的声音有点儿怪，但她没有起疑，她认为是丁永辉遇到了麻烦导致声音变形。

李霞赶到慧德里丁永辉的住所，她敲门。

开门的竟然是曹玉祥，李霞一愣，说："你在这儿？"

曹玉祥说："是丁永辉叫我来的，说是有关于袁猎猎的急事。"

李霞一边进屋一边问："袁猎猎怎么了？"

曹玉祥锁上门，说："袁猎猎病死了。"

李霞一惊："袁猎猎怎么会死？"

曹玉祥说："病菌也是有寿命的，不可能万寿无疆。"

李霞发现屋里没有丁永辉，她问身后的曹玉

祥："丁永辉呢？"

曹玉祥掏出尼龙绳，从后边套住李霞的脖子，使劲勒。李霞伸手拿住绳子往外拉，无奈曹玉祥身强力壮，绳子越勒越紧。

曹玉祥使用毛巾将自己的所有指纹和脚印擦净。

曹玉祥离开丁永辉家后，给谢云打电话。谢云立即使用高科技手段模拟李霞的声音给丁永辉打电话，让其回家等李霞。打完电话后，谢云命令蹲守在丁永辉住所外边的唐冲准备行动。

丁永辉向朱主任请假后，回家。

袁猎猎问："李霞去你家了？"

丁永辉说："那当然。"

"她好像从不这么主动。"

"爱得深了，就主动了。"

"你别乐极生悲。"

"你应该祝福我，别说丧气话。"

丁永辉在家门口没有看见李霞，他一边掏钥匙开门一边嘀咕：

"她怎么还没到？"

袁猎猎说："我怎么觉得有点儿不对头？"

丁永辉开门进屋，他看见了卧室里李霞的尸体。丁永辉惊魂未定，大门就被人踢开了，唐冲

举枪闯进来，喊：

“我是警察，以谋杀罪名逮捕你！”

丁永辉还没说话，唐冲就开枪击中了丁永辉的心脏。丁永辉倒在血泊中，死不瞑目。

几名警察拎着装有消毒液的塑料桶随后进来，他们快速将消毒液倒进浴缸，再将丁永辉的尸体泡在浴缸里。

唐冲到厨房里找出一把菜刀，他命令一个警察戴上手套拿菜刀砍他的胳膊，那警察下不去手。

“快砍！这是他拒捕袭警的证据！”唐冲说。

那警察砍了唐冲一刀。唐冲连眉头都没皱，杀父之仇呀。

第二十三章　橡皮头子弹登堂入室

潘乾坤办公室的纯净水没有了，她到隔壁的房间讨水喝。无意中，潘乾坤听到两位警探的对话。

“真惨，一个医生杀人，死者是社科所的女专家。医生还拒捕，用菜刀袭警，被当场击毙了。”

潘乾坤问：“那医生叫什么名字？”

“丁永辉。”

潘乾坤再问：“女的叫李霞？”

“你知道了还问我们！”那警探说。

“什么时间发的案？”潘乾坤问。

“上午。”

潘乾坤回到办公室，她直觉到丁永辉不会谋杀李霞，她觉得其中必有蹊跷。潘乾坤通过电脑查到李霞家的地址，她直奔李霞家。

痛不欲生的李霞父母哭成了泪人。潘乾坤亮出自己的身份。

李母认为丁永辉绝对不会杀害李霞。

“李霞有没有什么仇人？”潘乾坤问。

“据我所知，没有。”李母一边哭一边说，“对了，前几天曹玉祥和她吵过。”

“曹玉祥？”潘乾坤想起了曹玉祥这个名字，他也是“肃贪案”的“犯罪嫌疑人”之一。“曹玉祥和李霞什么关系？”潘乾坤问。

“曹玉祥追李霞，被李霞拒绝了。他恨丁永辉和李霞。”

潘乾坤回到公安局自己的办公室思索后，她找到谢副局长。

潘乾坤说：“谢副局长，我觉得丁永辉谋杀案有疑点。”

谢云说：“这不是你的案子，你这么做会影响团结。”

“有一个叫曹玉祥的人，他有作案的重大嫌疑。咱们应该调查这个人。”

“你把他的名字写下来，我交给负责此案的人。你专心破你自己的案子吧，近来局里有人反映你爱插手别人的案子，你要注意影响，别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

"您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吧，我熟悉他们。"

"你怎么会熟悉他们？"谢云警觉。

"上次您让我调查贪官生病的……"潘乾坤自知失言，忙打住。

"你上次查出眉目了？"

"没有，没有……"

"你抓紧破那个农贸市场谋杀案吧，我限你3天内破案。"谢云意味深长地目送潘乾坤离开他的房间。

谢云给唐冲打电话。

"必须除掉曹玉祥，他已经被潘乾坤盯上了。他如果被捕。咱们就麻烦了。"谢云小声吩咐。

"明白。"唐冲说。

曹玉祥毫无戒备地给唐冲开了门，他感激地说："你的枪法真准，听说是一枪击中他的心脏。"

唐冲说："我的散打也很棒。"

唐冲说完一个扫堂腿将曹玉祥放倒在地。

"你？"曹玉祥意识到情况不妙。

唐冲用一只脚踩住曹玉祥的脖子，说："像你这样的人，不能留在世界上，有那么对待自己爱的人的吗？连我们警察都说你心狠手辣。"

曹玉祥挣扎："你们这是……杀人灭口……"

唐冲蹲下身子，像掐小鸡那样掐死了曹玉祥。曹玉祥死前大小便失禁，臭不可闻。

唐冲伪造了图财害命焚尸灭迹的现场，点火后离开曹玉祥的住所。

当潘乾坤到曹玉祥的住所欲调查曹玉祥时，她看见的是消防车和警车。

潘乾坤惊呆了，这是典型的杀人灭口。而知道她怀疑曹玉祥的只有一个人：谢副局长。

面对消防队员收卷消防水龙头，潘乾坤蓦然想起日前她在公安局大楼里见到的那个似曾相识的人，就是曹玉祥！潘乾坤在审看曹玉祥在唐副局长生病那天到局传达室欲采访唐的录像带时见过曹的形象。

潘乾坤赶回市局，她对传达室的门卫说："我要查这两天的所有会客单。"

门卫给她拿出会客单存根。

曹玉祥会见谢云的会客单存根出现在潘乾坤的眼前。潘乾坤一拳砸在会客单上。

门卫惊讶。

"这张单子我拿走，破案用。"潘乾坤对门卫说。

“您给打张借条。”门卫说。

潘乾坤写完借条进入办公楼。

潘乾坤先到自己办公室隔壁房间，他问负责丁永辉案的同事是谁开枪击毙丁永辉的，同事说是分局的唐冲。

潘乾坤知道唐冲是唐副局长的儿子。她打开电脑分析。

下班的时间到了，潘乾坤必须去学校接儿子。

潘乾坤在楼道里远远看见谢云，她有意回避他。这一细节引起了谢云的警惕。

本准备下班回家的谢云又返回办公室，等楼道里人少了后，他打开潘乾坤办公室的门。谢云察看潘乾坤电脑里的“指点迷津”文件，他知道潘乾坤的破案习惯。

在“丁永辉李霞命案”的题目下，谢云看见了令他惊心动魄的字：

犯罪嫌疑人：谢云？唐冲？

谢云还看见了潘乾坤对贪官生病案的分析，由此可见，潘乾坤早已查清了病菌集中营的事实，但她包庇了罪犯。

除掉潘乾坤是谢云唯一的出路。他没想到自己会连续杀人，愈陷愈深，不能自拔。

谢云的目光停留在纯净水桶上。

谢云到位于大楼一层的检验科，趁值班人员去食堂买饭之机，拿了一包剧毒药。

谢云返回潘乾坤的办公室，他拔出纯净水桶，将毒药倒进水中，再将水桶装回饮水机上。由于水桶口已经开封，水撒在地上一些。

谢云掏出手帕擦净他的脚印和指纹，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潘乾坤的房间。

晚上，谢云同唐冲取得了联系，他告诉唐冲，潘乾坤已经怀疑他们了。他说，如果明天潘乾坤到9点30分时还没喝水，他就打电话通知唐冲到潘乾坤的办公室杀她。

清晨，几乎彻夜未眠的潘乾坤送儿子上学后，到公安局上班。

潘乾坤的习惯是先沏茶。她打开茶杯，将茶叶放入杯中，再到饮水机前接水。

潘乾坤端着茶杯坐到办公桌前，当茶杯口接触到她的嘴唇时，她看见鼠标移动了位置。潘乾坤关闭电脑时，习惯将鼠标放置在鼠标垫正中间。而现在鼠标位于鼠标垫的右下角。

“有人在夜间动过我的电脑！”潘乾坤将茶杯拿离自己的嘴。

潘乾坤检查自己的房间，她发现饮水机下边

有水迹。潘乾坤找出一个小药瓶，从饮水机上接了点儿水。她将水拿到化验室化验。

结果是剧毒。

潘乾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她一时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她不清楚局长是否也是谢云的同谋。但有一点她是清楚的：谢云他们会不厌其烦不择手段地除掉她，直至成功为止。

潘乾坤蓦然想到了袁猎猎，只有它能帮助她。可袁猎猎在哪儿?

潘乾坤打开保险柜，她拿出手枪，将子弹推上膛后放进办公桌的抽屉。潘乾坤没想到的是，她的手枪里的子弹全被谢副局长换成橡皮头子弹了。

第二十四章　潘乾坤未抢到制高点

谢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如坐针毡，他不停地看表，不停地站起来再重新坐下，谢云重复这种枯燥的动作而全然不觉得索然乏味。当谢云确定腕上的手表终于捱到9点30分时，他拿起电话听筒往潘乾坤的办公室打侦察电话。

“我是潘乾坤。喂，请讲话……”谢云耳边的听筒里传出潘乾坤还健在的噩耗。

谢云没有说话，他极力控制住沉重的心情，轻轻放下电话听筒。

谢云离开椅子走到窗口，3米的路程他走了足足10分钟，这期间，他的脑细胞比腿活跃。谢云深知自己的今天来之不易，这是他奋斗了20多年的结果，他清楚这几天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谢云诅咒李霞、丁永辉还有那个袁世凯身上的病菌，他认为是他们干扰了他的

前程。谢云对于病菌人为地依附在哪个贪官身上哪个贪官就患病已不再怀疑，他庆幸袁猎猎已被消灭，如今世上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潘乾坤一人，但除掉潘乾坤显然比除掉李霞和丁永辉风险要大得多。潘乾坤是警察，而且是出类拔萃的警察，且不说潘乾坤能否被轻而易举地干掉，就算干掉了，警察在公安局的办公大楼里被杀害，谢云想顺利遮掩过去，难度很大。

谢云站在窗前注视着停在院外一棵树下的唐冲的汽车，他使劲儿咽了一口吐沫，别无选择地给唐冲打电话。

“去她的办公室，要做得不留痕迹。”谢云压低声音说。

“现在？”唐冲确认时间。

“对。要快。她随时可能去找史局长。一定要抢在她找局长之前办掉她。她的手枪里都被我换成橡皮头子弹了。”谢云挂断电话。

谢云放下电话，他到窗前往下看。谢云看见唐冲从汽车里出来，只见他先在汽车旁站了会儿，前后审视一番，再大步流星朝大楼走过来。谢云注意到唐冲的衣服里藏着枪。

潘乾坤接了谢云不吭声的电话后，她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自己，这个不吭气的电话说明肯定

有人在确认她是否在办公室。潘乾坤猛然想起数年前她同谢云在一次聊天中，谢云说过他早年在一次卧底时，曾经使用事先将罪犯枪中的子弹换成橡皮头子弹的方法成功保全了自己的性命。潘乾坤赶紧拉开抽屉，她迅速抽出手枪的弹夹，取出弹夹中最上边的一颗子弹，果然是橡皮头子弹！

潘乾坤一拳砸在桌子上，她咬牙切齿地将弹夹里的橡皮头子弹全部取出，再将手枪中已经上膛的那颗橡皮头子弹也退出来。潘乾坤从保险柜里拿出一盒货真价实的子弹，她将真子弹一颗一颗压进弹夹，再将弹夹插入手枪，然后将第一颗子弹推上膛。潘乾坤给手枪装上消音器。潘乾坤将手枪放在桌子上，她犹豫是否应该给史局长打电话，她的左手放在电话机上。这时，有人敲门。

潘乾坤右手握住手枪，她说："请进。"

唐冲迅速推门进来，进来后，他关上身后的门。

潘乾坤双手握枪对准唐冲。知道潘乾坤枪里是橡皮头子弹的唐冲面无惧色，他说："潘大姐，对不住了，您知道了您不应该知道的事，我这是奉命行事，请您原谅。"

"奉谢云的命？"潘乾坤冷笑。

“谢大姐确实聪明，咱们局失去您，实在可惜。”唐冲慢吞吞掏枪。

潘乾坤警告：“你把手放在头上，否则我开枪了！”

唐冲的手继续往衣服里伸，他说：“随大姐的便，您开枪吧。”

“把手放在头上！”潘乾坤再次警告唐冲。

唐冲我行我素掏出自己的枪，他甚至说：“潘大姐，您先打我。”

潘乾坤说：“你不要过高地估计你们的智商，现在你放下枪还来得及。”

“您不打我，那我就不客气了。”唐冲抬起枪口。

潘乾坤摇摇头，无奈地开枪了。一脸诧异的唐冲低头看自己胸口流出的血，他挣扎着试图向潘乾坤开枪，潘乾坤射出了第二颗子弹。

唐冲的身体顺着身后的门缓慢地滑落到地上，他胸口的两个弹孔源源不断地向体外释放着黑里透红的血。

潘乾坤走过去蹲下，她伸出左手的两个指头按在唐冲的脖子上，右手的枪口指着唐冲的头部。

在确定唐冲被击毙后，潘乾坤将自己的手枪

塞进隐藏在衣服里的枪套中。

尽管潘乾坤从警多年，但她亲手开枪杀人还是头一次，而且杀死的是警察。潘乾坤定定神，她认为自己必须去向史局长说明情况，再由史局长下令逮捕谢云。

“万一史局长是谢云的同谋呢？”潘乾坤迟疑，“我不成了自投罗网了？”

潘乾坤清楚，发生在公安局大楼里的这宗枪杀案，近水楼台守着这么多一流的法医，板上钉钉能鉴定出是她潘乾坤击毙的唐冲，如果她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自己是正当防卫，她将以谋杀罪被捕，再加上谢云的导向，她潘乾坤笃定是有口难辩，最终被法办。

现在唯一对潘乾坤有利的证据是唐冲死在她的办公室里，而唐冲近期和潘乾坤没有任何案件上的往来，也就是说，唐冲没有任何理由出现在潘乾坤的办公室里，而她潘乾坤即便想杀唐冲，也不可能弱智到将唐冲杀死在她自己的办公室里。

潘乾坤决定去找史局长，她将唐冲的尸体从门旁移开。潘乾坤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后，轻轻将门带上。楼道里有几位同事和潘乾坤点头打招呼。

“潘姐不舒服？”卢警官看出潘乾坤脸色不好，他关切地问。

“没什么，可能是昨晚没睡好。”潘乾坤伸手揉揉自己的额头，说。

“你的手破了？脸上怎么有血？”卢警官看见潘乾坤将手上沾的唐冲的血蹭到了自己的额头上。

“没事，刚才不小心弄破了手……”潘乾坤一边擦额头上的血一边赶紧走。

潘乾坤上楼走到史局长的办公室附近，她先进入卫生间洗干净脸上和手上的血迹。

潘乾坤轻轻将史局长办公室的门推开一道缝儿，她看见了坐在沙发上的谢云。

谢云的目光和潘乾坤对视的瞬间，潘乾坤从谢云的眼睛里清晰地看见了“你怎么还活着”6个字。

潘乾坤关上门，转身朝楼梯急速走去。她清楚，如果她和谢云在局长面前说大相径庭的话，局长肯定相信谢云。潘乾坤现在别无选择，她只能暂时先离开这栋大楼，再伺机揭露谢云。潘乾坤明白，只要自己现在被捕，她百分之百将给地球上的冤案史增添新的史料。

“谁？”正和谢云谈话的史局长问谢云是谁

推门又走了。

坐在史局长的位置看不到推门者。

“我也没看清。”谢云撒谎。

谢云认为不让局长知道潘乾坤来找过局长对他有利。刚才，谢云看见唐冲进入大楼后，他以防万一居心叵测地找局长“汇报工作”，其实质是抢占制高点。

看到潘乾坤活着来找局长，谢云清楚唐冲肯定是栽了，他找了个借口离开局长办公室。谢云从楼道窗户往楼下看，他看见潘乾坤匆匆走出公安局大门，上了一辆出租车。

谢云闪进潘乾坤办公室对面的卫生间，他带上手套，再给自己的两只鞋套上塑料鞋套。

听到楼道里没有脚步声，谢云迅速进入潘乾坤的办公室，他没有对唐冲的尸体感到吃惊。谢云将唐冲的手枪装进自己的衣兜，他在门后判断楼道没人后，快速离开潘乾坤的办公室，进入卫生间摘除手套和鞋套。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谢云定定神，他认为这样的结局也不错，唐冲死了对他有利，目前这世界上只有唐冲和潘乾坤两个人知道是他谢云下令杀害了李霞和丁永辉，如今唐冲被潘乾坤杀了，正好以一级谋杀罪通缉潘乾坤。一举两得。

谢云给局办公室主任打电话。

“王主任吗？你派人叫潘乾坤来我的办公室。”谢云说。

“马上去。”王主任说。

放下电话后，谢云等待王主任大惊失色向他报告潘乾坤办公室出事了。他告诫自己一定要表演到位，不能露出任何招致他人怀疑的蛛丝马迹。

果然，几分钟后，局办公室王主任神色慌张地闯进谢云的办公室。

“谢副局长，不好了，潘乾坤办公室出了凶杀案……”王主任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说什么？”谢云演技出类拔萃。

“潘乾坤的办公室里有一具尸体……”王主任说。

“尸体？”谢云作脑筋不能急转弯状。

“死者是分局的刑警唐冲，枪杀。”王主任说。

“唐冲？这怎么可能？潘乾坤在吗？”

“不在。我已经通知局重案组刑警一队去现场了。”王主任一边擦脸上的汗一边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通知史局长了吗？”谢云问。

“还没有。”

“咱们先去看现场。”谢云说。

楼道里都是议论纷纷的各部门警察，潘乾坤的办公室门口更是门庭若市。

“无关人员都回自己的办公室去！”谢云大声说，“没见过现场呀？”

围观的警察们赶紧回自己的办公室继续探讨案情。

谢云走进潘乾坤的办公室，他看了一眼地上的唐冲，皱着眉头问勘察现场的刑警一队赵队长：

“怎么回事？”

赵队长说：“唐冲胸部中了两颗子弹，死亡时间是20分钟前。”

“20分钟前？”谢云作回忆状，“20分钟前这楼里没有枪声呀？”

“估计枪上安装了消音器。是咱们局的子弹。”赵队长举起装有两个弹壳的塑料袋给谢云看。

“唐冲怎么会在这儿？”谢云表演思索。

“我已经同唐冲所在的分局联系了，唐冲的同事说，今天早上，唐冲接了个电话后就说有事，开车走了。他没说去哪儿。”赵队长说。

“潘乾坤在哪儿？”谢云问。

“传达室的门卫说看见她在15分钟前出去了。对门的卢年斌说刚才看见潘乾坤脸上有血迹，神色也异常。”

“她的枪在吗？”谢云问。

“我还没找。”

“找找看。”

刑警们搜查潘乾坤的房间，没有找到枪。

“唐冲带枪了吗？”谢云问。

“没有。”赵队长说。

“我去向局长汇报，你们继续勘察现场。”谢云说，“有新的发现随时告诉我。”

谢云在局长办公室门口整理了一下思绪和表情，然后使用急切的频率敲门。

“请进。”史局长说。

“局长，咱们局出大事了！”谢云逼真地说。

“怎么了？”史局长问。

“您知道唐冲吧？”

“我知道，唐副局长的儿子。他怎么了？”

“唐冲在潘乾坤的办公室被枪杀了！”

“什么时候？”史局长脸色变了。

“大约20分钟前。”

“谁干的？”

“最大的嫌疑人是潘乾坤，她已经带枪走了，去向不明。”谢云注意史局长的反应。

“潘乾坤杀唐冲？这怎么可能？！”史局长发呆。

凶杀案发生在自己的鼻子底下，而且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都是自己的手下，史局长难以置信。

“唐冲和潘乾坤来往密切？”史局长问谢云。

“没发现。”谢云摇头。

“潘乾坤受你直接领导，最近她有什么异常吗？”史局长的语气里有责怪的成分。

“没有啊……”谢云作回忆状，“对了，最近她这儿好像有点儿问题。”

谢云指着自己的头部说。

“什么意思？”

“潘乾坤最近好像精神有点儿不正常，她和我说她发现人生病是因为袁世凯遗留的一个病菌导致的……”谢云说。

“什么乱七八糟的！”史局长说，“既然你察觉她精神不正常，为什么不收她的枪？”

“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这不，出了事，我

才回忆起她的异常……”谢云说。

有人敲门。

“进来！”史局长说。

刑警队赵队长进来说：“经过鉴定，射杀唐冲的子弹是潘乾坤的手枪里的子弹。”

“必须立即通缉潘乾坤，她目前对社会的危害性很大。”谢云对史局长说。

史局长点头，他对赵队长说：“立即在全市范围捉拿潘乾坤！机场、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都要布控。”

赵队长去落实。

史局长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史局长拿起话筒。

“我是。你是谁？潘乾坤？”史局长冲谢云使眼色。

谢云心领神会，史局长会拖延和潘乾坤的通话时间，谢云能够利用这段时间查出潘乾坤所处的方位。

谢云立即到隔壁的房间给局通讯侦察监控中心打电话，命令他们立即查找和史局长通电话的对方的方位。

两分钟后，监控中心查出了潘乾坤使用手机和史局长通电话所处的位置。

谢云马上通知刑警队去缉拿潘乾坤。

“如果她拒捕，可以将其击毙。”谢云特别叮嘱赵队长，“她有枪，对社会危害很大。”

“明白。”赵队长一边穿防弹服一边跑步出发。

谢云看窗外，公安局的大院里马达轰鸣，数十辆警车闪烁着鲜红的警灯，像是头顶着血液搅拌机。荷枪实弹的警察身穿防弹背心鱼贯进入警车。

谢云回到史局长办公室，经验丰富的史局长仍在和潘乾坤通电话。谢云向史局长作了个OK的手势，并示意史局长尽可能拖延通话时间。史局长点头。

第二十五章 中山公园密谈

潘乾坤逃出公安局后，她乘坐出租车到丁永辉的住所楼下，她希望能找到袁猎猎。

用大海捞针来形容潘乾坤此时的处境是再贴切不过了，即使再精明的警探，在偌大的社区里寻找一个病菌，也是困难重重。

潘乾坤看表，她清楚，史局长很快会在谢云的建议下通缉她。

“还是应该将实情告诉史局长！”万般无奈下，潘乾坤想，“可万一史局长也是贪官呢？”

潘乾坤几经踌躇，最终决定试试。她找到一个僻静之处，掏出手机给史局长打电话。身为警探的潘乾坤清楚，公安局可以在很短的时间确定任何一部使用中的手机的位置，但她只能冒这个险。

电话通了。

潘乾坤问："史局长吗？"

"我是。"

"我是潘乾坤。"

"潘乾坤？"

潘乾坤从史局长的语气中得知唐冲的尸首已经被发现。

"史局长，我知道你们怀疑是我杀的唐冲。"

"我们没有怀疑你，我相信你不会杀唐冲，你应该马上回来说明情况。"史局长说。

"我现在向您说明。"

"你为什么不能回来当面向我说明呢？难道你不相信我？"

"有个问题，我要先问您。希望您说实话。"

"你问。"

"您是贪官还是清官？您贪污或受贿过吗？"

"你这是什么话？你又不是检察官，你有什么权利这么问我？"

"您必须回答我。而且要如实。如果您不回答我的这个问题，我不能向您说明唐冲是怎么死的。"

“我是清官。”

“一分钱的贿赂都没收过？”

“没有！”

“是实话？”

“绝对是实话。”

“您的身边现在没有任何人？”

“没有。就我自己。”

“没有人根据我的手机去查我的方位？”

“没有。”

“好，我向您保证，我下面向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我相信你。”

“您还记得前一段时间林副市长责成咱们局查一查为什么本市突然有许多干部患绝症的事吗？”

“记得，那事好像是你查的吧？”

“是的。我当时作的侦察结论是非人为因素。我向局里撒了谎。实际情况是某医院有个叫丁永辉的医生发现了一个名叫袁猎猎的病菌，袁猎猎不是一般的病菌，它是袁世凯遗留的病菌……”

电话彼端的史局长心说确实如谢云所言，潘乾坤脑子出毛病了。

“史局长，您在听吗？您可能不信，但请您一定听我说完。”潘乾坤说。

“我在听，我尽可能相信你说的话。”

“袁猎猎告诉丁永辉，人生病是由于病菌在人身上登陆的结果，丁永辉就和他的小学同学李霞指使袁猎猎指挥病菌在贪官身上登陆，由此造成了本市乃至全国突然出现众多官员患绝症的奇怪现象。咱们局唐副局长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个叫曹玉祥的人追求李霞失恋后，向谢云透露了实情，由于谢云亦是贪官，谢伙同唐冲杀害了丁永辉和李霞，为了灭口，还杀了曹玉祥。谢云知道我了解内情，又指使唐冲来我的办公室杀我……”

“你不能再说了，快离开这里！”潘乾坤另一只空闲的耳朵旁出现了这样的声音。

“你是谁？”潘乾坤回头看四周，没有人。

“我是史局长。”史局长以为潘乾坤在问他。

“我是袁猎猎，你有危险！他们已经测出了你的位置，现在起码有10辆警车在往这儿开，就快到了，你先挂断电话！”袁猎猎说。

袁猎猎还活着！而且就在她的身上，潘乾坤精神为之一振，她对史局长说：“很遗憾，您没

对我说实话，您正在派人来抓我，对不起，我先走了。”

潘乾坤收起手机。

“最近的警车离你只有 1 公里了，快走！”袁猎猎催促潘乾坤。

潘乾坤拦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开出没两分钟，就和数辆警车擦肩而过。潘乾坤在出租车上擦汗。

“谢谢你！”潘乾坤感谢袁猎猎。

“谢什么？”出租车司机纳闷地问。他以为潘乾坤在和他说话。

“我不是和你说话。”潘乾坤对司机说。

出租车司机诧异地从反光镜看孤身一人坐在后排的潘乾坤。

袁猎猎小声对潘乾坤说：“在这儿说话不方便，一会儿下了车再说。现在全城都在搜捕你，你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下车。亲戚朋友家绝对不行。”

潘乾坤点头，身为资深警探，她对警方缉拿犯罪嫌疑人的方法再熟悉不过了。潘乾坤清楚，自己目前已经是无家可归的人，她的住所四周笃定全是蹲守的便衣警察，就连她儿子就读的学校也会处于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中。她的亲朋好友都

会被纳入警方布控的范围。

在哪儿下车呢？刚才上车时，司机问潘乾坤去哪儿，潘乾坤顺口说了自己哥哥家的地名，现在看来，在那个地方下车比较危险。潘乾坤不能长时间坐在出租车上，她身上只有150元钱。她目前尚不知道这150元是她多少天的生活费。

“我改在中山北路下车。”潘乾坤对司机说。

“好的。”司机右转弯。

出租车驶上中山北路后，潘乾坤注意观察车外的情况，潘乾坤是行家，即使是化装成乞丐的便衣警察，潘乾坤也能一眼认出来。

“就停这儿吧。”潘乾坤对司机说。

司机靠边停车，潘乾坤付款后戴上墨镜下车。

潘乾坤选择了位于中山路的中山公园和袁猎猎详谈，她急于了解实情的全部真相，以决定自己下一步如何行动。

潘乾坤到公园售票处买了张门票，在确信没有“尾巴”后，她进入公园，觅得湖边的一处长椅，坐下来。

“谢谢你刚才提醒我。你怎么到我身上的？”潘乾坤问袁猎猎。

“我从唐冲身上过到你身上的。”袁猎猎说。

“你怎么会在唐冲身上？”潘乾坤惊讶。

“唐冲杀害丁永辉后，我抢在唐冲杀我之前，从丁永辉身上跑到唐冲身上。”袁猎猎说。

这时，一对恋人依偎着从潘乾坤身边走过，潘乾坤警惕地观察他们，在确认他们是货真价实的恋人后，潘乾坤问袁猎猎：“唐冲杀你？怎么杀？”

袁猎猎说：“唐冲他们事先准备了一桶高浓度的消毒水。杀害丁永辉后，他们将丁永辉的尸体放进浴缸，再往浴缸里倒消毒水，想杀死我。幸亏我眼疾手快，化悲痛为力量抢先离开浴缸，否则那消毒水只要沾上一点儿，我即使不死，也得半身不遂。”

“跟我说说事情的经过。”潘乾坤说。

“从头说起？”

“对。”

“从我追随袁大总统说起？”

“我不是历史学家。”潘乾坤一边说一边仔细观察过往的游人，“从你认识丁永辉说起。”

袁猎猎滔滔不绝地从它认识丁永辉说起，丁永辉怎么救了它一命，它怎么报答丁永辉救了一

位尿毒症患者，由此在医院引起轩然大波，导致丁永辉被吴院长送进精神病医院。李霞如何说服吴院长接丁永辉出院，吴院长如何请求丁永辉委派袁猎猎动员病菌去合同医疗单位的员工身上登陆，遭到丁永辉的严词拒绝。后来丁永辉受报纸上一则新闻的启发，决定让受同胞压力的袁猎猎指挥同胞去贪官身上落户。首发阵容是医院的马科长，替补队员是李霞单位的领导。再后来在曹玉祥的启发下创建了耻辱柱主页，这之前还收拾了公安局的唐副局长。曹玉祥由于失恋，图谋报复，设套让李霞派病菌去谢云身上调查，曹玉祥再带着调查结果去吓唬谢云，诱使谢云加入他的报复阴谋。

“你刚才说，所有人身上都有细菌或病菌，”潘乾坤插话，“曹玉祥的阴谋你怎么没发现？没有细菌或病菌事先向你通风报信？”

“第一，当时形势一片大好，贪官纷纷患病中箭落马，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就麻痹了。”袁猎猎捶胸顿足，“第二，虽然说所有人身上都有细菌或病菌，但要所有细菌和病菌都向我汇报，尤其是细菌，还不现实。很多细菌至今对我们病菌抱有成见。我犯的错误是，既然我知道曹玉祥追李霞，而李霞又不爱曹，我最起码应该策

反曹玉祥身上的细菌定时向我通报曹的动向。”

“也难为你了，小小的病菌，怎么可能洞悉人类的复杂心理？这星球上，最复杂的就是人的心理活动了。”潘乾坤叹了口气。

“谢谢你，你很善解菌意。如今，我已经把全国的病菌都动员起来了，它们现在都听我指挥，随时向我通报和我有关的情报。不少细菌听说了丁永辉和李霞被害的惨案，也加盟进来。你的信息，就是你身上的细菌提供给我的。现在我对你从出生到今天的经历了如指掌，比你还清楚，你吃你妈的奶时老咬令堂的……”

“行了行了，咱们现在先捡重要的说，等打败谢云他们，我再向你请教我的婴儿期事迹。写传记不找病菌了解情况的作家真是傻瓜。”潘乾坤说，“我现在想知道，你从丁永辉身上转移到唐冲身上后，唐冲都干了些什么？”

“我到唐冲身上后，强忍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立即发动病菌同胞调查真相，谢云和你进入了我的视线。说实话，如果没有你，我已经对人类失去了信心，真不知道我会指挥全世界的病菌干出什么事来。”袁猎猎说。

“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潘乾坤说。

“但愿如此。”袁猎猎说，“唐冲杀了曹玉

祥，是谢云指使他干的，属于杀人灭口。唐冲杀曹时，我目睹了全过程，大快人心。”

“谢云是怎么指使唐冲杀我的？”潘乾坤问。

“昨天晚上，唐冲接到谢云的电话，当时我正好在唐冲的右耳朵上，所以他们的通话内容我听得十分真切。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大名。谢云对唐冲说，咱们有麻烦了。唐冲问什么麻烦。谢云说，潘乾坤怀疑是咱们干的。唐冲说，这怎么可能？谢说，潘确实有两下子。唐问，咱们怎么办？谢云说，只能干掉潘。谢云接着说，由他在你的水里下毒，如果你喝了，万事大吉。如果你不喝，再由唐冲去你的办公室杀你。”

“既然你事先知道谢云在我的水里下毒，你为什么不通知我？”潘乾坤质问袁猎猎。

袁猎猎说：“我就知道你会对我不满。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你喝了有毒的水，只能说明你智商低，是个笨蛋，我指望你同我合作替丁永辉和李霞复仇等于瞎耽误功夫。”

“有这么拿人命测智商的吗？”潘乾坤说，“病菌就是病菌。”

“咱们现在还不到内讧的时候。事实证明，你的智商高于谢云。特别是你身上的细菌通知我

说你将手枪里的橡皮头子弹换成真子弹后，我就知道唐冲小子死定了，我对你的钦佩无法用语言表达……"

“行了行了，和警察说话不要耍贫嘴。”潘乾坤打断袁猎猎的肉麻话，“我要尽快将谢云绳之以法，同时洗清我自己。史局长是贪官吗？”

“我已经全面查过了，史局长是清官，从未受过贿。”袁猎猎说。

潘乾坤受到鼓舞。

“不过，你要想让史局长相信有个叫袁猎猎的病菌替天行道是很难的。”

“这倒是。”潘乾坤皱眉头。

“尽管你智商不低，但你的思维依然属于循规蹈矩档次，这也难怪，世界上还有好多事你不了解。”

“你开导我。”潘乾坤相信袁猎猎能说出令她瞠目结舌的话。

袁猎猎眉飞色舞地说：“第一，像丁永辉和李霞这样的人，不应该就这么死了。”

“你能让他们再活过来？”潘乾坤预感到袁猎猎有石破天惊的本事。

“能。但难度不小，要靠你的努力。”

“靠我？我能让他们起死回生？”

“你离了我不能让他们复活，我离了你也不行。用你们的话说，咱们得通力合作。”

这时，袁猎猎听到潘乾坤的肚子叫。

“你饿了吧？”袁猎猎问。

潘乾坤看看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你先说咱们怎么复活丁永辉和李霞。”潘乾坤急于想知道一般人知道不了的事。

“你去那座售货亭买个面包，回来一边吃一边听我说。不是一两句话能阐述清楚的。”袁猎猎建议。

“也好。”潘乾坤同意了。她看看四周，站起来，朝售货亭走过去。

“您要什么？”售货亭里一位拥有一把年纪的女士问潘乾坤。

“给我拿一个最便宜的面包。”潘乾坤说。

资深售货员如今显然少见这样买东西的顾客，她一边递给潘乾坤一个其貌不扬的面包一边说：“三毛钱。”

潘乾坤拿着面包回到长椅上。

第二十六章　病菌保镖

袁猎猎问潘乾坤："你不喝点儿什么？就这么干吃？"

"我只有一百多元钱，得省着点儿花。"潘乾坤一边说一边大口吃面包。

"你不必这么节省，我能协助你搞到钱……"袁猎猎得意地说。

"住口！你想拉警察下水？懂什么叫执法犯法吗？"潘乾坤正色道。

"懂，不就是所有犯法里边最王八蛋的犯法吗？"袁猎猎说，"其实你不要脑筋太死，我这是帮你筹集办案经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个话题到此结束，你不要再提帮我弄钱的事。"潘乾坤说，"我就是身无分文，也能把坏蛋绳之以法，知道我有什么武器吗？"

"真理。正义。良知。勇敢。无畏。视死如

归。泰山压顶不弯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袁猎猎将潘乾坤的弹药库翻了个底朝天。

潘乾坤几天来头一次笑：“快说怎么复活李霞和丁永辉吧！”

潘乾坤不得不承认，她很喜欢袁猎猎的性格。

“丁永辉和李霞被害后，我痛不欲生。”袁猎猎说，“看到我生不如死的境况，一个岁数较大的病菌告诉我说，他曾经听他爷爷说过，如果能搞到死者的亲生父母的父精母血，再通过手术将死者的父精母血连同若干病菌植人死者的体内……死者就有可能复活。复活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在死者死亡15天内进行。”

“有病菌作过这样的尝试吗？”潘乾坤半信半疑。

袁猎猎说：“没有。你知道，我们病菌和人类一直不共戴天，谁会帮人类？再说了，就算我们想帮某个死人起死回生，哪个医生会给我们做这样的手术？没有医生的手术协助，我们无法将父精母血运进死者的体内。”

潘乾坤点头。

“你想尝试复活丁永辉和李霞？”潘乾坤问。

“对。这是我首先要做的事。如果成功不了，我就立刻除掉谢云，然后自杀。没有丁永辉和李霞，我已经无法在这个星球上活命。”

“说说你的具体行动计划。”潘乾坤很兴奋，她愿意做前无古人的好事。

“咱们先设法把丁永辉和李霞的尸体偷出来，这需要你的智慧。”袁猎猎说。

“难度比较大。他俩的尸体存放在公安局管辖的公安医院的冰柜里，很快就会火化。”潘乾坤说。

“我已经派病菌24小时监视丁永辉和李霞的尸体，咱们一定要在火化前将尸体偷出来。”袁猎猎说，“能发现水里有毒和枪里被换了子弹的人，绝对能将尸体弄出来。”

“你别再跟我说肉麻的话。”潘乾坤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格外舒服，“我当然会尽全力盗尸。”

“将尸体弄出来后呢？存放在哪？这毕竟不是一把手枪，藏在衣服里就行了。”潘乾坤说。

“放在什么地方就是你的事了，还得有冷藏柜。”袁猎猎说，“再就是你出面去向李霞和丁永辉的父母索要精血，难度也不小。李霞的母亲被我治愈过糖尿病，相对容易信咱们的话。麻烦

的是丁永辉的父母，且不说他们如今在美国探亲，就算在国内，你去向老两口要精血，人家给你吗？再说丁永辉的父亲已经72岁了，会不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太难了。”潘乾坤思索。

“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就算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咱们也要全力以赴。”袁猎猎说，“剩下还有找医生做手术的事。”

“我已经想好了，就找丁永辉医院的吴院长做手术。前些日子我到医院调查丁永辉时，他为丁永辉作过掩护。尸体也存放在他的医院。”

“好主意！如果他不同意，我就派他身上原来的病菌去他身上登陆，他特怕还乡团。”袁猎猎说。

“吴院长原来有什么病？”潘乾坤问。

“羞于启齿的病。”袁猎猎说。

“你给治好的？”

“不是治好，是由我出面说服那些病菌从吴院长身上背井离乡。”袁猎猎纠正潘乾坤，“吴院长因此才把丁永辉从精神病医院接出来的。”

“我对说服吴院长接纳丁永辉和李霞的尸体并为他们做手术有把握，对将丁永辉和李霞的尸体从公安医院偷出来也有信心。我觉得难度最大

的是去美国采集丁永辉的父精母血。”潘乾坤说，“我现在很难出国，海关都贴着通缉我的照片。就算我蒙混过关，72岁高龄的丁父能让咱们如愿以偿吗？”

“美国吃得好，说不定丁父一踏上美利坚的土地就返老还童了。”袁猎猎说。

“但愿如此。”潘乾坤忽然焦虑地看表，“我儿子今天下午没课，他现在该放学了，我不能去接他了。”

“你肯定不能去接他，学校门口准有等着抓你的同事。”袁猎猎说。

“百分之百。”潘乾坤忧虑，她为儿子的安全担心。

袁猎猎看出潘乾坤六神无主。

袁猎猎说：“看来我必须解除你的后顾之忧，否则你无法全身心投入盗尸工作。”

“你能保证我儿子的安全？”潘乾坤问。

“我派病菌去给他当保镖。”袁猎猎说。

“你敢！”潘乾坤厉声喝道，“你想让病菌去我儿子身上登陆？让他得病？”

“你误会了，你以为我们病菌到谁身上谁就病了？我现在在你身上，你怎么没生病？”袁猎猎给潘乾坤上科普课，“我们进入你的身体你才

会得病，在身体外边呆着没事，保你秋毫无犯。”

“病菌怎么给我儿子当保镖？”潘乾坤必须确信万无一失才能批准。

“我派最立竿见影的病菌去给你儿子当保镖，谁图谋伤害令郎，保镖病菌就出击给对方颜色看。”

“怎么个立竿见影法？”

“比如脑溢血，比如心肌梗死，……。”袁猎猎眉飞色舞地说，“如果我派肝炎病菌去给令郎当保镖，遇到歹徒，肝炎病菌马上去歹徒身上登陆，可肝炎最少还能让那歹徒活两个月才转成肝硬化，等歹徒毙命了，令郎也凶多吉少了。你说对吧？咱们得派最立竿见影的脑溢血病菌什么的去给令郎当保镖。”

潘乾坤怀疑：“据我所知，造成脑溢血和心肌梗死不是你们病菌的杰作吧？”

袁猎猎说：“事到如今，你还对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追根寻源干什么？如今几乎所有致病的‘元凶’都听我指挥。时间太紧，咱们就权且都称呼它们为病菌吧。等完了事，如果你有兴趣，我再给你补医学课，够你学的！”

潘乾坤眼睛亮了：“这么说，有你跟着我，

我连手枪都不用了？”

“当然！造成脑溢血心肌梗死不比手枪厉害？你还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袁猎猎说。

“你快派脑溢血和心机梗死病菌去保护我儿子！多派点儿，万一歹徒多呢！”潘乾坤说。

“你在这儿等着我，我马上就回来。”

“还用你亲自去？”

“如果是别的事，我下个旨令就行了，事关你的亲儿子，又是未成年人，我得亲自去布置，万一我的同胞认错了人，给一个贪官的儿子误当了保镖，怎么办？”

潘乾坤很感动。

“你告诉我令郎就读的学校的名称，还有令郎的大名。最好你身上有令郎的照片。”袁猎猎说。

潘乾坤将儿子就读的学校的名称和方位告诉袁猎猎，她掏出钱包，给袁猎猎看儿子的照片。

“他叫肖毒。”潘乾坤将儿子的名字告诉袁猎猎。

“哪个独？独立的独？”袁猎猎问。

“毒害的毒。”

“你们怎么会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我还没见过谁在名字里使用‘毒’字的。”袁猎猎惊

奇。

“孩子的爸爸是缉毒警察，他姓肖。他对毒品恨之入骨，所以给孩子起了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

“我已经知道你的先生壮烈牺牲了，对不起，我是无意让你想起他的。”袁猎猎道歉。

“没关系。其实我每时每刻都在想起他，是他支撑着我为正义奋斗。”潘乾坤看着眼前飘动的柳叶，说。

“你家是亿万富翁，尽管你们没钱。好了，我现在就去部署保护亿万富翁的独生子。你在这儿等我。”袁猎猎说。

“拜托你了。”潘乾坤眼角有液体。

袁猎猎召集了100名脑溢血病菌外加100名心肌梗死病菌，飞赴肖毒的学校。

肖毒的班还没下课，40多岁的女教师在布置家庭作业。袁猎猎一眼就认出了坐在前排的肖毒，袁猎猎对簇拥在它身边的病菌们说：“我把肖毒交给你们了，你们要万无一失地确保他的安全。谁企图伤害他，你们就置谁于死地。”

“明白！”病菌们说。

“你们去肖毒身上吧，不准碰他的皮肤。”袁猎猎下令。

病菌们贴近肖毒，开始行使保镖的职责。

袁猎猎正准备走，女教师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同学们，我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女教师在宣布下课前说，“咱们班的肖毒的妈妈是干什么的，谁知道？”

很多学生举手。

女教师点名一个梳马尾松的漂亮女生回答。

“肖毒的妈妈是侦探，警察。”那学生站起来说。

肖毒的脸上很自豪。

“不对。”老师说。

全班同学诧异。

“肖毒的妈妈是杀人凶手，她今天上午杀害了一名警察叔叔。现在，全市都在通缉肖毒的妈妈。”女教师说。

“你胡说！”肖毒抗议。

“肖毒！你怎么跟老师说话？这是刚才公安局来咱们学校通知的！你要及时向我汇报你妈妈的动向，你如果知道你妈妈藏在哪儿不说，你就犯了包庇罪！”女教师说。

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目光看肖毒。

肖毒呆若木鸡，眼泪哗哗流淌。

袁猎猎勃然大怒，他没想到一个身为教师的人会如此羞辱一个7岁的孩子。袁猎猎此生接触过不少教师，它还是头一次见这样的教师。

“我去她身上查查。”一个脑溢血病菌说。

片刻，那病菌回来告诉袁猎猎：“这女人在两个月前曾经托潘乾坤将她的犯盗窃罪的弟弟从公安局放出来，遭到了潘乾坤的拒绝。”

“原来是报复。”袁猎猎点头。

“肖毒，你要和你妈妈划清界限！”女教师冲肖毒吼叫。

袁猎猎看不下去了，他对一个脑溢血病菌说：“你去她身上吧，她归你了。”

女教师当即倒在讲台上，口吐白沫。

教室里乱作一团，学生们不知所措，由于老师没宣布下课，谁也不敢离开座位。校方显然没有对学生进行过老师如果在课堂上突然昏迷学生应该如何应对的教育。

“我走了，你们要克尽职守！”袁猎猎叮嘱同胞。

“只要有人像这位老师那样羞辱肖毒，我们就去那人身上登陆？”一位病菌向袁猎猎要政策。

“对。”袁猎猎给自己的政策找理由，“公

安英烈的孩子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

这时，留守在潘乾坤身上的一个病菌气喘吁吁地赶来对袁猎猎说：“不好了，潘乾坤被警察包围了！”

“多少人？”袁猎猎问。

“3个。”

“潘乾坤知道吗？”

“还不知道。”

“快走。”袁猎猎说。

第二十七章 潘警探落网

袁猎猎赶回中山公园时，从空中看见一辆警车停在公园门口。潘乾坤的四周有3名蹲在草丛中的警察，警察手里都拿着枪。

袁猎猎回到潘乾坤身上。

“我回来了。”袁猎猎说。

“够快的，肖毒怎么样？”潘乾坤迫不及待地问。

“我给你带来好坏消息各一个。”

“好消息？”

“好消息是肖毒很安全，我已经安排好了，他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肖毒现在是世界上保安措施最完善的人，比美国总统还牛。”袁猎猎没敢说他把肖毒的老师弄脑溢血的事，他确信潘乾坤会骂他量刑不当，还会立刻让他去纠偏。

“坏消息呢？”潘乾坤问。

“你已经被警察包围了。你别东张西望，你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就在离你 10 米的地方拿枪指着你。你够麻痹的，一点儿没察觉。”袁猎猎说。

“我现在怎么办？”潘乾坤克制自己尽量不往身后和两边看。

“这还不容易，我立马让他们脑溢血。”袁猎猎说。

“不行！”潘乾坤否决袁猎猎，“我不容许你向我的同事下毒手。”

“那你说怎么办？你就这么束手待毙？你被抓住后，生还的希望不大吧？”

“你调点儿轻病菌来，比如中暑病菌什么的，昏厥病菌也行。”潘乾坤建议。

“来不及了，我身边不可能有所有品种的病菌随时供我驱使，为了保护你，我身边聚集得最多的是脑溢血病菌。”袁猎猎说。

“潘乾坤！把手放在头上！你被捕了！”一声大喝，打断了潘乾坤和袁猎猎的战前部署。

潘乾坤从声源判断，警察在她身后。

“我派脑溢血过去了？”袁猎猎请示。

“不行。”潘乾坤死到临头依然不同意。

“你不想帮我复活丁永辉和李霞了？”

“不到万不得已，你不要派脑溢血过去。我尝试说服他们。”潘乾坤说。

“咱们没有时间了！”袁猎猎抗议。

“这城市最缺什么？不是水和新鲜空气，而是好警察。”潘乾坤说。

“万一你身后是坏警察呢？”袁猎猎还不死心。

“快把手放在头上！”又一声断喝。

潘乾坤将双手放在头上。

一只手伸进潘乾坤衣服里下了她的枪。

“慢慢转过来！”警察命令潘乾坤，“手放在头上不要拿下来！”

潘乾坤缓慢转过身。

“彭警长，是你。”潘乾坤说。

彭警长是某分局刑警队的警长，去年潘乾坤曾经帮助他破了一起大案，当时他很感激潘乾坤。

彭警长面无表情，他对手下说：“小孙，把她和我铐在一起。”

一名警察过来给潘乾坤的右手带上手铐，再将手铐的另外一个圈铐在彭警长左手上。

“抱歉，我是执行公务。”彭警长对潘乾坤说，他又吩咐手下：“小赵，你去把警车开进

来。”

小赵去公园门口开警车。

“你如果试图逃跑，我们奉命可以击毙你。”彭警长警告潘乾坤。

潘乾坤没说话，她在想拯救彭警长和他的警员的对策。潘乾坤清楚，如果警车往公安局开，在接近公安局的地方，袁猎猎绝对会让3名警察脑溢血得一败涂地。

依维柯警车停在潘乾坤身边，彭警长和潘乾坤“手牵手”上了警车。小孙上车后关上车门。

“通知局里，说咱们抓到她了！”彭警长对小孙说。

小孙拿起车载电话。

“等等，我有话说。”潘乾坤对小孙说。

已经拿起话筒的小孙看彭警长。

和潘乾坤并排坐着的彭警长侧头看了潘乾坤一眼，说：“你说。”

小孙放下话筒。

潘乾坤对身边的彭警长说：“如果我想杀唐冲，我会笨到把他杀死在我的办公室吗？咱们合作破过案，你可以判断，以我的智力，我倘若想谋杀唐冲，能破这个案子的人恐怕还没生出来呢。”

潘乾坤的话显然对彭警长有震动。

“唐冲不是你杀的？”彭警长问。

“是我杀的。”

“那你想说什么？”彭警长问。

“我是正当防卫，是他来我的办公室杀我。”

“唐冲为什么要杀你？”

潘乾坤从唐冲的爸爸唐副局长是贪官说起，丁永辉，李霞，袁猎猎，谢云……

彭警长听完和两名手下面面相觑。

“你这儿出问题了吧？”彭冲用闲着的右手指自己的头，问潘乾坤。

“现在袁猎猎就在我身上，你们可以验证。”潘乾坤对彭警长说。

“怎么验证？”彭警长问。

“我派袁猎猎去你们3个人的身上，袁猎猎能通过你们身上的细菌或病菌获悉你们的所有经历，当然是不为人知的经历。如果他说对了，你们信不信我刚才的话？”潘乾坤问。

“试试吧？”彭警长征求两位部下的意见。

“我们听你的。”小孙说。

“你让袁猎猎调查我们吧。”彭警长对潘乾坤说，“如果这是你设计的逃跑计划的一部分，

你就死定了。”

“我会让你们口服心服的。”潘乾坤说，“袁猎猎，过去，给你3分钟时间。”

3个警察看潘乾坤的眼神像看巫婆。

只两分钟后，袁猎猎就满载而归向潘乾坤逐一汇报调查结果。

“先说你的？”潘乾坤问身边的彭警长。

彭警长点头。

“你上小学时，在班上最喜欢的女生叫朱佳。你上初中时，最喜欢的女生叫陈露露。”潘乾坤一边侧头看彭警长的表情一边说，“上个星期二，你在下班的路上抓住一个窃贼，那贼塞给你5千元钱，让你放了他。身为警察，你违反规定打了他5个嘴巴，你一边打他一边说向警察行贿1千元就该挨1嘴巴，5千元正好5个嘴巴。你打掉了他一颗牙。你将窃贼送到分局后，没对任何人说过此事。还有，你昨天晚上洗澡时，你太太给你递浴巾……”

“打住，我信了。”彭警长心悦诚服。

“小孙昨天晚上做梦的内容是和彭警长联手追捕一个逃犯，抓住逃犯后，逃犯变成了一个美女……”潘乾坤看着孙警察说。

“别再往下说了，属实。你神了。”小孙红

着脸说。

“小孙后来将那逃犯怎么处置了？”小赵想知道结局，“追捕逃犯为什么没有我？”

“现在轮到说你了。”潘乾坤对小赵说，“昨天晚上你在床上入睡前对你的新婚妻子骂彭警长。”

“有这等事？”彭警长看小赵。

潘乾坤说：“小赵对妻子说，我他妈都从警3年了，每次遇到险情，彭警长都把我往后推，他冲在前边。照这样，我什么时候能得勋章？跟着彭警长算是倒霉了。我的警校同班同学已有两人得一等功了，我他妈还什么都没有，连和歹徒面对面展开枪战都没得一次。”

“一个字都不差。”小赵惊叹。

“好啊你，在床上都骂我！”彭警长举起左手连带着潘乾坤的手指着小赵说，“下次让你先上。就你的枪法，还不是给歹徒当靶子？”

“上次打靶我打了5个10环！”小赵提醒警长。

车载电话铃响了。

小孙拿起话筒。

“局里问有没有发现潘乾坤的线索。”小孙捂住话筒问彭警长。

彭警长看了潘乾坤一眼，冲小孙摇头。

“没发现。”小孙欺骗局里。

“谢谢你们。”潘乾坤松了一口气，她为身边的3位警友逃脱了脑溢血庆幸。

“你还真行。”袁猎猎小声夸潘乾坤。

“大手笔还在后边呢。”潘乾坤心说。

“我们可都成了你的同案犯了。”彭警长对潘乾坤说。

“你们相信我的话了？”潘乾坤问。

“没办法不信。”彭警长说，“眼见为实。”

“谢副局长这么坏！”小孙义愤填膺。

“上个月，谢副局长来咱们分局作报告时，那叫一身正气。”小赵感慨。

“你们放了我，一旦被局里知道，你们就完了。”潘乾坤提醒警友。

“我们何止放你，我们还要帮你！”彭警长对潘乾坤说，“我历来认为贪官比刑事犯还坏，我们要帮你铲除贪官！小孙，给潘警探打开手铐！”

“贪官死定了！”潘乾坤一边揉被手铐禁锢麻了的手腕一边说。

“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彭警长问潘乾

坤。

“首先复活丁永辉和李霞。”潘乾坤说。

“今天整个一个童话世界。”小孙看着自己手中的枪说。

“我脑子里原来的东西都作废了。”小赵说。

潘乾坤将复活丁永辉和李霞的方法告诉诸位警友。

第二十八章　胁迫吴院长

“我们帮你盗尸！”小赵对潘乾坤说。

“我哥哥去美国，让他去向丁永辉的父母要精血。”彭警长说。

“你哥哥做什么工作？他去美国干什么？什么时间回来？”潘乾坤问彭警长。

彭警长说：“我哥哥彭恒星是一家报社的体育记者，他去美国采访一次国际体育赛事，大约去半个月。”

“半个月就来不及了。”潘乾坤说。

“如果他知道他帮咱们做的这件事的意义，他会设法先回来的。”彭警长说。

“你肯定他会帮咱们？”潘乾坤问。

“哪个人相信了袁猎猎的存在后会不帮咱们？”彭警长反问潘乾坤。

“贪官不帮。”小孙插嘴。

“贪官不算人。”彭警长说。

“这倒是。”小孙承认。

“如果你哥哥能帮忙，太好了。”潘乾坤对彭警长说。

“我估计没什么问题，我哥很有正义感。”彭警长说，“现在全城都在缉拿你，你怎么办？”

“不知道。”潘乾坤说。

“暂时住到我家去吧。”彭警长说，“谢副局长再狡猾，也绝不会想到搜查我家的。”

“潘警探应该化装。”小赵建议。

“剃个光头吧，女扮男装。投资小。”潘乾坤说。

“小孙会理发，”彭警长说，“小赵，把车开到街上，去买把推子。”

警车开出公园，停在路边，小赵下车买回理发推子。

小孙在警车上给潘乾坤推光头。

“你们还别说，潘警探剃了光头特像一国际球星。”小赵看着潘乾坤的光头说，“意大利什么米兰队的，踢中场的。”

彭警长掏出钱包递给小赵说：“你去给潘警探买一身男服。”小赵说：“我有钱。”

潘乾坤对袁猎猎说："如果按你说的，都把他们脑溢血了，你现在后悔不？"

袁猎猎说："能后悔死。我事先不知道世上除了你还有这么好的警察。"

"你说什么？"彭警长问潘乾坤。

"我在和袁猎猎说话。"潘乾坤解释。

"什么脑溢血？"小孙问。

潘乾坤解释。

彭警长、小孙和小赵摸着各自的头后怕得一塌糊涂。

小赵离开警车去给潘乾坤买衣服。

"说说你的行动步骤。"彭警长对潘乾坤说。

"一会儿我先去丁永辉的医院说服吴院长接收丁永辉和李霞的尸体并冷冻保管，待咱们搞到丁永辉和李霞的父精母血后，由吴院长为他俩做植入父精母血的手术。"潘乾坤说。

"我建议这样，你说服吴院长后，先抓紧去向李霞的父母要精血，然后立即让吴院长给李霞做手术。如果成功了，我哥哥后天去美国就是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行程了。"彭警长说，"如果不成功，也就不用拉我哥下水了。我估计我哥提前回国会丢饭碗。你想想，去美国采访体

育比赛是美差，报社信任你派你去，结果你放弃采访，提前回国，总编还不活活气死？怎么向读者交待？”

“好主意！”袁猎猎在潘乾坤耳边说。

潘乾坤对彭警长说：“采纳你的建议。”

这时，小赵拿着衣服回到警车上。

“我到车厢后边换衣服。”潘乾坤说。

车载电话响了：“各警车注意！在白邮路东口发现潘乾坤踪迹！请各车迅速向白邮路东口靠近！如果潘乾坤持枪拒捕，可以将其击毙！”

大家相视而笑。在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时，草木皆兵的事常有。

“我们要去执行任务了，正好路过丁永辉的医院，把你捎过去。”彭警长对潘乾坤说，“你的手机不能用了，你用我的，打小孙的手机和我们联系。你和吴院长谈好后，通知我们，我们去接你，然后咱们去盗尸。”

潘乾坤接过彭警长的手机，点头同意彭的方案。

“小孙，开车！”彭警长下令。

警笛一路呼啸。

“别停在医院门口。”潘乾坤说。

警车停在医院门口太显眼。

小孙在接近医院的路段关闭警笛，警车停在距离医院门口50米的地方。

“我去了。”潘乾坤光着头下车。

“你的枪。”彭警长说。

“有袁猎猎，我不需要枪了，袁猎猎说他最多可以让1亿人同时脑溢血。”潘乾坤一边下车一边说。

“真牛。”小赵羡慕。

潘乾坤和袁猎猎进入医院的大院，潘乾坤一眼看见了停在院子里的谢云的汽车。

“糟糕，谢云抢在咱们前边来了。”潘乾坤对袁猎猎说。

“我派手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袁猎猎说。

“先不用了，吴院长送谢云出来了。”潘乾坤躲在一棵树后观察。

吴院长和谢云握手，谢云钻进汽车。汽车驶出医院。吴院长站在原地发了会儿愣，才转身进入医院大楼。

潘乾坤在树后仔细观察了四周后，才从树后出来，她对袁猎猎说：“我跟着吴院长去他的办公室，你在我进入他的办公室前查清楚谢云来医院干什么。”

“我去了。我又回家了！”袁猎猎说，“你身上起码有100个脑溢血病菌在保护你，如果谢云在这医院布了哨，谁动你谁倒楣。”

潘乾坤跟在吴院长身后不远的地方走，其间吴院长回过一次头，他没认出剃了光头的潘警探。

在接近吴院长办公室的地方，袁猎猎回到潘乾坤身上。

袁猎猎告诉潘乾坤：“谢云智力不差，他派人来查了丁永辉医院的住院纪录，发现官员的住院率在这所医院高得出奇，于是谢云断定吴院长和丁永辉之间有猫腻。谢云专程来警告吴院长，说如果吴院长发现了你的线索，一定要立刻直接报告给他。否则后果自负。”

潘乾坤点头。

吴院长走进办公室后，潘乾坤跟了进去。

“你找谁？”吴院长问光头男子。

“吴院长很健忘，不认识我了？”潘乾坤关上门。

“你是？”吴院长端详潘乾坤。

“我是公安局的警探潘乾坤，我来这里调查过丁永辉，你勇敢地包庇了他。刚才谢云来关照你有了我的线索向他报告。对吧？”潘乾坤坐在

沙发上。

“你……你是杀人犯……”吴院长慌了。

“我不是杀人犯，我杀了一个坏警察，是他杀了丁永辉和李霞，我是为民除害。”潘乾坤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她一天没喝水。

吴院长呆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请你坐下。如果来人，你不能这个样子。事关你的性命，你要自然点儿。”潘乾坤说。

吴院长战战兢兢坐下，他问：“你要我做什么？我快退休了，你们放过我吧……”

潘乾坤说：“你是相信袁猎猎存在的人，你的医院生意这么好，你应该感激丁永辉和袁猎猎。丁永辉和李霞被坏人杀了，你不想为他俩做点儿什么？”

“人已经死了，我还能怎么办？”吴院长反问，“你们公安局给丁永辉定的是一级谋杀外加拒捕，我就是想给丁永辉开追悼会，也不可能。”

“袁猎猎能复活丁永辉和李霞。”潘乾坤说。

“乱讲……”吴院长突然收住话，他意识到袁猎猎无所不能。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潘乾坤说。

“怎么帮？”吴院长问。

潘乾坤将复活丁永辉和李霞的办法告诉吴院长。

“你要做的事就是保存丁永辉和李霞的尸体，再给他俩做手术。”潘乾坤说。

“这不可能，我们医院这么多人，怎么可能不走漏风声？刚才你们谢副局长说了，光是包庇罪就能判我好几年，何况藏匿罪犯尸体，何况企图复活罪犯！”吴院长说，“再说了，我觉得贪官很多，各种级别的都有，他们会联手治死你，你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劝你放弃和所有贪官对抗的念头，这是不自量，说难听点儿，是蚍蜉撼树。”

潘乾坤一字一句对吴院长说：“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这不是我的话，而是袁猎猎的话。如果你不和我们合作，袁猎猎不光让你身上原有的那种病菌光复，它还会指挥脑溢血病菌去你身上登陆！”

吴院长泪流满面：“我怎么这么倒楣？全国那么多医院，那么多病菌集中营，怎么人家的院长都平安无事，就我被病菌缠着不放……”

潘乾坤说：“吴院长，你是读过书的人，应该有正义感，你恨不恨贪官？”

"恨。"吴院长说。

"贪官欺压百姓，鱼肉人民，祸害国家，该不该斩尽杀绝？"潘乾坤问。

"该。"

"和我们一起干吧。人生一世，如果没做过一件惊天动地的正义之事，不算活过。请吴院长三思。"

"让我想想。"吴院长沉思。

潘乾坤一边看表一边等待。

"我和你合作，但我有三个条件。"吴院长说。

"谢谢你。"潘乾坤高兴，"你说条件吧，三十个也行。"

"我明年到了退休年龄。事成之后，袁猎猎要保证我再当5年院长才退休。"吴院长说第一个条件。

"能做到吗？袁猎猎？"潘乾坤问。

"没问题。卫生局定谁接吴院长的班，我就让谁脑溢血。一直脑到没人敢打吴院长的主意。"袁猎猎说。

"第一个条件满足你。说第二个。"潘乾坤说。

"本医院所有病床都要由贪官住满，死一个

补一个，不能有5秒钟的轮空。一旦贪官死绝了，你们要保证让品质不好的人渣长期占住我的所有病床。”吴院长提第二个条件。

“答应。”潘乾坤点头。

“我的第三个条件有点儿……”吴院长欲言又止。

“你说吧，什么都行。我是警察，什么坏事没见过？”潘乾坤鼓励吴院长畅所欲言，“你想换老婆？”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吴院长瞪潘乾坤，“你们在一个月内，帮我在美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

“剽窃？”潘乾坤吃惊。

“我不会干那种断子绝孙的缺德事。我早就写好了一篇论文，水平不低，真的。我投到美国《医学》杂志，可人家根本不看。”吴院长说。

“没什么问题吧？袁猎猎？”潘乾坤问。

“保证发头条，除非那主编活腻了。”袁猎猎说。

“我怎么跟在黑社会卧底似的。”潘乾坤笑着说。

“既然你们答应了我的全部条件，我和你们合作。”吴院长说。

"成交。"袁猎猎说。

"我们现在去盗尸，你安排太平间准备接收丁永辉和李霞的尸体，把存尸柜打扫干净，要一尘不染。派嫡系和死党去做这些事。"潘乾坤叮嘱吴院长。

第二十九章　警察盗尸

潘乾坤掏出彭警长的手机，打小孙的手机。

“我是光头，你们在哪儿？抓住潘了吗？我已经完事，可以去办另一件事了。”潘乾坤不敢明说。

小孙在那头说：“没抓到。我们现在去接你。老地方？”

“对。老地方。”潘乾坤挂断电话。

“大约多长时间能送来？”吴院长问潘乾坤。

“说不好。我来之前会给你打电话，把你的手机号码告诉我。”潘乾坤说，“袁猎猎已经派了病菌24小时在你身上监督你，你必须全心全意同我们合作。”

“我答应了的事，肯定会全力以赴。”吴院长说。

潘乾坤戴上墨镜，和袁猎猎离开吴院长的办公室。

“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熟悉，自从袁世凯把我留在这儿，我就几乎没离开过这座医院。”袁猎猎看着熟悉的楼道大发感慨。

“别寻根了，多长眼睛观察着点儿，万一谢云在医院派人蹲守抓我呢？”潘乾坤提醒袁猎猎。

“你放心吧，这是哪儿？这是我的大本营！每一立方毫米都有我的手下严阵以待，绝对没发现谢云的人。”袁猎猎自负地说。

潘乾坤走到医院门口时，看见警车已经在等她了。

潘乾坤上车后，彭警长问她：“吴院长答应了？”

“他表示尽全力。”潘乾坤说。

“有这么多人加盟，咱们准能成功。”小孙振奋。

“谢云也去找过吴院长。”潘乾坤说。

“谢副局长脑子够用。”小赵说。

“丁永辉和李霞的尸体存放在哪儿？”彭警长问潘乾坤。

“存放在咱们公安医院的太平间。”潘乾坤

说。

“谢云不会派警力看守丁永辉和李霞的尸体吧？”彭警长问。

“他还没聪明到这份上。”潘乾坤说。

“咱们怎么去偷？”彭警长问。

“把车开到公安医院附近，让袁猎猎先进去侦察，再制定方案。”潘乾坤说。

“开车，去公安医院！”彭警长下令。

警车停在公安医院大门附近，袁猎猎潜入医院太平间。

片刻后，袁猎猎回到警车上。

袁猎猎说：“我派来负责看守丁永辉和李霞的手下说，现在太平间只有两名男护士值班，把车开到太平间门口就可以运走尸体。太平间在医院的后院，没人去那儿。”

潘乾坤问袁猎猎：“那两个护士怎么办？”

袁猎猎说：“我已经派昏厥病菌在他们身上登陆了，他们昏厥20分钟。”

“出发！”潘乾坤说。

警车开进医院，绕过门诊大楼径直往后院行驶，停在太平间门口。

潘乾坤分工：“彭警长，你在车上放哨。小孙和小赵跟我进去搬尸体。”

潘乾坤带领两名警察进入太平间。太平间里寂静得恐怖，未经人肺使用过的空气呼吸起来显得格外别扭。

“靠左最下边的两个抽屉里是丁永辉和李霞。”袁猎猎告诉潘乾坤。

潘乾坤指挥小赵和小孙推来两张移动床，她打开冷柜抽屉，确认里边确实是丁永辉和李霞。

“快抬走！”潘乾坤说。

小赵和小孙迅速将丁永辉和李霞的尸体抬上床，他们再将床推到太平间门口的警车旁，彭警长下车协助将两具尸体抬上车。

“撤！”潘乾坤最后一个上车。

警车驶离公安医院，未引起任何人注意。

目睹李霞和丁永辉的尸体，袁猎猎号啕大哭，潘乾坤也忍不住流泪。

“应该通知吴院长做准备。”彭警长提醒潘乾坤，“警车很快就到医院了。”

潘乾坤给吴院长打电话。

“吴院长吗？一切顺利，我们10分钟后到医院。”潘乾坤说。

“车直接开到太平间门口，太平间在医院右侧。我已经都安排好了。”吴院长说。

潘乾坤收起电话，冲警友们打了个OK的手

势。

“我估计谢云不会很快发现丁永辉和李霞的尸体失踪了。”彭警长说。

“对，他现在最感兴趣的是抓住我。”潘乾坤说。

吴院长站在太平间门口恭候丁永辉和李霞。警车停稳后，吴院长和警察协作将丁永辉和李霞的尸体放进冷柜。

吴院长对潘乾坤说：“夜长梦多，最好你能尽快去向李霞的父母要精血。我已经安排好了，让我女儿跟你去，她是护士，会抽血。”

“现在就走。”潘乾坤说。

“还是坐我们的车去吧，安全。”彭警长说。

“会吓着李霞的父母吧？”潘乾坤担心。

“停远点儿就行了。”小孙说。

“我准备手术室。”吴院长说。

吴院长的女儿和潘乾坤们一起上了警车，警车朝李霞家驶去。

在接近李霞家的地方，袁猎猎对潘乾坤说：“我得到情报，李霞家附近有警察。”

潘乾坤对彭警长说：“袁猎猎说，李霞家门口有警察，怎么办？”

“没别的办法，只有硬抢了。”彭警长看表，“我就说我是奉命来带走李霞父母的，我估计他们不会阻拦，但会在咱们走后向上边报告。”

“那你就完了。”潘乾坤说，“再说你把李霞的父母拉到哪儿去？”

“直接拉到医院去。”彭警长说，“我觉得精血取出后经不住折腾，不如在医院抽采后直接植入成功率高。”

“这倒是。”吴院长的女儿说。

“上边质问你把李霞父母弄到哪儿去了，你怎么说？”潘乾坤问彭警长。

“我坚决否认，我还有两个下属可以作证。”彭警长对手下说，“咱们现在就串好供，宁死不说。”

“绝对没问题，我们刚看过《江姐》。”两位警察异口同声。

“我先给我哥哥打个电话，将你介绍给他。”彭警长对潘乾坤说，“万一我进去了，你直接跟他联系。他会帮咱们的。我哥是特正直的记者。”

彭警长当即同哥哥彭恒星通了电话，他将潘乾坤介绍给哥哥，说这两天潘乾坤会找他联系。

彭恒星说怎么弄得跟地下工作似的。彭警长说还真差不多，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小孙，把车直接停在李霞家门口。你留在车上，别熄火。”彭警长说，“潘大姐，你和护士小姐蹲下，别让车下咱们的同事看见。”

警车还没停稳，彭警长就带着小赵跳下车。

彭警长认识穿便衣的同事，他和他们打招呼：“诸位，辛苦啊！”

“什么风把你吹这儿来了？”同事和彭警长寒暄。

“奉命来带人。”彭警长故意大大咧咧地说。

两位便衣同事还挺高兴，认为自己终于可以休息了。

彭警长敲李霞家的门。李霞的父亲开门。

“你们有什么事？”李霞的父亲见是警察，问。

“您是李霞的父亲？”彭警长问。

“对，干什么？”李霞的父亲似乎对警察没好感。

“李霞的母亲在家吗？”彭警长往屋里看。

“在。你们要干什么？”

“李霞的案子有新的进展，我们发现凶手不

是丁永辉。请您和李霞的母亲跟我们去一下，有些情况需要向你们了解。”彭警长说。

“凶手本来就不是丁永辉。”李霞的母亲从里屋出来对彭警长说。

“请跟我们走，以尽快抓住真正的凶手。”彭警长催促李霞的父母。

“去一个不行吗？”李霞的母亲问。

“都要去。”彭警长说。

“走吧，这是好事。”李母对老伴说。

彭警长和小赵将李霞的父母带上警车，李父李母见到猫着腰蹲在车里的潘乾坤和护士，很是吃惊。

“他们是干什么的？”李父问。

彭警长怕车下的便衣同事起疑，就说：“来的路上顺便抓的犯罪嫌疑人。”

警车开走了。

“我怎么觉得有点儿不对头？”便衣警察甲嘀咕，“刚才彭警长从我身边过去时就跟偷东西似的。”

“我给上边打个电话。”便衣警察乙说。

警车驶离李霞家后，潘乾坤站起来坐到李霞的母亲身边。

“您还认识我吗？”潘乾坤问李母。

听到光头犯罪嫌疑人操着女声和她说话，李母吓得往丈夫身边靠。

“我是潘警探，前几天找您调查过李霞被害案。您还记得吗？”潘乾坤说。

“那是个女警察呀！”李母说。

“那就是我，我化装了。”

李母仔细打量潘乾坤，说：“是你。干吗化装？”

潘乾坤告诉李母，她剃光头和李霞被害有关系，杀李霞的凶手不是丁永辉，而是曹玉祥，背后还有公安局的副局长谢云和警察唐冲。谢云和唐冲事后又杀了曹玉祥，还要杀她潘乾坤。等等等等。

听得李母李父目瞪口呆。

“你们从没听李霞说过袁猎猎？”潘乾坤问李母。

“没有。”李母摇头。

“丁永辉治愈您的糖尿病，实际上是病菌袁猎猎的功劳。”潘乾坤说，“袁猎猎能复活李霞，但需要你们的帮助。”

“李霞能活过来？要我们怎么帮都行！把我们的心脏捐出来都行！”李母哭着说。

潘乾坤告诉李霞的父母需要他们帮什么。

“没问题！”李母李父说。

潘乾坤打电话同吴院长联系。

“吴院长，我们把李霞的父母带来了。我们去什么地方？”潘乾坤问。

“还是去太平间吧，那儿人少，安全。”吴院长说。

警车驶到医院的太平间门口，吴院长已经等在那里。

这时，车载电话响了。

“彭警长，分局王局长找你。”小孙拿起话筒说。

“我是。王局有什么吩咐？”彭警长接过话筒说。

“谁让你把李霞的父母抓走的?”王局长质问。

彭警长看了潘乾坤一眼，说：“抓谁？谁是李霞？”

“你没抓？”王局长纳闷。

“搞错了吧？”彭警长演戏。

“刚才市局谢副局长来电话，说你擅自抓走了李霞的父母，我就说不可能。不管怎么说，你现在马上回到局里来！”王局长说。

彭警长挂断电话，对潘乾坤说：“我们3个要经受考验了。我需要袁猎猎的帮助。”

袁猎猎对潘乾坤说："责无旁贷。"

潘乾坤对彭警长说："袁猎猎怎么帮你们?"

"我需要史局长的不为人知的信息。"彭警长说。

"你想策反史局长？"潘乾坤洞悉彭警长的阴谋。

"我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彭警长说，"我可不想长时间带手铐。"

"我派若干病菌跟着彭警长，它们随时供彭警长驱使。"袁猎猎告诉潘乾坤。

潘乾坤向彭警长转述，彭警长大喜。

"你们下车吧，我们去投案自首了。"彭警长对潘乾坤说。

"谢谢你们，你们为我们做出了牺牲。"李父感动得热泪盈眶。

"人民警察为人民。"小孙说，"这是谢副局长经常教导我们的话。"

潘乾坤和李父李母以及护士下车，彭警长对车下的潘乾坤说："跟我哥联系！"

"李霞活了，我马上就和你哥联系。你们要当心！"潘乾坤叮嘱。

警车违心地开走了。

第三十章 谢云开枪

谢云亲自坐镇指挥缉拿潘乾坤，各种发现潘乾坤线索的信息不断汇集到谢云的办公室，但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

谢云在办公室里像一头困兽，虽然有这么多警察紧张有序地围着他转协助他缉拿潘乾坤，但不知为什么谢云感觉自己很孤立，他清楚，一旦这些下属清楚了他在这起案件中扮演的角色，他们会立刻掏出枪指向他。

赵队长几乎是冲进谢云的办公室，他说：“我刚接到公安医院的电话，说是有两具尸体被盗。”

“盗尸？谁的尸体？”谢云问。

“前几天那起大案的丁永辉和李霞。”赵队长说。

谢云一惊，他脱口而出：“他们要尸体干什

么？”

“谁要尸体？”赵队长不明白。

谢云自知失言，忙说：“同案犯。”

“那个案子已经结了。”赵队长说。

“盗尸就说明还有同案犯。”谢云说。

电话铃响了。

“我是谢云，什么？哪个分局的彭警长？他抓走了李霞的父母？我们没让他抓！”谢云挂上电话后擦汗。

“怎么了？”赵队长问。

“下边一个分局的警长带人抓走了李霞的父母。”谢云边说边看身后的电话号码表，他给彭警长的顶头上司王分局长打电话。

“你让彭警长去抓人的？”谢云劈头问王局长。

“抓谁？”

“一个叫李霞的人的父母。”

“没有！彭警长在街上值勤抓潘乾坤。”

“你马上跟他联系，问清是怎么回事。让他立刻回你们分局，我这就去。”谢云放下电话。

李霞和丁永辉的尸体失踪，彭警长莫名其妙地抓走李霞的父母，谢云几乎可以肯定这两件事和潘乾坤有关联。谢云感到不妙，可他又实在想

不出潘乾坤能拿丁永辉和李霞的尸体做什么，能拿李霞的父母做什么。

“我去分局，有了潘乾坤的线索，随时向我报告。”谢云对赵队长说。

赵队长点头。看着谢副局长的背影，赵队长觉得谢副局长今天有点儿反常。

谢云赶到彭警长所在的分局，王局长看着一脸怒气的谢副局长，说：“我问了彭警长和他的两个警员，他们说绝对没有去抓过人。”

“蹲守在李霞家的人亲眼看见彭开着警车抓走了李的父母，彭还和蹲守的人打了招呼。我亲自审彭，你派人搜查他们的警车。对了，彭和潘乾坤有来往吗？”谢云问。

“没听说他和潘乾坤有什么交往。对了，以前潘乾坤帮彭破过一起案子。”王局长说。

“你把彭警长带到这儿来，来之前给他戴上手铐，收了他的枪。”谢云说。

谢云担心彭警长袭击他。

王局长吓了一跳：“收枪可以，有必要戴手铐吗？”

谢云说：“3个人都要铐上，我怀疑他们和潘乾坤有关系。先把彭带来。”

王局长犹豫后，还是出去执行谢云的命令

了。

戴手铐的彭警长被两位警察押进来。谢云从彭警长看他的目光就清楚彭已经知道他谢云的底细了。

“谁让你去抓李霞的父母的？你把他们弄到哪儿去了？”谢云问彭警长。

“我连李霞是谁都不知道，我今天也没抓任何人。”彭警长镇静自若。

“尸体也是你偷的？”谢云冷笑。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你们为什么铐我？”彭警长反问谢云。

“潘乾坤杀了警察，是通缉犯，你帮她，就是同案犯。”谢云说。

王局长在门外冲谢云招手。谢云离开房间。

“这是在彭警长的警车上搜到的。”王局长给谢云看潘乾坤的长发。

谢云接过头发反复看，说：“这是潘乾坤的头发，绝对没错。他们给潘乾坤剃了光头。”

谢云掏出手机，给赵队长打电话：“我是谢云，潘乾坤已经女扮男装，剃了光头，你布置下边注意光头。”

谢云拿着潘乾坤的头发进屋，他问彭警长：“这是在你的车上找到的，是潘乾坤的头发

吧?”

彭警长索性不说话，就盯着谢云看，看得谢云发毛。

“带他下去，”谢云说，“带另外两个，一个一个来。”

小孙先进来了，他不停地看手铐。

“知道我是谁吧？”谢云问小孙。

“您是谢副局长，我听过您的报告，特正义，我特感动。”小孙说。

谢云听出小孙话里有刺，他说：“彭警长已经都交待了，我给你一次机会。”

小孙笑了：“谢副局长忘了我是警察了？审问犯罪嫌疑人的技巧我会。彭警长交待什么了？我们什么也没干呀！”

“带下去！”谢云勃然大怒。

“另一个还审吗？”王局长小心翼翼问谢云。

谢云摆摆手：“不审了！平时你是怎么教育他们的？”

王局长说：“我昨天还让他们看《江姐》。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潘乾坤会不会是冤枉的？这3位不太可能犯法……”

“连你这个局长都这么说，上梁不正下梁

歪！”谢云怒斥下属。

王局长不敢说话了。

“你派车把他们押到市局看守所去。”谢云说。

在看守所里，彭警长嚷着要见史局长。闹得整座看守所不得安宁，所长打电话请示谢云。谢云说将彭关进隔音的房间，史局长不会见他。

彭警长想起了袁猎猎派给他的病菌。

“病菌们，你们能帮我见到史局长吗？”万般无奈的彭警长问。

“我们试试，难度比较大。”彭警长的耳朵旁出现了清晰的声音。

“真是难以置信，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谁会信？”头一次和病菌对话的彭警长兴奋无比。

彭警长身上的病菌推选出一个能说会道的飞病菌，它来到史局长的身上。

史局长身上的细菌问病菌有何贵干，病菌说：“你们听说过袁猎猎吗？”

“袁猎猎来过，我们佩服它。”一个细菌说。

“袁猎猎希望你们能帮个忙。”病菌说。

“怎么帮？”

“让史局长去看守所见彭警长，彭警长要向

史局长揭露谢副局长。”

“左右主人的行动的事我们还从来没干过，难度很大。”一个细菌说。

“得去说服史局长的脑细胞。一般来说，脑细胞都有主见，不听我们细菌的话。”另一个细菌说。

“去试试，这关系到史局长的安危。”病菌说。

“怎么会关系到史局长的安危？”细菌们觉得病菌言过其实。

“你们想想，谢副局长能对潘乾坤下手，这种人在史局长身边，说不定哪天就把史局长害了，你们没听说过如今有副职买凶杀正职的？”病菌鼓动不烂之舌。

“还真是这么回事！”有细菌同意。

“如果史局长牺牲了，你们就该流离失所了。如今找个好人不容易，尤其是你们细菌，不像我们病菌，随便找个人渣就能凑合栖身，你们重名声。”病菌添油加醋。

“咱们得说服脑细胞强迫史局长去看守所见彭警长。”一个资深细菌说。

“脑细胞会听咱们的？”有细菌担心。

“咱们就把刚才这位病菌的话复述给脑细

胞，相信脑细胞会做出正确判断的。”有细菌说。

“只要脑细胞同意了，史局长就会去见彭警长？”病菌半信半疑。

“当然，史局长全身所有部位都无条件听从脑细胞的指挥。”一个细菌说。

“不光是史局长，所有人的所有部位都服从脑细胞指挥，人都是这样。”另一个细菌说。

“谁去？”有细菌问。

大家一致推选资深细菌承担这项艰巨又光荣的任务。

资深细菌不负众望，三下五除二创造了历史上首次细菌说服脑细胞的奇迹。脑细胞同意让史局长去见彭警长。

史局长突然从办公桌后站起来，局长助理问局长要去哪儿。局长说我要去看守所审问彭警长。

助理纳闷地问什么彭警长？

谢云向史局长封锁彭警长已是潘乾坤同伙的信息，史局长和助理都不知道彭警长被捕的事。

史局长拍拍头，说：“我也说不清，反正就是想去看守所见这个人。”

助理问：“我跟您去？”

“不用了，我自己去。”史局长说。

史局长的腿拖着史局长下楼往位于公安局大楼后院的看守所走，在楼门口，史局长碰到了谢云。

“局长去哪儿？”谢云问。

“我去看守所见彭警长。”史局长说。

谢云一惊，他问：“您知道彭的事了？”

“不知道，他怎么了？”史局长说。

“您不知道分局有个姓彭的警长被抓了？”谢云惊讶。

“不知道。”史局长说。

“那您是怎么想起要去看守所见这个人的？”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想去，可以说是身不由己吧。”史局长说。

“袁猎猎在您身上！”谢云脱口而出。

“什么袁猎猎？”史局长听着耳熟，“我想起来了，今天上午潘乾坤和我通电话时说起过这个名字，袁猎猎是谁？怎么能在我身上？”

袁猎猎没有死！谢云一阵昏厥。

史局长被腿拽着径直朝看守所走。谢云使劲儿扶着墙才没摔倒。

病菌已经赶在史局长之前通知彭警长做好准

备。彭警长惊叹病菌的能量。

史局长对看守所所长说我要见彭警长。所长说要不要给彭戴上手铐。史局长说不用了。

彭警长对史局长说："我希望您能不打断我的话，不管您多不相信，都要听我一口气说完。等我说完您再问话。"

"可以。"史局长答应。

彭警长用30分钟说完了病菌集中营事件的全过程，特别是谢云的所作所为。

史局长听完后，说："你说的怎么和上午潘乾坤和我说的一样？"

"我救了潘乾坤。"彭警长说。

"潘乾坤是通缉要犯。"史局长提醒彭。

"如果您相信了我刚才说的话，您也会包庇潘乾坤的。"彭警长肯定地说。

"那不叫包庇，叫站在一起。"史局长纠正下属。

"您相信我的话了？"彭警长问。

"你得拿出让我信服的证据，证明袁猎猎的存在。"史局长回想刚才碰到谢云时谢云突然说袁猎猎在他身上。

"袁猎猎到您身上调查过您，我说您的不为人知的事了？"彭警长请示。

“说吧。”史局长批准。

“您是清官，从来没收过别人1分钱。3年前，有个叫田艺的老知青塞给您1万元，求您帮他办户口，您坚决不要钱，但是户口给他办了。”彭警长说。

“万一你认识这个田艺呢？”史局长认为这个事例没有说服力。

“您逼我说您的隐私？”

“最好说那种一句话就让我口服心服的话。”

“我说不出口。”彭警长犹豫。

“你小声说。”史局长鼓励彭警长。

彭警长凑到史局长耳边和史局长耳语。

史局长听了先是极为惊讶继而连连点头并配以脸红。

“我相信袁猎猎的存在了，否则这样的事别人不可能知道。”史局长宣布。

“您准备怎么办？”彭警长问。

史局长说：“第一，释放你和你的两个警员；第二，逮捕谢云；第三，解除对潘乾坤的通缉。”

“全国的贪官要倒楣了。”彭警长站起来激动地和史局长握手。

“他们不应该当官，应该直接去抢劫。”史局长万分痛恨贪官。

史局长叫来看守所长，吩咐他立即释放彭警长等。史局长和小赵小孙一一握手，感谢他们分辨能力强，主持正义，做了一个警察应该做的事。

史局长回到办公室，他面色沉重地对助理说：“你马上把赵队长叫来！”

“出事了？”助理小心翼翼地问。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史局长说。

赵队长很快被助理叫到局长办公室。

“第一，立即解除对潘乾坤的通缉，潘乾坤不是凶手。”史局长对赵队长说，“第二，逮捕谢云，他才是凶手。”

赵队长和助理吃惊：“是谢副局长杀的唐冲？”

“可以这么说。赵队长，你先去把谢云抓起来！”史局长对赵队长说。

“局长，您是怎么知道谢副局长是凶手的？”助理担心局长犯错误。

“你放心，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不会下这样的命令。”史局长说。

“今天谢副局长是反常。”赵队长说。

“快去抓他，多带几个人，他有枪。”助理叮嘱赵队长。

赵队长离开局长办公室。

只片刻时间，赵队长就跑回局长办公室。

“局长，谢云跑了，还带了枪！”赵队长说。

“刚跑的？”史局长问。

“我们去之前就跑了，我打电话问了传达室，说是5分钟前走的。

“通缉谢云！”史局长下令。

公安局大楼里一片忙乱的脚步声。

刚才谢云尾随史局长到看守所，当他获悉史局长下令释放彭警长时，他知道自己完蛋了。

谢云没想到自己败在一个病菌手下，那个叫袁猎猎的病菌竟然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它卑鄙地利用人们的正义感和他谢云作对。谢云清楚自己如果还不离开这栋楼，等待他的只能是手铐。

谢云将手枪装进衣兜，他最后环顾了一遍自己的办公室，这个房间是谢云奋斗了多年的成果，如今功亏一篑。谢云后悔当初不该受贿，他依据史局长释放彭警长这个决定，就可以断定史局长是清官，否则袁猎猎不会和史局长合作。谢云羡慕史局长。现在一切都晚了。

谢云离开公安局，走投无路的他想到了林副市长。林副市长在本市分管公安政法工作。这些年，每逢春节，谢云都会以给林副市长的孩子压岁钱的名义送林副市长5千元红包。谢云据此推断，林副市长既然能收他的贿金，就也能收别人的贿金。由此可见，林副市长早晚也是袁猎猎打击的对象。

谢云决定通过找林副市长同袁猎猎做最后一搏。

谢云乘坐出租车赶到市政府，他见林副市长易如反掌。

“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是怎么搞的？”林副市长一见谢云劈头就问。

谢云知道林副市长指的是潘乾坤的事。

“可不止就一个潘乾坤，事情很复杂，您也在这件事里。”谢云说。

“我？我和潘乾坤有什么关系？”林副市长使劲儿看谢云。

“您还记得您曾经让我查过本市突然有很多官员生大病住院的事吗？”谢云问。

“记得，”林副市长说，“你不是说调查的结果是非人为因素吗？”

“当时我派潘乾坤调查，她没向我说实

话。”

“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潘乾坤为什么要隐瞒实情？”林副市长问。

谢云将袁猎猎的存在以及丁永辉和李霞的死以及史局长的揭竿而起等等全部告诉林副市长。

谢云以这句话结束他的陈述：“您也在袁猎猎的黑名单上，它很快会收拾您，让您得癌。”

林副市长脸色煞白。谢云由此断定林副市长必是贪官无疑。

“您说，咱们应该怎么办？”谢云加重了“咱们”两个字的发音。

“咱们”两个字提醒了林副市长，他虽然对谢云刚才说的话难以置信，但他不能不信。他清楚自己不能和已经暴露的谢云搅在一起，他必须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联合比他更大的官员和袁猎猎进行殊死搏斗。

“我不能相信你说的话，这是无稽之谈，怎么会有病菌能和人类沟通？”林副市长恢复了常态。

已经看出林副市长信了他的话的谢云傻眼了：“您如果这么说，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死就死在史局长的办公室。”林副市长压低声音说。

谢云呆呆地看着林副市长。

半个小时后，赶回公安局的谢云闯进史局长的办公室举枪自杀。谢云的脑浆溅了史局长一脸。

第三十一章　一网打尽

潘乾坤穿着白大褂在手术室给吴院长当助手，为了尽量减少知道此事的人数，手术室里只有吴院长、吴院长的女儿和潘乾坤。好在李霞不需要麻醉师。

李霞的父母提供了袁猎猎需要的东西后，焦急地坐在手术室外边等待女儿的复活。

吴院长拿着潘乾坤递给他的手术刀，切开李霞的身体，再按袁猎猎的要求将李霞的父精母血放入李霞的体内，袁猎猎指挥若干病菌随同父精母血进入李霞的身体。

"缝上吧！"袁猎猎说。

"这些病菌还出得来吗？"潘乾坤问袁猎猎。

"出不来了，它们只能牺牲了，这叫献身。"袁猎猎哽咽着说。

“……”潘乾坤说不出话。

“我的同胞抢着去，最后只有通过抽签决定谁有幸去。”袁猎猎泣不成声。

给李霞缝针的吴院长听到了袁猎猎和潘乾坤的对话，他说：“我收回我提的三个条件中的两个。”

“哪两个？”潘乾坤问。

“第一个和第三个。和病菌比起来，我这个医院院长狗屁不如。”吴院长真诚地说。

“不行，我既然答应了，就一定办到。吴院长不能毁掉我袁猎猎说话算数的名声。”袁猎猎说，“像你这样的觉悟，应该当卫生局长。美国《医学》杂志刊登你的论文是三生有幸。”

“谢谢你，袁猎猎……”吴院长有脱胎换骨的感觉。

“手术完了？”潘乾坤问吴院长。

“完了，咱们等待奇迹出现吧。”吴院长摘除橡皮手套。

“要多长时间？”潘乾坤问袁猎猎。

“没有先例，我也不知道。最好把李霞的尸体移出手术室，找个僻静的地方。”袁猎猎建议。

袁猎猎的话音还没落，李霞动了一下。

"她动了！"吴院长的女儿说。

"这么快？我怎么没看见？"潘乾坤说。

所有人都死盯着李霞看。

"没动呀！"吴院长说。

"刚才她确实动了。"吴院长的女儿说。

李霞睁开了眼睛。

"活了！奇迹！"吴院长大喊，"医学教科书要改写了！"

"爸，小声点儿！"女儿提醒吴院长。

"我这是在哪儿？"李霞坐起来看周围的人，除了吴院长，她一个不认识。

"你被曹玉祥杀了。"潘乾坤说。

"没错。这是在阴间？吴院长也牺牲了？"李霞问。

潘乾坤将经过告诉李霞。

"袁猎猎在哪儿？"李霞喊。

"我已经在你身上了！"袁猎猎说。

"这叫物归原主！"李霞激动地说。

"我回到丁永辉身上才叫物归原主。"袁猎猎纠正李霞的话。

"你回到袁世凯身上才叫物归原主。"潘乾坤说。

"丁永辉在哪儿？"李霞问。

“他还死着，不过没关系，既然你能复活，他也能复活。”袁猎猎说。

“我要见他！”李霞下地。

“他还是尸体。”潘乾坤说。

“尸体我也要见。”李霞说。

“你应该先见你父母，他们在外边等你。”吴院长说。

“我去叫他们！”吴院长的女儿跑出去。

李霞同父母重逢的场面是世界上任何作家也描写不出来的。

活李霞和死丁永辉重逢的场面是全宇宙任何作家也描写不出来的。

“拜托你们快去美国找丁永辉的父母！”李霞央求。

潘乾坤掏出手机准备给彭恒星打电话，这时，彭警长跑进来。

“我在病菌的支援下，把史局长说服了！”彭警长告诉大家好消息，“史局长已经下令把谢云抓起来，还取消对潘乾坤的通缉令。刚才谢云根据在我的车上找到的潘乾坤的头发，下令注意光头，结果在半个小时之内，全市抓了一百多个光头。”

“这么说，我和李霞可以光明正大上大街

了？”潘乾坤兴奋。

“听说没抓到谢云，不知他跑到哪儿去了。稳妥起见，你们还是先在医院躲着别出去。”彭警长说。

“到我女儿家去，她那儿安全。”吴院长说。

“我怎么成了见不得人的人了。”李霞感叹。

“你已经是被注销户口的人了，像你这种死而复生的人，公安局户籍科还真没遇到过。”彭警长说。

“我需要马上见你哥哥。”潘乾坤对彭警长说。

“我打电话叫他来。你们先跟着吴院长去他女儿家，我去医院门口等我哥哥。”彭警长说。

吴院长将女儿家的门牌号码告诉彭警长。

潘乾坤、李霞和父母还有袁猎猎在吴院长的女儿家说着说不完的话，李霞感谢潘乾坤为她和丁永辉做的一切。

“潘警探为了你们，连儿子都见不到了。”袁猎猎说。

李霞的父母要给潘乾坤下跪，潘乾坤忙说我儿子好着呢有袁猎猎派重兵把守比我接送还安

全。

彭警长带着彭恒星来了，彭警长将哥哥介绍给诸位。

“我已经把大概情况告诉他了，他基本不信。还说我脑子出毛病了。”彭警长说，“你们说服他吧。”

“如果他很快就信了，他的脑子肯定有毛病。”李霞说，“当初丁永辉说服我就不容易，费了很大的劲儿。”

大家七嘴八舌说服彭恒星，连袁猎猎也赤膊上阵，直接同彭恒星对话。彭恒星终于相信了。

“这座城市里竟然有如此可歌可泣的事，有这么多了不起的人！”彭恒星热泪盈眶，“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到美国拿回你们要的东西！”

“你什么时候走？”潘乾坤问。

“今天夜里。”彭恒星掏出机票给潘乾坤看。

“原定去采访多少天？”李霞问。

“两周。”彭恒星说。

“如果你很快就搞到货，什么时候回来？”袁猎猎问。

“别货货的，怎么跟贩毒似的。”李霞说。

“我这是为了保密，小心隔墙有耳。”袁猎猎解释。

“如果搞到货，我马上回国。”彭恒星入乡随俗很快。

“不采访了？”李霞问。

“不采访了。”彭恒星说。

“你的饭碗准丢。”李霞说。

“值得，你说呢？”彭恒星问李霞。

“谢谢你！”李霞泣不成声，她觉得活着真好。

“我哥可是头一次去美国，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彭警长为哥哥自豪。

“我跟你去美国，这样保险系数大一些。”袁猎猎对彭恒星说。

“美国病菌不会吞了你吧？”潘乾坤逗袁猎猎。

“全世界病菌是一家。”袁猎猎说。

“我给你准备了容器，不要让血液什么的凝固。”吴院长递给彭恒星一个小罐子。

吴院长的女儿教彭恒星使用注射器抽血。

“我走了。”彭恒星说。

“我在你们每个人身上都部署了足够的病菌保护你们，我跟着彭先生去美国了。”袁猎猎和

大家告别。

彭恒星带着袁猎猎走了。

“他们会成功的。”潘乾坤对李霞说。

“难度不小，最大的难度是丁永辉的父亲年纪比较大了。”吴院长说。

“我哥有办法，再加上袁猎猎的本事，我估计有戏。”彭警长说。

有敲门声。吴院长看门镜。

“是警察！”吴院长说。

彭警长去看门镜，潘乾坤从窗户往楼下看。楼下停满了警车。

“咱们被一网打尽了。”彭警长说。

“幸亏彭恒星漏网了。”李霞后怕。

“你不是说史局长已经……”潘乾坤问彭警长。

“不知又出什么问题了，谢云不是没抓住吗？”彭警长说。

潘乾坤身上的病菌请示潘乾坤是否让这些警察统统脑溢血，潘乾坤说千万手下留情，等到万不得已再走这条路。

门外的警察喊话，说再不开门就砸门了。

“进去什么都别说，咱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袁猎猎派的病菌保护咱们，咱们还能通过病菌互相

联系。”潘乾坤叮嘱大家。

彭警长打开门。以赵队长为首的警察一拥而入，给每个人戴上手铐，包括李霞的父母和吴院长父女。

当赵队长看见李霞时，他愣了。日前勘察李霞被杀案时，赵队长到过现场，他亲眼见过李霞的尸体。

“都带走！”赵队长对警察们说。

赵队长有意和潘乾坤、彭警长乘坐同一辆警车。

“你们告诉我，死了的人怎么又活了？今天局里不停地出大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赵队长问潘乾坤和彭警长。

潘乾坤尽量简洁地告诉赵队长原因。由于赵队长今天本来就对谢云起了疑心，加上亲眼目睹李霞的复活，他很快就相信了潘乾坤的话。

“我加入你们！”赵队长宣布。

“欢迎你弃暗投明。”彭警长说。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医院的？”潘乾坤问赵队长。

赵队长说，谢云闯进史局长的办公室，当时办公室就史局长自己，谢云掏出枪就朝自己的脑袋打，当即毙命。听到枪声，大家赶来，见到谢

云死在史局长脚下。这时，林副市长正好来公安局，见状，他当即请示市里，以今日公安局连续发生恶性案件为由，勒令史局长停职反省，由林副市长兼任公安局长。林副市长指示赵队长派人跟踪彭警长，于是赵队长就把潘乾坤们一窝端了。

“林副市长百分之百是贪官，肯定是谢云死前向他交了底。”彭警长说。

潘乾坤点头。

“我放了你们。”赵队长说。

“先别放，如果你现在放了我们，林副市长肯定封锁海关什么的，没准彭恒星赴美会受影响。你把我们关起来，林副市长就高枕无忧了。有你关照我们，我们也受不了什么罪，对吧？”潘乾坤说。

“你的脑子够用。”赵队长说。

“不要说李霞复活的事。你还要设法保护丁永辉的尸体。”潘乾坤对赵队长说。

“我派嘴严可靠的手下去保护。”赵队长说。

警车到看守所后，赵队长吩咐看守所长好生照看这些特殊的犯罪嫌疑人，好吃好喝。所有吃的东西都要经过他赵队长试吃后才能给他们吃，

以防有人下毒。赵队长还说这是林副市长的命令。

林副市长获悉赵队长将潘乾坤等一网打尽后，大喜，他甚至当众向赵队长许愿日后提拔他当市公安局局长。赵队长由此更加确信林副市长是贪官无疑。

林副市长已经串联了数十名有受贿经历的高官，大家在惊恐之后发誓拼死也要置袁猎猎和它的人类同伙于死地。

第三十二章 袁猎猎在美国

经过17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彭恒星和袁猎猎抵达美利坚合众国。

出了机场后，彭恒星要了辆出租车，直接驶向丁永辉父母的住所。

这是一座公寓楼。丁永辉的妹妹在美国读书，她的父母是来探亲的，已经在美国住了3个月。

彭恒星按门铃。

开门的是丁永辉的妹妹丁永枚。

“您找谁？”丁永枚问彭恒星。

“您是丁永辉的妹妹？”彭恒星问面前这个漂亮的姑娘。

“是。您是？”

“我从国内来，我是丁永辉的朋友，我叫彭恒星，是记者。”彭恒星说。

一听是丁永辉的朋友，丁永枚赶紧回头看屋里的父母。日前丁永枚接到国内的通知说丁永辉成为凶杀犯被警方击毙的消息后，丁永枚没有告诉父母，她怕父母无法承受。

“永辉的朋友来了？”丁父耳朵很灵，闻声走过来。

丁永枚冲彭恒星使眼色，无奈彭恒星不解其意。

“伯父您好，我是来帮丁永辉的。”彭恒星说。

“帮丁永辉？丁永辉不在美国，怎么帮？”丁父疑惑。

“我刚下飞机，从国内来。我能帮丁永辉起死回生！”彭恒星说。

“你说什么？！”丁父呆了。

“你是精神病！出去！”丁永枚往出推彭恒星，“你不走，我打911报警了？”

“你别走，这些日子我老觉得不对劲儿，永辉到底出什么事了？”丁父拉住彭恒星问。

丁母也过来。

“我父母什么都不知道！”丁永枚冲彭恒星近乎咆哮。

彭恒星这才明白，他对丁永枚说：“对不

起，我必须将事情告诉他们，否则就来不及了。”

“你要干什么？你是谁？”丁永枚跺脚。

“能让我进来说吗？邻居听了不好。”彭恒星说。

“这儿没人懂汉语！”丁永枚嘴上这么说，她还是往后让步，同意彭恒星进屋。

“你们坐下，我也得坐着说。我刚下飞机，连时差还没倒，很累。”彭恒星说。

大家都坐下。

袁猎猎在彭恒星耳边说：“你还不十分清楚全过程。这样，我说一句，你复述一句。”

彭恒星点头同意。

“请彭先生说实话。这些天，我有预感，我知道永枚怕我们受不了，她向我们隐瞒着什么。”丁父对彭恒星说。

“您这样说，我就好说了。”彭恒星长舒了一口气，“我下边说的话，都是实话。但是你们肯定不信。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实话。人们信以为真的话，往往是谎言。”

“记者说话就是一针见血。”袁猎猎小声夸奖彭恒星。

"请直言。"丁父说，"我们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袁猎猎开始一句一句说，彭恒星一句一句复述。从丁永辉在医院救袁猎猎一命开始，一直说到李霞复活成功。

听得丁家人惊心动魄目瞪口呆。

"彭先生是童话作家？"丁永枚问。

"这都是真事。世界上有很多事，咱们人类还没发现，没发现不等于没有，对吗？"彭恒星开导丁永枚，"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开始也不信。"

"你是说，那个叫袁猎猎的病菌现在就在你身上？"丁父问彭恒星。

"对。"彭恒星点头。

"如果你能让袁猎猎立刻将我12年久治不愈的颈椎病治好，我就相信你的话。"丁父说。

"不是治愈，而是让您身上的颈椎病病菌从您身上撤离。"彭恒星纠正丁父的理解偏差。

"那你就让袁猎猎指挥病菌从我身上撤离吧。"丁父对彭恒星说。

"唾手可得。"袁猎猎对彭恒星说，"完成了。"

"已经全部撤离了，您试试。"彭恒星对丁

父说。

丁永辉的父亲前后左右大幅度自虐性地摇动脖子，他惊讶地站起来，说："我活了这么多年，终于在死之前明白生病是怎么回事了。"

"爸，您的颈椎病真的好了？"丁永枚不信。

"确实好了！这些年，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我的脖子能这样转动？"丁父说。

"咱们快救永辉吧！"丁母提醒老伴。

丁母挽起袖子，让彭恒星抽血。

袁猎猎小声对彭恒星说："用不用我去好莱坞弄个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来？万一老先生力不从心，咱们可没时间等了。"

"你先别急，我估计问题不大。"彭恒星说。

很快，彭恒星得到了复活丁永辉需要的所有物质。

袁猎猎欣喜若狂，它催彭恒星快回国。

彭恒星的手机响了。

报社总编从国内打来的越洋电话。

"小彭呀？到美国了？还顺利吧？"总编问。

"到了……挺顺利……"彭恒星搪塞。

"听你的口气不太顺？是不是组委会刁难你？我去过美国，有时美国人也混着呢，别跟他们一般见识。稿子写了吗？我给你留着版面呢，最迟1个小时后你通过因特网发给我。我等着。咱们报纸的读者对这次运动会兴趣特别大，你一定要写好！"

"我会的……"彭恒星可怜自己的总编。

"万事有得就有失。"袁猎猎说。

当丁家人知道彭恒星为了救素不相识的丁永辉而肯定失去工作时，丁父对女儿说："孩子，回国吧，应该和这样的人呼吸同样的空气。"

年轻貌美的丁永枚对彭恒星的感觉已经升级换代，她冲父亲点头："我原来真的不知道国内有这样的金子，我现在才知道我出国是属于抱着金碗要饭。"

彭恒星脸红了。他从第一眼见丁永枚时就在心里骂难怪在国内见不到漂亮姑娘原来都跑美国来了。他没想到相貌不佳且失业已成定局的他能从美国策反中国姑娘回国。

丁永枚大方地上前和彭恒星拥抱。丁父鼓掌，丁母轻拭喜悦的泪雨。

"复活丁永辉后再享受吧。"袁猎猎提醒彭恒星，"血液们快凝固了。"

彭恒星挣脱丁永枚，说“我先回国，救丁永辉要紧。”

丁永枚松开彭恒星，彭恒星一头倒在地上。

“他怎么了？”丁家人大惊。

袁猎猎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彭恒星身上登陆了很多美国病菌，是它们致使彭恒星昏厥。

袁猎猎出国只带了100个病菌，袁猎猎率领手下同美国病菌展开肉搏战。无奈寡不敌众，很快，袁猎猎们被生擒了。

原来，袁猎猎一下飞机，就被美国病菌盯上了，它们觉出袁猎猎不是一般的病菌。当美国病菌听完彭恒星的叙述后，它们立即向本地界的老大露易丝汇报。

美国病菌画地为牢，各自称霸一方。本地的老大名叫露易丝，下属们称它为女王。露易丝和袁猎猎一样，是名门之后，其最早的主人是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

“禀报女王，您的辖区来了位不速之客。”下属向露易丝报告。

“谁？”露易丝问。

“从中国来，叫袁猎猎。”

“来做什么？混绿卡？”

“袁猎猎不是一般的病菌，它和中国一个叫丁永辉的人结盟，专门指挥病菌到中国的贪官身上登陆。后来丁永辉被杀，袁猎猎来美国是想通过丁的父母的帮助复活丁永辉，以使它们惩治贪官的计划进一步扩大。”

“病菌和人类联手？在贪官身上登陆？”露易丝沉思。

“噎死。”

“如果中国的贪官都死绝了，好像对咱们美国不利吧？”露易丝不愧是在美国总统身上呆过的病菌，考虑问题总是从国家利益出发。

“没错。中国的贪官都死光了，老百姓肯定心花怒放。老百姓心花怒放了，国家肯定飞速发达。国家飞速发达了，国力肯定大幅度增强。中国国力超过美国了，对咱们绝对不是好事。”下属分析。

“不能让袁猎猎得逞，不能让那个叫彭恒星的人回国。立刻派病菌去彭恒星身上登陆。再把那个和人类结盟的病菌败类叛徒内奸袁猎猎抓来见我。”路易丝下令。

袁猎猎被五花大绑押到露易丝面前。

“这是露易丝女王，它不是一般的病菌，是杰克逊身上的病菌。”路易丝的下属向袁猎猎介

绍主子。

“杰克逊是谁？”袁猎猎请教。

“弱智呀你？连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都不知道？”

“我是袁世凯身上的病菌！”袁猎猎叫板。

“袁世凯是谁？”路易丝问。

“弱智呀你？袁世凯也是总统，他和杰克逊是朋友，两家的狗还通过婚，袁世凯的狗是公的。”袁猎猎胡诌。

露易丝一愣，它最欣赏血统，它命令下属去查袁世凯。下属回报说中国确有过一个叫袁世凯的总统。

露易丝立刻对袁猎猎另眼相看。

“你喜欢股票和电视广告吗？”露易丝问袁猎猎，它最喜欢这两样东西。

袁猎猎明白自己要投其所好，才有逃生的可能。

“我特喜欢。不过我觉得人类的股市还有待改进。”袁猎猎说。

“怎么改？”露易丝感兴趣地问。

“全球就设一个股市，在联合国。以国家为单位上市，比如美国股，比如中国股，比如俄罗斯股，比如越南股。哪个国家社会稳定，经济实

力强，增长速度快，没有战乱，哪个国家的股票就上涨，筹集的资金就多。否则股票就下跌，直至国家破产。如此，所有国家都会竞赛着搞好本国，否则连本国资金都跑到国外去加盟绩优股了。由此，股民们炒股就很简单了，比如约翰说：‘温森特，快把你手中的美国股全抛了吧，买中国股！准赚！’”袁猎猎侃侃而谈。

露易丝惊讶袁猎猎的独到之处。

“袁先生怎么看人类的电视广告？”露易丝又问。

“电视广告是一个国家市场需求的镜子，看了该国的电视广告，就对该国的市场需求和国民形象一目了然。”袁猎猎说，“比如咱们看到某国的电视广告中满视野是去头屑洗发水、治肾虚口服液、钙片、酒和铜墙铁壁般的卫生巾，咱们就能对该国的国民得出一个基本的印象：一群满脑袋头皮屑、男人肾虚、女人月经出血量大、所有人都缺钙的软骨头酒鬼。”

“快给袁先生松绑！”露易丝说，它喜欢袁猎猎与众不同的的言谈。

“严格说，咱俩属于门当户对。”袁猎猎想通过使用和露易丝套磁的方法脱身。

袁猎猎马上就知道自己说了错话。

露易丝已经被袁猎猎的出身豪门、语言幽默和气质俘虏了，再加上袁猎猎说出门当户对的话，露易丝冲上来拥抱袁猎猎并向它求婚。袁猎猎在心里大骂自己言多必失。

“这……这恐怕不行……”袁猎猎慌了。

越是得不到的就越想要。露易丝说：“连中国男人娶美国女人都罕见，何况病菌！你不要错失良机。”

“我……实在……”袁猎猎依然不干。

“实话跟你说，我向你求婚是给你面子，你别忘了我是美国病菌。你是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10分钟之后去教堂举行婚礼！”露易丝宣布。

袁猎猎傻眼了。想起丁永辉，它心急如焚。

“我提个条件行不？”袁猎猎急中生智。

“说吧。”露易丝说。

“我同意跟你完婚。但你先放彭恒星回国。”袁猎猎说。

“没问题。”露易丝痛快，“但你别耍花招，杰克逊可是以善于决斗出名的。我跟着杰总统别的没学会，打斗可是出类拔萃。”

“能有幸和美国籍病菌成婚，我求之不得呢，但你不希望嫁给一个对不起朋友的病菌

吧？”袁猎猎说。

“传我的令，让彭恒星身上的病菌撤离。再传我的令，发请柬，10分钟后我和袁猎猎举行婚礼。”露易丝眉开眼笑自己的跨国名人之后婚姻。

袁猎猎在美国病菌的监督下回到苏醒的彭恒星身上，它小声告诉彭恒星突发事件的经过，说自己不得不舍身掩护彭恒星先回国救丁永辉，自己会见机行事寻找机会回国，决不会贪图美国的条件而乐不思蜀。

彭恒星为袁猎猎的献身行为感动，他保证完成任务。

彭恒星叮嘱袁猎猎多保重身体，袁猎猎说你快走吧我会养精蓄锐等着回国收拾贪官的。

丁永枚说，你们可以通过我联系。袁猎猎说这主意不错，我会经常来你身上听信儿。

彭恒星和袁猎猎告别后，又和丁永枚告别，再和预备役岳父岳母告别，随后乘坐飞机回国。

第三十三章　林副市长的杀手锏

彭恒星一下飞机，就打弟弟彭警长的手机。彭警长在看守所里享受着可以使用手机的特权。

彭警长立刻将彭恒星带货回国的信息告诉潘乾坤。

潘乾坤让看守所长叫赵队长来。

“彭恒星已经回国了，我们要马上去医院复活丁永辉。”潘科告诉赵队长。

“全去？”赵队长问。

“一个都不能少。”潘乾坤说。

“现在就走。”赵队长拿出开欢送会的架势。

数辆警车载着潘乾坤们浩浩荡荡驶出看守所。

“这样规模的劫狱我还是头一次看见。”潘乾坤对赵队长说，“你怎么向林副市长交待？”

“瞒一天算一天。如今局里上上下下差不多都听说是怎么回事了，大家都心照不宣支持咱们，就林副市长还蒙在鼓里。”赵队长说。

“得道多助。人心所向。”潘乾坤说。

“我爱中国。”李霞看着车窗外，冒出这么一句。

彭恒星已在医院门口等着。警车一到，吴院长和女儿跳下汽车，父女俩从彭恒星手中接过装有货的小罐子就往手术室跑，他们怕货过期失效。

潘乾坤和彭警长去太平间搬运丁永辉的尸体。

赵队长布置警力确保安全。

丁永辉被安置在手术台上，吴院长开始做手术。

“袁猎猎呢？”李霞问彭恒星。

“袁猎猎留在美国了。”彭恒星说。

“怎么可能？”所有人都不信。

“难道病菌也和人一样，去了美国就不想回来了？”彭警长说。

彭恒星细说原委。

“典型的为正义献身。”李霞感慨万千。

“袁猎猎在美国没有危险吧？”潘乾坤担

心。

“它老老实实和露易丝做恩爱夫妻就没危险，如果袁猎猎策划回国，肯定会有风险。”彭恒星说。

“没有袁猎猎，谁派病菌进入丁永辉的身体？”正做手术的吴院长问。

彭恒星说：“袁猎猎已经安排好了，跟我从美国回来的100个病菌进入丁永辉的尸体。”

吴院长缝好丁永辉的刀口后，大家围着手术台等待丁永辉复活。手术室静得出奇。

“哥，我发现你看丁永辉的眼神不对呀？”彭警长小声问哥哥。

“没错，丁永辉的妹妹要当你嫂子了。”彭恒星说。

大家先是一愣，等反应过来，都朝彭恒星鼓掌。

“丁永辉的妹妹叫丁永枚，她表示马上回国。我觉得可以让她把袁猎猎带来。”彭恒星说。

“一定让她带回来！”李霞说。

“怎么还没动静？”吴院长看表。

“我是多长时间活过来的？”李霞问。

“你复活没超过10分钟。现在丁永辉完成

手术已经20分钟了。”吴院长焦急。

“会不会丁永辉的父精母血经过长途跋涉时间太长，失效了？”彭恒星担心。

“但愿不是。”吴院长说。

大家眼巴巴地看着一动不动的丁永辉，都在心里默默为他祈祷。

时间在流逝。

1个小时过去了。

丁永辉没有动静。

两个小时过去了，丁永辉还是纹丝不动。

李霞开始哭泣。

“应该让丁永辉的父母和我一起回来！”彭恒星捶胸顿足地后悔。

赵队长跑进来，他问潘乾坤：“还没活？”

“没有。出事了？”潘乾坤看出赵队长神色不对。

“林副市长察觉了，他指挥警察抓捕咱们，咱们得马上转移。”赵队长说。

“去哪儿？”潘乾坤问。

“去我的住所。”彭恒星说，“目前还没人注意我。”

“可以。不要坐警车，目标大。我弄了辆中巴，已经停在手术室门口。”赵队长说。

"丁永辉怎么办？"潘乾坤问吴院长。

"可以搬运，抬走。"吴院长说。

大家用担架将丁永辉抬上中巴。

"你们走吧。"赵队长冲车上的人摆手。

潘乾坤从车里伸出头对赵队长说："你回去凶多吉少。"

赵队长说："你们最好派病菌把林副市长办了，也缓解咱们的压力。"

潘乾坤说："这个主意好，只是袁猎猎不在。我试试。"

彭警长驾驶中巴离开医院，驶向彭恒星家。

潘乾坤问自己身上的病菌："你们在听我说话吗？"

"请潘警探吩咐。袁猎猎走前交待过了，要我们无条件听你的指挥。"病菌的声音。

"立刻派脑溢血病菌去林副市长身上登陆！"潘乾坤庄严地说，"千万别登错了人！"

"明白。请放心，万无一失。"病菌说。

"林副市长脑溢血后最好能住我们医院。"吴院长嘀咕。

"咱们其实很强大。"彭警长边开车边说，"别看咱们老这么东躲西藏的。"

"所有贪官都联合起来也不是咱们的对

手。”李霞的父亲说。

汽车停在彭恒星的住所楼下，彭恒星和彭警长抬着担架上楼，潘乾坤观察四周。

彭恒星的住所是两居室。

担架刚放在地上，丁永辉就坐起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丁永辉惊奇地看着眼前的人。

李霞冲过去，眼泪将两个人浮了起来。

“楼下的邻居刚装修，眼泪漏下去就麻烦了，还得赔。你们悠着点儿。”彭恒星说。

没人理他，几乎所有人都加入掬泪的行列，波涛汹涌。彭恒星索性也助纣为虐。

泪囊弹尽粮绝后，李霞将一切告诉丁永辉。

丁永辉挨个给众人鞠躬。吴院长和丁永辉拥抱。

潘乾坤想起了什么，她对彭恒星说：“我要和丁永枚通电话。”

彭恒星拨通丁永枚的电话：“永枚？告诉你好消息！你哥哥复活了！潘警探有事找你。”

潘乾坤说：“请你转告袁猎猎，我想它会随时同你联系的。”

丁永枚说；“袁猎猎刚来过，它问我有没有丁永辉的信息。袁猎猎说它已经和露易丝结婚

了，很痛苦。您要我转告它什么？”

潘乾坤说：“让它尽快将吴院长的论文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上，这是我们答应吴院长的。”

吴院长脸红了，忙说：“不用了，千万不用了！这算什么？这是见不得人的事。”

“一定让袁猎猎办成！”潘乾坤说。

“没问题，我一定转告。”丁永枚在美国说。

丁永辉拿过电话和父母妹妹逐一通话，他叮嘱家人尽快带着袁猎猎回国。

赵队长打来电话说，林副市长脑溢血住院了，很厉害，全身动弹不得，失去语言功能。目前由赵队长代理行使局长职权。

“你们可以为所欲为了，我派警力24小时保护你们。我正力争恢复史局长的职务。还要力荐你出任副局长。”赵队长对潘乾坤说。

“我可不当官，万一哪天搂不住，受了贿，袁猎猎再大义灭亲，肖毒该成孤儿了。”潘乾坤说。

彭恒星说：“我得去报社辞职，这回我可把我们总编害惨了。”

潘乾坤说：“我跟你去，我可以警探的名义

为你作证，说你是受我们之托执行特殊任务。”

“那更糟糕，我不成 KGB 了？”彭恒星说。

“倒也是。”潘乾坤说。

“真对不起。”丁永辉对彭恒星说。

“我一点不后悔。”彭恒星说，“你们在这儿呆着，我马上就回来。”

半个小时后，彭恒星兴高采烈地回来了。

“不像被炒鱿鱼了啊？”彭警长看着哥哥说。

彭恒星说：“总编见我回国了大吃一惊，我将原因告诉他，他根本不信。我就极力说服了他。你们猜总编说什么？他说我是报社的骄傲，立刻宣布我连升三级。我现在已经是报社副总编了！”

“你们总编伟大呀！有童心。”潘乾坤对彭恒星说，“今后我只订你们的报纸。没有童心的编辑办不出一流的成人报纸。”

“当然，总编提拔我也有附加条件，将来袁猎猎的事公之于众时，我们报社拥有独家优先披露权。”彭恒星说。

“可以理解。”李霞说。

第三十四章 达摩克利斯光盘

袁猎猎从丁永枚处得到丁永辉复活成功的信息后，欣喜若狂，它决定在办妥《医学》杂志的事后，就和丁永枚凯旋打道回府。

袁猎猎在美国人生地不熟，《医学》的事它决定求助于露易丝。

袁猎猎装出不开心的样子，露易丝轻而易举就上当了。

“大令，你干吗愁眉苦脸？”露易丝问袁猎猎。

“我有心事。”袁猎猎说。

“我能帮忙吗？”

“我估计你帮不了。”

“只要在美国，没我办不成的事。大令是不是想乘坐空军一号兜风？”“我有个朋友，是医生，他写了篇论文，想在贵国《医学》杂志发

表，遗憾的是，《医学》杂志的编辑连看都不看他的稿子。”

“《医学》杂志都是胡言乱语，生病是咱们病菌登陆造成的。你怎么会为这种事生气？”

“谁让那论文的作者是我的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是我的禀性。”

“你的人类朋友还真不少。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如果《医学》杂志主编胆敢不发表你朋友的论文，我就让他活不过今天晚上 24 点。”

“那我替我的朋友谢谢你了。”

“一家人不要说两家话。把论文的名称告诉我就行了。开心了？”

“特开心！”

“开心该干什么？”

袁猎猎在心里叫苦连天。

露易丝确实神通广大，次日出版的《医学》杂志头条论文就是吴院长的大作。露易丝还胁迫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给吴院长的论文写了评语，用词之肉麻，连袁猎猎看了都呕吐不止。其中有这样的话：“我看了吴先生的论文，认为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应该颁发给他，我现在是徒有虚名自惭形秽内疚万分。”

袁猎猎开始策划逃离美国。

露易丝毫无察觉，她对袁猎猎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大令，我有喜了。你的孩子生下来就拥有美国国籍！"

袁猎猎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露易丝。

袁猎猎向露易丝编造了去丁永枚家串门的谎言，露易丝照例派了保镖跟随袁猎猎去。露易丝没有起疑。

在丁永枚身上，事先已被袁猎猎说服的丁永枚身上的众多原装国产细菌一拥而上，将露易丝派来的数十名美国保镖一一拿下。

袁猎猎对保镖们说："我也不伤害你们，回去告诉你们女王，我回国办事，让它照看好我的孩子，我会再来的。等我收拾完中国的贪官，就来办美国的贪官。你们走吧。"

保镖们的手被捆着，它们得步行回去见露易丝，保守估计得走1个星期。

袁猎猎和丁永枚及其父母立刻赶往机场，乘坐飞机返回故里。登机前，丁永枚打电话通知丁永辉。

丁永枚和父母一下飞机就傻眼了，用人山人海来形容机场上的警察数量属于有眼无珠。举目望去，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察。

"完了，还不如不回来。"丁永枚对父母

说，“咱们等着被捕吧。”

“怎么会这样？”丁父还没见过如此阵势。

袁猎猎由此料定潘乾坤们被一网打尽了。

“哥哥！”丁永枚最先看见大步迎过来的丁永辉。

丁永辉身后是李霞、潘乾坤、彭恒星、吴院长、彭警长和赵队长。

丁永辉和父母拥抱。丁永枚和彭恒星拥抱。

“还有我呢！”已经回到丁永辉身上的袁猎猎提醒丁永辉别忘了主角。

“袁猎猎回来了！”丁永辉宣布。

大家争着和袁猎猎说话。

“干吗有这么多警察？”袁猎猎问潘乾坤。

“这些警察都是来保护你的！”潘乾坤说。

“潘警探被平反昭雪了？”袁猎猎问。

李霞告诉袁猎猎：“潘警探已经不是潘警探了。”

袁猎猎说：“被开除公职了？”

丁永辉说：“潘警探现在是潘副局长了。”

袁猎猎说：“天翻地覆呀！潘副局长派这么多警力保护我这么一个病菌，属于徇私枉法吧？想当初袁世凯也没享受过这么严格的保安措施呀！”

潘乾坤说："这还有你的功劳。是你留下的病菌把林副市长脑溢血了，史局长才得以官复原职。我和赵队长被任命为市公安局副局长。"

袁猎猎问李霞和丁永辉："你俩复活的手续都办好了？"

赵副局长说："由于没有相关法规，也没有可以参照的先例，我们给李霞和丁永辉办的是出生证。"

"生下来就这么大岁数？"袁猎猎笑。

"特批的。"潘副局长说。

"咱们现在去哪儿？"袁猎猎问。

"去市公安局，史局长有事跟你商量。"潘副局长说。

大家上车。数十辆警车前呼后拥，车队浩浩荡荡进城。

袁猎猎清楚史局长要和它谈什么。袁猎猎在路上命令下属迅速查清林副市长向哪些官员透露过病菌集中营的事。

袁猎猎问吴院长："看到《医学》上的论文了吗？"

丁永辉说："由于这篇论文，吴院长已经被推荐出任市卫生局副局长。我看了吴院长的论文，写得确实好。"

"你说好准是真好。这么说，美国的编辑也就那么回事。"袁猎猎说。

"谢谢你，袁猎猎。"吴院长说，"我推荐丁永辉接替我当院长。"

"我对医院院长没兴趣。我想当市反贪局局长。"丁永辉笑着说。

在市公安局会议室，史局长同大家见面，他特别爱同袁猎猎交谈。和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交谈，尽管事先有心理准备，史局长还是惊讶不已。

"咱们开个会。"史局长说。

"我是头一次开会。"袁猎猎说。

与会者有袁猎猎、丁永辉、李霞、潘乾坤、史局长、赵副局长、彭警长、彭恒星和吴院长。

史局长说："大家知道，贪官不归我管。但既然曹玉祥先生让我们局沾上了这件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就越权管他一回！"

大家鼓掌。

史局长说："据可靠情报，林副市长患脑溢血前向一些高官透露过袁猎猎的事，这些人不会束手待毙，他们会作殊死的搏斗。由于可能有位高权重的人，我们不能低估他们的实力。弄不好，我们会惨败。由此，我想请袁猎猎先生协助

我们调查有哪些官员从林副市长那里获悉了病菌集中营的事，他们现在准备做或已经做了什么？”

“史局长，不是协助调查。我是主体。”袁猎猎更正史局长的口误。

“对不起，我说错了。”史局长向袁猎猎道歉。

“在来的路上，我已经调查过了。以下是名单，请记录。”袁猎猎开始念名单。

史局长、潘乾坤和赵副局长一边记录一边倒吸冷气，其中不乏声名显赫的大人物。

名单诵读完毕后，史局长汗流浃背地说：“没想到……我觉得，咱们可能不是对手……”

“咱们原来想得过于简单了。”赵副局长说。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过去不是有政治局委员、省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贪官都被绳之以法了吗？”潘乾坤给大家鼓劲儿。

“也是！”史局长点头，“多行不义必自毙，何况咱们还有神通广大的袁猎猎。”

“咱们依然不能低估对手的力量和智力。”赵副局长提醒大家。

他们已经低估了对手，对手已经在这间会议

室里安装了窃听器，连袁猎猎都没发觉。吴院长说："干脆让袁猎猎派癌病菌去全国所有贪官身上登陆算了！于国于民都是好事。"

李霞反对："那样死的人太多了，其实应该给贪官一次悔过的机会。他们也是人，活一回也不容易，有时就是一念之差。还有制度的原因。"

死过一次的李霞知道生命的珍贵。

丁永辉说："李霞的话有道理。我有个想法，你们看可行否。袁猎猎发动全国的病菌和细菌对全国所有官员进行一次反贪普查，将所有的官员逐一排队过关，再将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的官员筛选出来，将他们的犯罪事实包括详细情节、行贿人是谁以及证据比如赃款藏在何处等等写下来，录入光盘。咱们再将光盘交给国家反贪局，并说明咱们给这些贪官3个月的自首期限。3个月后，凡未自首的贪官，每个人都将被所有类型的癌病菌同时登陆。"

"太棒了！"潘乾坤兴奋。

"工作量很大吧？全国共有多少官员？"史局长说。

"据说原来全国是800万官员。这些年精简分流，估计还会有600多万人。"赵副局长说。

袁猎猎说："病菌和细菌普查600万人很快，关键是将材料转成你们人类的文字会比较慢，还要输入电脑，刻成光盘。得发动好几个电脑排版公司同时作业。"

史局长问袁猎猎："完成普查需要多长时间？"

袁猎猎说："最多5天。"

史局长拍板："就执行丁永辉先生的方案。由袁猎猎动员全国的病菌和细菌对去全国所有官员进行一次廉政普查，包括我和吴院长也要再查一次，潘副局长和赵副局长就免检吧，他俩刚当官，又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估计他们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犯坏。潘副局长，你去物色10家电脑排版公司，准备录人工作。赵副局长，你负责丁永辉、李霞等所有人的安全保卫工作，还要在排版公司部署警力。"

丁永辉说："应该给这次行动起个名字。"

李霞说："就叫达摩克利斯行动吧，达摩克利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被拴在一根头发丝上刀尖朝下的宝剑。"

"不错，咱们的贪官证据光盘就叫达摩克利斯光盘。"丁永辉说，"意味深长。"

"工资之外，多拿多少钱算贪官？"袁猎猎

向诸位要执法尺度。

“1万？”赵副局长说。

“1万太宽。1千？”潘乾坤说。

“身为人民公仆，应该一尘不染。”李霞说。

“定在500元人民币吧！”丁永辉说。

一致通过。

史局长宣布：“达摩克利斯行动现在开始！”

“袁猎猎，绝对不能有冤假错案。也不能漏掉一个贪官。”丁永辉提醒。

“放心吧，每个官员复查3遍以上。”袁猎猎说。

大家分头行动。

袁猎猎从来没这么累过。用日理万机来形容它的这5天等于说它睡了5天觉。

全国的病菌和细菌倾巢出动，像篦子篦头那样把全国所有官员篦了3遍。病菌和细菌再将查出的贪官的资料汇总到袁猎猎手中，由袁猎猎指派挑选出的有口才的细菌口述给排版公司的录入小姐，再由小姐打字输入电脑。

这天下午，正在排版公司督阵的潘乾坤接到赵副局长打来的电话。

“史局长遇害了！你那儿要当心！”赵副局长说。

“怎么死的？”潘乾坤急忙问。

“车祸。明显的谋杀。”赵副局长说。

袁猎猎知道后大骂自己疏忽，它这几天把精力全放在了普查和录入上。袁猎猎当即部属病菌加强对达摩克利斯行动成员的保护。

“我一定要复活史局长！”袁猎猎声嘶力竭地喊叫。

“不行了，史局长的父亲早就去世了。”潘乾坤含着泪告诉袁猎猎。

当天晚上，李霞家的楼房被炸。幸好李霞家没人。但邻居死伤者无数。

有一家电脑排版公司在录入过程中突然遭遇停电，导致数据丢失前功尽弃。痛心疾首的袁猎猎在查出是某供电局长所为后，当即将那局长大面积心肌梗死外加脑瘫捎带尿毒症。

潘乾坤的儿子肖毒数次遭绑架，均被病菌保镖一一彻底粉碎。

5张录满全国所有贪官犯罪事实的达摩克利斯光盘历尽艰险终于刻制完成。其间，有27名警察牺牲。7名排版公司的录入小姐遇害。受伤警员50余人。彭警长高位截瘫。

丁永辉和李霞是在18辆警车的护送下乘坐防弹车将达摩克利斯光盘送往国家反贪局的。沿途全是潘乾坤部属的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空气中充斥着高密度值勤的病菌。

丁永辉将5张达摩克利斯光盘交给国家反贪局局长。他说："这些光盘里真实记录了全国所有贪官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您不要问我是通过什么方法弄到的。我保证全部属实。我们给贪官3个月时间自首。3个月后，也就是今年12月31日24时，如果这些贪官不自首，他们每个人都将同时患人类目前拥有的所有癌症。"

反贪局长显然对病菌集中营的事有所耳闻，他神情庄重地接过光盘，对丁永辉说："谢谢你们为国家做的一切。"

次日，国家反贪局发布了限期贪官自首的通告。自首的截止日期是当年12月31日24时。

李霞、丁永辉和彭恒星、丁永枚的婚礼定于元旦一同举行。袁猎猎拍胸脯说它担保婚礼能如期举行，绝对不会有节外生枝的事发生。

吴院长居心叵测地忙着大规模增加医院的床位，以接待元旦肯定是天文数字的患病官员。只要出任卫生局副局长的任命一天不下来，他就要为医院谋福利。

露易斯带着袁猎猎的孩子放弃美国籍来中国找袁猎猎，它们已经下飞机，袁猎猎尚不知道。

距离年底还有3个月，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2000年1月7日至7月12日写于
北京皮皮鲁城堡